

引 言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产生了震惊世界的伟大雕刻家、画家、建筑家米开朗琪罗（1475—1564），他的艺术成就和历史地位甚至超过了达·芬奇。

米开朗琪罗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自从他的天才创造被十几位罗马教皇垄断之后，他也被迫卷入了宫廷内恩恩怨怨、是是非非的感情漩涡里，给后人留下了许多不解之谜。

疯狂的工作热情，苦行僧般的孤独生活，叛逆与屈从的双重思想，以及浪漫爱神的垂青，构成了这位具有惊人毅力的艺术巨匠的形象。

米开朗琪罗喜欢说他的天才是故乡“飘逸的空气”所赐。他充沛的雕刻力量得益于他幼年时的奶妈是石匠的妻子。

他 10 岁时，父亲续弦，全家迁往附近的佛罗伦萨。

吉兰达约的画室成为他学习绘画的新起点，一年之后他幸运地得到了梅迪契家族罗伦佐殿下的庇护，迎来了漫长雕刻生涯的第一个早晨。

师兄托里吉亚尼的一记重拳，在米开朗琪罗的脸上留下了耻辱的痕迹。米开朗琪罗真不明白，为何包围他的总是尖叫、粗骂、讥笑和泪水，其中也包括了他父亲坚决反对的粗鲁吼声。

罗伦佐殿下去世后，米开朗琪罗中原有的巨大十字架阴影在继续扩大，他成为贵族子弟嘲弄的对象。

在罗马等地流亡时，他制作了《酒神》、《哀悼基督》等雕像，显示了他天才的艺术创造力。

苛刻的各种合同，虚伪狡诈的统治者，充满危险的政治陷阱，激起了年轻的米开朗琪罗的孤独反抗。

震惊世界的《大卫》雕像诞生，米开朗琪罗的名字被正式载入伟大雕刻家的史册里。

达·芬奇与米开朗琪罗是师兄弟，又一同生活在佛罗伦萨的城市里，他俩公开的绘画较量给世界美术史留下了一段趣闻。

1505 年 3 月，罗马教皇第一次召见米开朗琪罗，长达近 60 年的宫廷御用艺术家的生涯从此开始。

蛮横、冷酷的圣旨像一根绞索，死死地勒住米开朗琪罗的脖子。由于佞臣的怂恿，教皇随意改变了建造陵墓的计划，把米开朗琪罗耗费心血采购来的大理石变为负债累累的标志。

被激怒的米开朗琪罗决定逃离罗马，但是佛罗伦萨执政官害怕教皇报复，迫使米开朗琪罗向教皇低下孤傲的头颅。

西斯廷小教堂天顶壁画的绘制是一个十分残酷的浩大工程，在独自绘画的 4 年里，米开朗琪罗被折磨得死去活来。他的天才智慧和非凡创造力引来了半夜偷看者，其中就有被称为“画圣”的拉斐尔。

新上任的教皇迫使米开朗琪罗重新采购大理石，在艺术家付出了血的代价之后，新教皇又轻易改变了主意。米开朗琪罗抱着头痛哭：“为什么要毁了我？”

1527 年佛罗伦萨市民起义，推翻暴君统治，米开朗琪罗也参加了保卫战，担任了城防工程总监等职务。由于种种原因，他逃离了佛罗伦萨。不久他又返回，重新履行他的职责。

保卫战失败后，他躲在地下室里。教皇声称只要米开朗琪罗愿意重新为

他服务，可以赦免他的一切叛逆罪过。为了自己心爱的艺术创作，米开朗琪罗只好屈从。

他把自己屈辱的难言之情都倾注在《晨》、《暮》、《昼》、《夜》雕像上。

教皇换了一个又一个，新教皇突然亲自登门拜访，吩咐米开朗琪罗绘制西斯廷小教堂《最后审判》壁画。6年之后，这幅壁画成为世界美术史上的伟大奇迹之一。

但是壁画上几百个裸体形象引起了卫道士的恶毒攻击，继任教皇下令铲除。最后，只好给裸体形象添上了遮羞布。

米开朗琪罗的黄昏恋，是一种纯洁的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

他的女友侯爵夫人维托里娅·科隆娜（1492—1547）出身于意大利最有权势的家族之一，丈夫去世后，她成为意大利有名的女诗人。

米开朗琪罗受到她的思想影响，这种影响明显地表现在他的雕刻、绘画和诗歌方面。神奇的爱情力量帮助他度过了紧张、疲劳的日日夜夜。

缠绵的爱情以悲剧的死别方式结束了。失去科隆娜之后，米开朗琪罗整夜失眠，感情愈浓，痛苦愈益加剧。

米开朗琪罗的晚年转向建筑设计，罗马圣彼得大教堂等著名建筑物，成为他的雕刻、绘画和诗歌韵律的艺术语言融会贯通的智慧结晶，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影响。

他的晚年思想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放弃了年轻时讴歌共和体思想英雄的倾向，沉浸于十字架赞美诗的氛围里，耶稣受难像等成了他的主要雕刻题材。

长期的痛苦折磨，使这位老人不堪忍受，他甚至渴望以死亡来求得解脱。去世的前几天，他还在雕刻《哀悼基督》。

第一章 天地玄黄

1 飘逸的空气

湿润的早春悄悄来临了，意大利的卡普累塞小镇上也不时流传着来自佛罗伦萨城里的各种惊人的消息。

教堂的钟声敲响了，沉重地传向四方。

“神灵的主啊，赐给我们一只神圣的皮靴，伸入美丽的地中海，皮靴上嵌着一颗耀眼的宝石，就是我们的故乡，”这位虔诚的染坊伙计张开双臂，仰望着灰色的天空，喃喃自语。

“上帝的刀剑即将降落，”走在一群年轻人中间的安东尼，长着一脸雀斑，故意模仿着先知的声调，“古代的神灵被挖出来，雕刻家和画家出卖了自己的灵魂，还在制作新的神灵，神庙成了魔鬼的殿堂，主啊，快睁开你圣明的眼睛吧。”

“哈哈……”

“嘻嘻……”

“混账！”骑在马上洛多维科是小镇的行政长官，他绝不容许亵渎上帝的言论存在，“肮脏的灵魂，上帝要惩罚你们。”

安东尼和伙伴们一见情况不妙，撒腿就跑。安东尼还故意回头喊道，“老爷，您夫人快生了，上帝保佑，生个儿子，将来去拿画笔吧。”

洛多维科气得脸铁青，扬起马鞭就要追。这时一个熟悉的身影喘着气跑过来。

“老爷，夫人快要生了。”石匠托波利诺惊慌地乱挥着双手。

洛多维科“哼”了一声，从浓密的大胡子里勉强地挤出一声“谢谢”，扭转马头就往家里跑去。

山上的姑娘啊，牧羊的女郎，
从何处来的，如此活泼和漂亮？

飘来的歌声使人想起了春天。透过云层的淡淡阳光，勾勒出远处阿尔卑斯山脉的细小轮廓。

稀疏的树木在周围这片贫瘠荒芜的山岭上顽强地生存着。灰白色的岩石在有眼力的石匠心目中则是充满生机的亲密伙伴。

生活在这里的祖先早就开始在山岭上采石，运出山，建造起雄伟的宫殿、教堂，建造起一座辉煌的城市。

人们修整着岩石，创造出岩石雕刻。岩石也塑造着这里人们的意志和性格，成了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相传圣法朗梭柯·大西士在附近山岭上看见基督显灵，于是这里的岩石也具有一种神秘的力量，甚至渗透在这里飘逸的空气里。

天渐渐黑了，羊皮纸上写满的尖细字体已无法辨认了，屋里亮起了烛光。一声婴儿的哭声，惊动了所有家人。

洛多维科抱起粉红色的婴儿，细眯着眼，就像打量着一个充满神灵的小天使。他笑了，下午的不愉快不翼而飞。

婴儿大哭起来，响亮的声音传出了窗外，两条小腿使劲地蹬着。

“嗨，多强壮的小伙子，这才是咱们博纳罗蒂家族的后代。”洛多维科亲吻着婴儿嫩红的小脸蛋。

温暖的塞蒂格纳诺大屋俯视着阿尔诺河谷，屋里的人都受到了洛多维科笑声的感染，绽开了脸上细密的皱纹。

两岁的利奥纳多被吵醒了，揉揉小眼睛，还不明白自己已有了一个可爱的弟弟。他一眼瞥见了长明灯后的圣母像，小嘴不由得动起来，以后他果真做了教士。

婴儿的母亲无力地躺着，苍白的脸上露出了一丝笑容。

洛多维科坐在夫人一边，握住她的手，俯下身轻轻地说了几句话。夫人艰难地吐出几个字母，然后对着门口微微一笑。这时站在那里的石匠妻子蒙娜·玛格丽特也相视一笑。

窗外黑暗中微微地流动着的人们所熟悉的飘逸空气，夹着一丝丝山岭岩石的气息，无声无息地钻进了屋内，也闯进了刚降临的小天使的梦里。

历史学家忠实地记载着这一天，包括这里的阳光和星空。

公元1475年3月6日，一位将震惊世界的艺术巨匠的灵魂与肉体诞生了——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雕刻家、画家、建筑师，他的全名很长：米开朗琪罗，狄·洛多维可·狄·利奥纳多·狄·博纳罗蒂·西莫尼。

石匠的妻子蒙娜·玛格丽特成了小米开朗琪罗的奶妈。

小米开朗琪罗躺在奶妈柔和的怀里，听着奶妈哼着古老的歌谣。他贪婪地吮吸着，小手指调皮地不时伸进奶妈的嘴里，双脚快活地一缩一蹬。

有一天喂奶时，蒙娜突然疼得惊叫起来，原来小米开朗琪罗已长了浅浅的两只门牙，正咧着嘴笑呢。

“上帝啊，小天使长翅膀了。”石匠托波利诺坐在门口的长条石头上，脚边搁着凿子、锤子，脸上刀刻般的皱纹变得活跃起来，他刚刚咽下了一口热汤。

“你瞧，你一说话，他就看着你。”蒙娜抚摸着小米开朗琪罗的细密头发。

阳光一次次地在门边消失，星空一次次地出现。

在小米开朗琪罗的眼里，石匠家里的空间似乎越来越小，连粗笨的椅子也不可怕了，他能够爬上去，尽力去拿桌上的任何东西。

地上爬的小虫，墙上挂的圣母像，门外堆的石头，都会引起他的好奇心。他甚至要掰开石匠那沾满石粉的粗壮手指，瞪大眼睛，看看手掌上粗粗细细的纹路。

他觉得石匠这双手真奇妙，能够把坚硬的石头像画粉一样拉长，搓圆，变成一件件可爱的东西。

他也想一只手拿起凿子，一只手拿起锤子。

“亲爱的，千万别去碰。”蒙娜·玛格丽特吓得脸变色了，“主啊，愿你帮助迷路的羊羔，赶走这可怕的诱惑。”

小米开朗琪罗似懂非懂地看着奶妈在胸前划着十字，心里总是不明白这锤子、凿子与上帝有什么关系。

他偏偏要去摸摸锤子、凿子，只有冰凉的感觉。而墙上画像中的圣母、圣子并未走下来，还是安安静静地坐着，笑着，那笑容中似乎藏着一种神秘的力量。

他的手指下意识的在地上划起来，弯曲的线条无形中变成了一个奇妙的图案。

他觉得很好玩，干脆跑到门外，脱去衣服，想着刚才一刹那间的感觉，心灵中升起一股热流，迅速地散布到四肢。

他画得那么专心，都不知道天上何时飘起了细雨。

“噢，天哪！”奶妈终于发现了他，尖叫起来，慌慌张张地向洛多维科家跑去。

塞蒂格纳诺大屋里又降临了一个小生命，这是小米开朗琪罗的第三个小弟西格斯蒙，又瘦又小。

洛多维科的夫人每两年生一个男孩，身体状况愈来愈糟糕。

“夫人，夫人。”蒙娜·玛格丽特惊慌地喊着，夫人的眼皮动了一下，未能睁开。

石匠妻子不由地捂住脸抽泣起来，只好把刚才看见小米开朗琪罗画画的秘密重新埋在心底。

“哭什么，哭什么！”洛多维科吼叫起来，两只手握成拳头挥舞着，不停地在屋里走来走去，脚下的木板发出“吱吱”的呻吟声。

忽然他停下来，虔诚地跪在耶稣的十字架前，

“万能的上帝啊，求你留心听我的祷告，我哀叹不安，死的惊惶即将降临……”

洛多维科下巴的胡子足足有四英寸长，花白头发已盖住他的忧郁的脸，棕色眼睛紧闭，他老了。

洛多维科的大儿子跪下了，不停地在胸前划着十字。屋里的人都合着双手，嘴里喃喃地祈祷着。

波纳罗蒂大屋顶像一块沉重的磐石压下来，沉闷、悲怆的气氛弥漫到每个角落里。一扇凹式窗子被风吹开了，站在门口的小米开朗琪罗觉得有一股凉气从脚跟迅速地往上爬。

他狠狠地打了一个响亮的喷嚏，吓坏了满屋子的人，婴儿大哭起来。

洛多维科缓慢地站起来，“是谁褻渎了万能的上帝？”他恶狠狠地叫嚷起来，“是你？”他的目光盯住了小米开朗琪罗。

蒙娜·玛格丽特急忙上去劝说，被洛多维科一把推开。

小米开朗琪罗的两只手不由得微微颤抖，但他未移动一步。

父子俩的目光对峙着。

“哈哈……”洛多维科突然大笑起来，在小米开朗琪罗听起来却是在凄怆地哭，像只受伤的孤独野狼在嚎叫。

不久，洛多维科夫人溘然去世了。

送葬的那一天，小米开朗琪罗独自一人低着头走着，没有人和他说话，他也不去安慰其他人。

站在墓前，他想起了父亲悲怆的大笑，想起了殉难的耶稣，想起了画像上永远带着神秘微笑的圣母。眼前的景象渐渐模糊，神父平静的祈祷声渐渐远去，他终于哭了。

这一年，他才6岁。

熟悉的飘逸空气仍然天天伴随着他，奶妈的乳汁滋养着他体内的力量，他觉得自己一下子长高了。

然而他变得沉默寡言，失去了同龄孩童的欢乐，失去了母亲的抚爱和亲

吻。

他有时站在家里凹式窗子前怔怔地看着外面。大自然色彩的细微差别，在他敏感的心理上重叠在一起。天上变幻的白云任他想象为各种景象，例如母亲苍白的脸庞、圣诞节的松树、烛光……

有时闷得慌，他便偷偷溜到石匠的家里，缠住奶妈要凿子、锤子。叮叮当当的声音响起，他的内心顿时充满无限的喜悦。

溅起的石粉落在他瘦小的腿上，夕阳的余辉渐渐拖长了他的孤独身影。远处传来焦急的声音，他父亲洛多维科在呼唤。

2 佛罗伦萨

米开朗琪罗 10 岁时，40 多岁的父亲续娶了一位年轻能干的妻子。不久全家迁往佛罗伦萨。

佛罗伦萨是意大利的中部城市，文艺复兴的发祥地，位于该市中心的圆顶大教堂和市议政厅象征着佛罗伦萨的时代精神：既有尖锐的政治批评，又有美好的艺术创造。

米开朗琪罗站在穿城而过的阿尔诺河边，惊叹着这 15 世纪的城市风景画，夕阳下的粼粼水面，葡萄藤覆盖的庭院露出一角，高耸的钟楼旁飞过几只鸽子。

高大的教堂四周的雕塑，即使是残臂无头颅的，也同样显示出强烈的生命力。米开朗琪罗不敢去触摸那厚重自然的衣褶，唯恐惊动了沉睡的古老灵魂。

画廊展出的精美艺术品，米开朗琪罗只能隔着门玻璃往里观看，连鼻子都压扁了。在书商摆出的各种书籍中，他随时感到但丁、彼特拉克、薄伽丘等人的身影在晃动。

他不想上学了，这个叛逆的想法在他心里酝酿了很久，他决定对父亲说。

“早上好，父亲大人。”

桌上放着继母卢克丽娅做的早餐，有又脆又香的烤油饼、鸡肉香肠、枣泥和杏仁做的甜点心。洛多维科围着餐巾，正准备用餐。

“早上好，米开拉尼奥多。”父亲的兴致不错，亲昵地叫着儿子的爱称。

“我们血管里流的是贵族的血液，我们是有 300 年历史的博纳罗蒂家族，和梅迪契家族一样高贵。”父亲的眼睛发着亮光，仿佛又回到遥远的孩提时代，“那时博纳罗蒂家的藤蔓上都挂满了香肠。”

米开朗琪罗已背熟了父亲这唠叨的话。“孩子，我要送你去深造，将来像佛罗伦萨的所有富豪一样，红衣主教也会和你亲切地打招呼。”

“不，父亲大人，我要学绘画。”

米开朗琪罗说完后，准备着一场可怕的暴风雨来临。

然而父亲显得很平静，他好像早就料到这个不安分的儿子迟早会说这句话的，只是他咬面包时差点咬疼了手指头，他咒骂起来。

这时弗朗切斯科叔叔匆匆闯进来，显然他已在外面听到他们父子俩的谈话。

“绘画是什么？哲学家塞涅卡早就说过画画是一种手艺，下贱的行当，你懂吗？傻小子。”弗朗切斯科叔叔吞了一口酒，狡猾地看着米开朗琪罗。

“你是一朵花，娇嫩得很，可是你的内心住着一个魔鬼。”

“不，我心中只有万能的上帝，赐给我生命，给我自由。”

“贱种，打死你！”父亲抓起了椅子狠狠地扔过去。弗朗切斯科叔叔挥起了硕大的拳头。

……

半夜里的风越刮越大，不知哪家的窗户没关紧，只听见“哐啷”的摔碎玻璃的声音，窗台上的一只野猫瞪着发亮的绿眼睛，对着床上的米开朗琪罗叫了一声。

他的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稍微一动，就像火炙一般的疼痛。

“不，我没有罪，万能的上帝知道。”他死死地咬住被子。同睡在一张床上的大弟弟波纳罗托无意中伸腿蹬了他一下，疼得他差点叫起来。

他恨父亲，恨弗朗切斯科叔叔，也恨哥哥只会划十字。没有人同情他，过来说句宽慰话，小弟弟乔万西蒙甚至还对他做鬼脸。只有继母卢克丽娅拿着烛台上楼来过，摸了摸他滚烫的额头。

……他觉得身体很轻，飘起来了，佛罗伦萨的安圭那拉大道像根粗笨的线条，大圆顶教堂摇摇晃晃地向他扑来。

他所崇拜的多纳泰罗（1386—1466）雕刻大师从奥尔·圣·米歇尔教堂的高高神龛里走下来，带领着他走进一个天花板很高的大房间里，那里充满了油彩和炭笔的刺鼻气味。

“画吧，孩子，打好基础，愿主保佑你。”

突然一只大理石的残臂从地板下伸出来，十个指头尖尖的，闪着白光，发出可怕的笑声……

米开朗琪罗被惊醒了，头疼得厉害，眼前晃动着的几张脸庞渐渐清晰了。

“醒了，他醒了。”卢克丽娅惊喜地叫起来，“米开朗琪罗，你已经睡了两天两夜了。”

父亲的目光又暗淡了，他看到米开朗琪罗浮肿的脸上依然写着一个“不”字，就像塞蒂格纳诺大屋外的岩石上的纹理。即使用最锋利的凿子，也只能使这坚实的纹理更清晰。

他太像自己的性格了，坚韧和忍耐正是《圣经》上的真谛。

“米开拉尼奥罗，路在你自己脚下，你选择吧。”父亲转身走了，他的双肩在颤抖。

窗外的阳光照射进来，几只鸽子掠过对面的屋顶。米开朗琪罗想爬起来，他听到了教堂的钟声。

米开朗琪罗的艺术天赋最初是在地上、墙上涂涂画画中深深隐藏着的，无人欣赏，无人喝彩，他得到的多是讥讽、臭骂。

“这是猪，还是驴？”

“是他的脸吧。”

……

他像只野猫，躲避着周围人鄙夷、嘲讽的目光，更害怕听见父亲长长的叹息声和拉丁文老师的责骂声。

可怕的孤独感包围着他，也紧紧地裹住了他的强烈逆反心理。在冷漠、孤僻的外表下，蕴藏着一个艺术天才的自尊和高傲。

他是未经雕饰的巨大顽石。幸运的是他遇上了意大利大画家多米尼科·吉兰达约（1449—1494）。

“他的手艺不错，贴在他父亲房里的壁画都是他画的。”好朋友格拉纳奇向他的老师介绍说。

吉兰达约以一个画家的目光描绘着面前的米开朗琪罗：一张瘦削的脸，高高的颧骨，平宽的前额，长着一头黑色的卷发。一双琥珀色的眼睛，可惜相距较远；眼睑厚实，该用画笔修饰一下。对了，还要仔细地画上他嘴唇上的细细须毛。

“先生，让我试一下吧。”米开朗琪罗舔舔干燥的嘴唇。他已经知道吉兰达约的老师韦罗基奥（1435—1488），正是多纳泰罗大师的得意门生。

吉兰达约好像一时未听清，过了一会才吩咐说：“格拉纳奇，去拿纸和炭笔。”

米开朗琪罗一拿起笔，呼吸反而平稳了。

“行了。”吉兰达约伸出细长而柔软的手指，拍拍米开朗琪罗的肩膀，拿起未画完的素描，仔细地看，脸上掠过一丝惊讶的神色。

“你被录取了，但你必须在第一年交给我6枚金币。”

“我付不起。”

“为什么？你不是博纳罗蒂家族的后代？”

“父亲不同意我画画，提起您的名字也没有用。”米开朗琪罗心里早有打算，“除非您第一年付给我6枚金币，第二年付8枚，第三年付10枚。”

40岁的吉兰达约吃惊地张着嘴，简直不相信这是一个13岁少年说出的话。

传奇人物的奇特思维逻辑引出了奇特的拜师方式。幸好有远见的吉兰达约破天荒地同意了这个苛刻条件，否则史书记载的米开朗琪罗的第一位正式老师将是另一位艺术大师了。

不久，米开朗琪罗在一份合同书上签了名，并写下了他一生中难忘的一个日子：1488年4月16日。

3 临摹

清晨，米开朗琪罗悄悄溜进画室，画室的天花板很高，中间是一张长条桌子，上面摆着画画的各种杂物，散发出油彩的刺鼻气味。米开朗琪罗与其他学徒就围坐在桌旁，低头忙碌着。

吉兰达约的宽宽桌子在画室的高台上，整整齐齐地摆着铅笔、画笔、速写本，沿墙挂钩上挂着其他器具。

米开朗琪罗犹豫地伸出手，刚要碰到吉兰达约桌下的画卷时，他的手像触电般缩回。

但强烈的求知欲望最终战胜了他的卑怯心理，他小心翼翼地将吉兰达约的画卷在桌上展开。

画卷正是吉兰达约这几天苦苦思索而创作的壁画草图。以后拓画在圣玛丽亚诺维拉教堂整个圣坛两壁上，一组表现圣母生平，一组表现圣约翰生平，这是佛罗伦萨富商G·托尔纳博尼的订单内容。此壁画以后成为吉兰达约的代表作。

画稿构图简洁生动，环境翔实，并已经出现了现实中的妇女形象，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作者的艺术构思。

米开朗琪罗立刻被吸引住了，瞪大了眼睛，拿着碳笔的手好像不大听使

唤，他太紧张了。一道闪光在脑海里迅疾划过，他竟然窥见了老师心中的秘密。

临摹几笔后，米开朗琪罗的呼吸渐渐平稳了，碳笔下的线条也有了几分神似。他心中一亮，平时一直捉摸不透的疑团似乎被解开了。

他太兴奋了，忘记了阳光开始照射进来，也忘记了苏醒的大街开始忙碌了。

“你没有权力偷看。”突然，身后响起了吉兰达约的威严声音。

米开朗琪罗惊慌地转过身想遮住桌上的画卷，手中的碳笔落在地上，发出刺耳的脆声。

“先生，我……我想学得快点，对您也许有……很大的帮助。”

吉兰达约看见了一双焦灼、渴望的目光，不由得想起了《圣经》中偷吃禁果的亚当。也许是上帝安排的旨意，让这很有潜力的少年偷学画画的秘诀。

“把碳笔捡起来。”

米开朗琪罗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抬起头迷惑地看着吉兰达约。

“别再发愣了，”吉兰达约缓缓语气说道，“其他人马上就要来了。”

吉兰达约脱去外套，拿起碳笔画起来，“以圈勾画眼睛，以角尖刻画鼻子，再用短笔尖勾勒出嘴的轮廓，然后绘出嘴唇。”

米开朗琪罗偷偷地看一眼自己刚才临摹的拙笨线条，不由得脸红了。

“都进来吧。”吉兰达约头也没抬就大声喊着。

画室的大门“咯吱”推开了，走进来五六个学徒，向米开朗琪罗投去了狡黠和忌妒的目光。

米开朗琪罗在各位师兄的嘴里还听到了一个美丽的传说：不久前，几个伦巴第石匠在塞西利亚美泰拉墓那边的阿庇安公路旁边，圣玛丽亚诺维拉教堂的地下发掘出一个古墓，发现了一个大理石的棺材，上面刻着“朱丽亚，克劳底乌斯的女儿”的字样。

有人说棺材里是一个15岁的少女尸体，曾涂上了防腐的油质，仍然保持着生前的美丽面色。有人说那是大理石的维纳斯女神塑像，在阳光下闪耀着迷人的色彩。

有一位大胆的画家就跪在出土的少女或者说是维纳斯女神旁，手里拿着圆规、测角器，仔细地测量着这庄严华美的冰冷身体各个部分。他的指头在肢体上迅速滑过，摸索着或想象着这美的曲线里所蕴藏的秘密，包括大大小小的腿骨、胸肌肉、胳膊上的血管等等。

这位画家很想有一把锋利的解剖刀，可以像医生那样进行解剖。第二天这位画家失踪了，有人说他正在创作传世佳作的人物肖像。

这传说在米开朗琪罗心中是否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史书中并没有记载。但是崇尚古希腊、罗马的雕像艺术，唤起人们对人性美、人体美的重新肯定已经成为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强大潮流，尽管这遭到不少人的反对。

米开朗琪罗也开始不满足整天去临摹穿着宽大衣服的人物形象。

“你现在必须多画穿上衣服的人像，我们是为基督教徒绘画。”吉兰达约告诫说。因为第二天大家都要去教堂绘壁画了，吉兰达约的拼板画已添上了最后一笔颜色。

米开朗琪罗从未来过圣玛丽亚诺维拉教堂，因为在家里谁也不准提这个教堂的名字。尽管这教堂是他母亲那个家族在两百年前建造的，但母亲去世后母亲的那个家族与他家断绝了关系。

冷冷清清的教堂里充满着香火，几百米长的宽宽长廊两旁留下了意大利艺术大师乔托、马萨乔、布鲁奈列斯奇、吉贝尔蒂等人的珍贵手迹。

他跪倒在圣母像前，这里曾是母亲和外祖母朝圣的地方。而他现在则是以一名学徒的可怜身份前来祈祷，他哭得很伤心。

他的祈祷留在了唇边。

在教堂唱诗班顶部，米开朗琪罗一人坐在高高的脚手架上，壁画上的新鲜灰泥和颜料的混和气味扑面而来。

他蘸了一点颜色，开始涂画起来。

到了第三天，师兄们都吃惊地看着他笔下出现的裸体，然后再加上飘逸的衣裙褶皱。

也许吉兰达约也听到了在教堂附近发掘出古代少女或维纳斯女神像的传说，面对弟子们对米开朗琪罗的“不满言论”，他只是毫无表情地耸耸肩膀。

佛罗伦萨的冬天气候糟透了，总是阴沉沉的。一阵阵寒风无情地灌进了空荡荡的高大教堂里，在米开朗琪罗的耳边呼呼作响。

必须坚持、忍耐，忘却一切孤独的悲哀和幻想。他舔了舔手背上冻裂的伤口，扎紧腰带，搓搓冻僵的双腿，又挥动起画笔。

他盼望着春天早点来临，也盼望着能重新拿起凿子和锤子。因为他更喜欢立体空间的雕刻艺术，那比这平面的绘画更过瘾，更富有自由的造型想象力。

翌年春天阿尔诺河谷又充满了生机，米开朗琪罗果真离开了吉兰达约画室。

等到大家都知道有一位天才的大雕刻家米开朗琪罗，人们才纷纷打听他当初为何放下画笔。有人说，吉兰达约忌妒米开朗琪罗的天赋，因为米开朗琪罗竟然修正了老师的一根线条。

有人说，吉兰达约发现米开朗琪罗潜在的巨大艺术能量更适合搞雕刻，亲自推荐他到大富豪罗伦佐·梅迪契那里去。

有人说，米开朗琪罗梦中常常看见多纳泰罗艺术大师创作的《圣乔治像》，他渴望到梅迪契雕刻园去，那里还收藏着大量的精美的古典雕刻艺术品，主持雕刻园的是贝托尔多，他正是多纳泰罗的嫡传弟子。

不管后人如何猜测，米开朗琪罗晚年仍然以尊敬的口气谈起多米尼科·吉兰达约——他的第一位老师，他还清楚地记得吉兰达约的父亲是一位技艺高超的金匠，曾因制作“吉兰达约”的花环而名声大作。

4 “你想学雕刻吗？”

贝托尔多个子矮小，满头银丝被头巾遮住了大部分，裤腿上洒满了大理石的石粉。

“基督用5个饼和两尾鱼喂饱5000人时，犹太在哪里？”贝托尔多说着就笑起来。他喜欢烹调，仿佛与雕刻有关。在他眼里，每块大理石都是美味佳肴。

“你想学雕刻吗？”贝托尔多眨着淡蓝色的眼睛，故意问道。

米开朗琪罗的自尊心顿时受到了挫伤，他涨红了脸，咬咬嘴唇，点点头。

“多纳泰罗的雕刻技艺，并不是仅仅体现在凿子和锤子上，上帝会告诉你的。”

贝托尔多好像并没有感觉到米开朗琪罗的窘迫，扯下头巾喊道，“托里吉亚尼，你的小师弟来了。”

绘画桌边坐着一位金发碧眼的17岁学徒，一听见喊声，就抬起头来，脸上浮起了热情的笑容。

“这里可不是吉兰达约的画室，梅迪契庭园只欢迎有教养、彬彬有礼的来访者。”托里吉亚尼说完后，再也不看米开朗琪罗一眼，吹着口哨，干着手里的活。

过了一会，米开朗琪罗还呆呆站着，托里吉亚尼拉着他的手，笑着说，“尊敬的阁下，请绘画吧。”

米开朗琪罗这才体会到以前在吉兰达约画室的温暖，哪怕是师兄们恶作剧的笑声，也是发自内心的。

他很不情愿地拿起画笔，肚里窝着气，“只要给我一把锤子和凿子，一定会惊动这里的主人。”他只能在心里愤愤不平地说着。

梅迪契雕刻园每天都有形形色色的模特儿出现，有戴着十字架的修道士，也有作丘比特的孩童；有衣冠楚楚的绅士，也有脸像秋天枯叶的农民。

这给米开朗琪罗提供了仔细观察各种人物的机会，他不停地画着。

贝托尔多有时会悄悄地出现在他的身后，冷不防冒出一句，“这不像是商人的手，”或者喊叫起来，“不行，不行，你可以画得更好。”

米开朗琪罗刚想喘口气时，贝托尔多就会不由分说地吩咐模特儿站在楼梯上，或者水池后，并要米开朗琪罗变换着角度去画。甚至有时让他把一周的人物素描拼凑到一幅画中，表现一个主题。

米开朗琪罗气得真想扔下画笔，再也不干了，况且他从未领到过任何报酬。

师兄托里吉亚尼则轻松地说，“人人都说贝托尔多是个好老头，你说呢？”

无聊之中，米开朗琪罗随手临摹了托里吉亚尼的画稿，这可激怒了贝托尔多，“学跛子走路，永远只能是跛子。”

然而贝托尔多递给米开朗琪罗的不是凿子和锤子，而是一团泥和蜡。

“我可以直接雕大理石。”米开朗琪罗哀求着。

“不行！”

木棍和铁丝的构架竖起来，浇上热蜡，再用小工具加工，连米开朗琪罗粗粗的手指都成了灵活的修饰工具。

“当初多纳泰罗大师也是这样教我的，塑小样时他的指头都会说话，”贝托尔多耐心地说，“你还不具备雕凿大理石的条件。”

梅迪契雕刻园里恢复了平静，散落在地上的各种形状的大理石废料，闪耀着迷人的色彩。这时，偷偷地留下来的米开朗琪罗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他拿起凿子和锤子，仿佛又回到了儿童时代，耳边响起了母亲低声的祈祷，眼前呈现出奶妈家门口的情景。

米开朗琪罗与大理石息息相通。当他不耐烦，甚至发怒的时候，大理石就会龇牙咧嘴地报复，好端端的石料会突然出现一块结疤，一个丑陋的空心窟窿。

他同情这些被遗弃的大理石边角料，也知道它们各自的不同颜色在显示

着自己的脾性，渴望成为艺术长廊中的精品。

他凭着自己的天赋感觉，挥起锤子，手中的凿子有规律地移动，“当，当……”的韵律响起，大理石表面便出现了点、横、竖、交叉各种形状。

有时他要除去石头粗糙的表面，露出清晰的纹理，才能摸索到一个沉睡的古老灵魂。

晚风送来了一阵淡淡的香味，既像无花果的甜香味，又像李子成熟的诱人气味。

米开朗琪罗无意中抬起头，发现不远处有一块纯白的完整大理石，在月光下静静地卧在草地上。

他欣喜若狂地抚摸着大理石——一个生命，在那冰冷、坚硬的外表之下分明隐藏着一个农牧神的头像，有着凶狠的眼睛，张着大嘴，长长的胡子上还沾着美酒的痕迹。

他小心地抱起沉重的大理石，安放在自己工作台后面的树丛里。

回家的路上，他想起自己曾经描绘的农牧神的画稿，但不知塞到哪里去了。

第二天晚上，米开朗琪罗终于打下了第一锤，大理石发出了“当”的悦耳声音。

晚风又送来了一阵淡淡的果香味。

梅迪契宫的威严大门冷漠地注视着每天的来访者，拱形的窗子紧闭着，生怕泄露了这里主人的生活秘密。

米开朗琪罗第一次进宫，惊奇地张望着富丽堂皇的大厅，数不清的大理石雕塑和绘画闪耀着令人尊敬的艺术大师的名字。

“请进。”穿红上衣的童仆弯下腰，恭敬地说道。

熠熠发亮的宽大书桌后坐着一位40岁左右的中年人，他的下巴突出，鼻子朝天，连同他一头又黑又密的蓬发，都像是雕刻出来的。

他就是声名显赫的罗伦佐·梅迪契（1448—1492）。他那又大又黑的眼睛洞察着佛罗伦萨共和国的一切，他所奉行的纵横捭阖的外交政策确保了意大利半岛的均衡政治局面。

他说的每一个天文数字，都会使金融界、商业界投机者的眼睛呈现出强烈的忌妒绿光。

他庇护的富有非凡才华的作家、诗人、建筑家和画家，都把他奉为理想王国的贤明君主。

他写下的美丽诗篇，风格多样，在意大利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米开朗琪罗忐忑不安，两只手不知该放在哪里。紧急召见他，是不是他偷偷雕刻大理石的事被告发了，这意味着他即将被打发回家，或者……

“这是你的作品？”罗伦佐的声音很动听。

在他宽大的书桌上奇迹般地出现了米开朗琪罗的几十幅素描画，还有几件蜡制的雕像样品。

“殿下，我……”米开朗琪罗涨红着脸，结结巴巴地想作解释，但又不能解释什么呢？

他糊涂了。

“我们都是上帝的仆人，对你的一切安排，都是上帝的旨意。”罗伦佐微笑着做了一个手势。

米开朗琪罗零乱的思绪渐渐照进了一道亮光，进宫以来的许多似乎偶然的细节串联起来，勾画出了一个故意磨练他的培养计划轮廓。

他想哭，又想笑。

“贝托尔多早就发现了你的天才，你会成为多纳泰罗的出色继承人，甚至超过。”罗伦佐得意地笑起来。

他拿起一个蜡制样品，说“这上面有你的语言，你的歌声，还有你的坚强意志，我说的对吗？”

米开朗琪罗的心底涌起一股热流，猛然冲散了他长期以来积压的屈辱、忧虑和孤独感。

善良理解的价值无法用成袋的金币来衡量。

“你的农牧神还在哪里睡觉？”

“殿下，他已起床了。”米开朗琪罗高兴地说。

门外贝托尔多已恭候多时，怀里揣着那块沾满石粉的头巾。

5 沉重的压力

米开朗琪罗一进门，全家人都惊奇地盯着他。

“尊敬的王子殿下，美丽的鲜花开放在您的短上衣上，星星都会忌妒您的银扣光芒，还有这双漂亮的袜子颜色，就像玫瑰少女的天然肤色。”佛朗切斯科叔叔尖着嗓子不停地说着，嘴里还发出“啧啧”的声音。

继母卢克丽娅不耐烦地推开佛朗切斯科，在米开朗琪罗的面颊上亲了一下，“孩子，告诉我，你就坐在罗伦佐殿下旁边用餐？宫廷里上的第一道菜是什么？你不用皱眉头，我知道，一定是鲜红色的牛肉蕃茄汤。”

卢克丽娅还想继续问，波纳罗托、乔万西蒙和西格斯蒙已冲过来，欢呼着，似乎要把这位进宫享受的哥哥抬起来。

“宫里好玩吗？”

“很累。”米开朗琪罗调皮地回答说。

“你在宫里睡的床雕花吗？”

“漂亮。”

“梅迪契殿下的大儿子皮埃罗对你也好吗？”

“傲慢。”

“他的小儿子乔万尼才15岁，能当上红衣主教吗？”

“能。”

“你能挣几枚金币？”

“3枚。”

父亲洛多维科看着米开朗琪罗掏出的金币，脸上露出了奇怪的表情。

“贝托尔多说这是给我的每周津贴。”米开朗琪罗解释说。

洛多维科的心一惊，好像受到了极大的侮辱，3个金币比他在海关工作的月薪还多。

当初米开朗琪罗要去梅迪契雕刻园，洛多维科暴跳如雷：“雕刻匠和石匠有什么区别，卖苦力，能挣多少钱？……滚！”

不久前，罗伦佐殿下召见他时，他一改平时在家的傲慢气势，恭卑地弯下腰致谢殿下的恩赐，给了他一个肥缺的海关职位。

洛多维科心里明白这是儿子的雕刻天才带来的奇迹般变化，他并不因此

感到满足，反而产生一种可怜的自卑感，并与曾为博纳罗蒂高贵家族而骄傲的虚荣感混合在一起。

“这是可怜的施舍。”洛多维科的喉咙发出痛苦的呻吟，他抱住了自己的脑袋，十个指头深深地埋进了浓密的花白的头发里，再也没有勇气去看一眼桌上的3枚金币。

米开朗琪罗的心底受到了极大的震动，一种复杂的感情油然而起。不过他真正体验到父亲此时此刻的心情，那已是几十年后的事了。

米开朗琪罗将身心投入到了凿子和锤子的“当当”之中。

“师弟大人，我能为你做什么？”托里吉亚尼嬉笑着说。

米开朗琪罗不想搭话，师兄酸溜溜的问候已说明了一切。

“罗伦佐殿下下的女儿还想请你为她雕刻呢。”

“你……”米开朗琪罗刚想张嘴，手中的锤子砸偏了，大拇指顿时出现了一道血口。

这时一位穿红上衣的童仆出现了，“皮埃罗·戴伊·梅迪契殿下召见米开朗琪罗。”

……米开朗琪罗站在门外已好长时间了，皮埃罗仍然背对着他，拿着放大镜在欣赏着一尊古希腊的雕刻。

“你能雕刻得出吗？”皮埃罗终于转过身问道，“如果你为我的夫人创作的雕像也能如此迷人，那么你也可以得到我的盛情邀请，共进午餐。”

米开朗琪罗的左手大拇指很疼，使他不得不皱皱眉头。

“你害怕了，天才少年，雕刻艺术在你看来只不过是一道甜点心。令人遗憾的是你的农牧神令人恶心，我还从未见过你的哪件雕刻艺术品是典雅的，令人陶醉的。”

皮埃罗说完后，再也不理睬米开朗琪罗，他有意要奚落被父亲宠爱的穷小子。

“殿下，我会拿出属于我的雕刻作品，但不是你的夫人雕像。”米开朗琪罗也不知哪来的勇气，大胆地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

米开朗琪罗感到了沉重的压力。皮埃罗殿下的傲慢与偏见，父亲的自卑与痛苦，大哥利奥纳多反艺术的叛逆激情，托里吉亚尼的刻薄嘲笑，周围人对他的毒蛇般的忌妒，还有罗伦佐殿下、贝托尔多的殷切期望，这些都不约而同地把焦点投在一个目标上：

米开朗琪罗的雕刻新作是什么？

6 处女作

他沮丧地蹲在一块大理石旁，露水打湿了他的裤腿。早晨的第一缕娇媚的阳光无情地揭示了这块大理石上致命的疵点。

昨天傍晚他还在采石场的山坡上又唱又跳，因为这块大理石可利用的一部分，恰好能巧妙地展示他的构思。

他又重新观察了刚才准备放弃的大理石。

对了，左边的疵点可以避开，雕刻成旅馆的台阶，右边大部分则是圣母子，圣母可以表现为侧面像，占据主要位置。让小耶稣的头部扑进圣母怀里，露出他的背部。还有空余的部分就让给施洗者小约翰，由他趴在楼梯上，手

伸向圣母子。然后再加上两个小天使，给浮雕添上些浪漫、活泼的气氛。

整个浮雕像一幅油画，可以采用透视新技法，突出右面的圣母子，左面作阴面处理。明暗相映，呈立体感。

米开朗琪罗惊呼起来，可真笨，原先怎么没想到，他还得感谢那大理石上的疵点，逼迫他想出更妙的构思。

《阶梯旁的圣母》浮雕作品终于在罗伦佐殿下的书房里露面了。罗伦佐扶持的欧洲知识界中心——柏拉图学院的有名学者也应邀前来观看。

米开朗琪罗不安地坐在接待大厅里，贝托尔多拍拍他的手，挤挤眼睛，表示一切都会顺利的。

米开朗琪罗在这件浮雕上已开始采用“过度琢磨”的技法，先用锉刀锉去粗糙表面，然后用细砂纸精心细磨，最后让轻石块磨出鲜亮的大理石晶粒，凸现高光部位，整体作品具有浓厚坚实的质感，这高超技法的秘诀正是贝托尔多悉心传授的。

罗伦佐书房的厚实大门开了，从出来的学者脸上的神色和相互交谈的举止上已看出，米开朗琪罗的浮雕作品获得了成功。

米开朗琪罗松开了贝托尔多粗糙的手，激动地看着对方的眼睛，几秒钟后，师徒俩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师兄托里吉亚尼常常喜欢站在米开朗琪罗一边，衬托出自己的高大和英俊的外表，他把美术中的透视、均衡、比较的新观点运用到现实生活中来了。

在教堂里临摹艺术大师的作品时，其他的师兄弟们也注意到了这个恶作剧，都不由得大笑起来。

“托里吉亚尼，你的画板碰到我的手臂了。”米开朗琪罗很不高兴地说着。

托里吉亚尼装着没听见，故意将座位往前面挪挪，“尊敬的绣花短上衣阁下，您的雕刻已震惊了全意大利，还装模作样地坐在这里，想和我共进午餐吗？”

“你没有资格。”米开朗琪罗在画稿上重重地勾下一笔。

“你太不懂得礼貌了。”托里吉亚尼凶狠地抢下米开朗琪罗的画稿，扔在地上。

米开朗琪罗还没明白过来，脸上就已挨了重重的一拳，鼻梁骨好像炸开了，只听见“卡嚓”一声，眼前顿时有无数小星星在飞舞。

米开朗琪罗摇晃了几下，慢慢地倒下，脸上的鲜血染红了地上的画稿。

米开朗琪罗能起床活动身子了。窗外的罗伦佐花园静悄悄的，几只叽叽喳喳的小鸟亲昵地飞过。

他惊呆了，镜子里的面孔丑陋的陌生人竟然是他自己。一阵疼痛扭歪了他的脸，他痛苦地低下了头。

托里吉亚尼逃走了，罗伦佐殿下的骑兵未追上。

米开朗琪罗真弄不明白，自从选择了自以为高尚、自由的雕刻艺术职业以来，包围着他的却总是尖叫、粗骂、讥笑和泪水。

希腊神话中大卫王后代木匠约瑟的未婚妻叫玛利亚。一天晚上耶和华（上帝）遣天使加百列告诉玛利亚，说她要怀孕生子。以后约瑟和玛利亚一起回老家利恒，当天晚上住在旅馆里，玛利亚要生了。客店没有产房，只能在畜厩里，玛利亚生下了儿子——耶稣。

托里吉亚尼的重拳给他留下的只不过是外表上的终生纪念，而周围罪恶的一切在他的心底投下了一个巨大十字架的阴影，并将一直痛苦地折磨着他的灵魂。

他想反抗，想伸出双臂仰天呼喊，但周围是可怕的寂静。创造、再创造的顽强意志支撑着他每天烦躁的生活，胸中蕴藏着惊人天赋的巨大能量最终要冲破他苦闷的枷锁，他要把自己决不屈服的意志永远铸刻在坚硬的大理石上。

一天下午，罗伦佐·梅迪契一家都出去游玩了，偌大的庭园里显得更加空荡荡。

“下午好，米开朗琪罗，”一位中年人像个幽灵出现了。

米开朗琪罗回头一看，似曾相识，又一时想不起。

“你的圣母很像你最亲近的人，可爱的小耶稣大概是你理想的化身。”中年人用吟诗的节奏在说话。

米开朗琪罗猛然想起这位中年人曾应邀来观看他的浮雕《阶梯旁的圣母》，他就是意大利著名的诗人、语言学家安琪罗·波利齐亚诺(1454—1494)，他善于从维吉尔、奥维德、但丁、彼特拉克等优秀诗人的作品中寻觅写作灵感，不过他的诗歌寓意深奥，不易看懂。

米开朗琪罗还知道他是罗伦佐殿下器重的学者之一，曾被聘为梅迪契家族的家庭教师，现在文学院讲授希腊语、拉丁语修辞。

“你常常参加我们朋友的讨论吗？”波利齐亚诺突然咳嗽起来，好一会儿才喘过气来。

米开朗琪罗知道他说的是柏拉图学院学者的讨论。他们对灵魂不死与提倡世俗精神的激烈争论，米开朗琪罗似懂非懂。

罗伦佐殿下的妻子是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波利齐亚诺难以在罗伦佐书房里高谈阔论。现在他已从米开朗琪罗的《阶梯旁的圣母》浮雕中看到了人文主义胜利的一线曙光，找到了共同的话题。这些对于波利齐亚诺来说已经足够了。

“大自然的丰富色彩是令人陶醉的，比起一味地加重金黄色和蔚蓝色哗众取宠的油画，要高尚得多……”波利齐亚诺的一番话使米开朗琪罗敏感地意识到一个异端的字眼：人的价值。

罗伦佐殿下收藏的古希腊、罗马的雕刻已经表明对人体美崇拜，哪里还有神龛中雕像的呆板线条。多纳泰罗大师雕刻的英雄，已不愿披着沉重的黑袍。还有，吉兰达约是用宗教内容表现世俗生活。

米开朗琪罗不由得抬起头，对波利齐亚诺笑笑。

“……庸俗将使人失去尊严和自由，就像夸夸其谈的画家总是满足于自己的作品。人应当积聚智慧，维持青春的灵魂，按照自然的法则，去自由地生活。”

波利齐亚诺令人难受的咳嗽声飘远了，米开朗琪罗仍然没有拿起凿子和锤子，他想起了正在构思的《山道儿之战》的浮雕作品。

7 微笑的死

壁炉里的火快要熄灭了，灰白色的余烬还有点暗火，房间里有些冷了。

米开朗琪罗兴冲冲地推开门，黑暗中，贝托尔多靠在椅子上，他轻手轻脚地拿了一条毯子，盖在贝托尔多的身上。

他往壁炉里添了木柴，坐在贝托尔多的身边，壁炉里的火光将他俩的身影映照在高高的天花板上。

昨天，贝托尔多还眯着眼，吃力地弯着腰，站在《山道儿之战》[※]的浮雕之前。

“米开朗琪罗，这半人半马的山道儿怪物怎么走出了神话世界，与我们的希腊人扭打起来。”贝托尔多有点不大明白。

“是啊，连我都分不清是男是女。”米开朗琪罗俏皮地答道，透露出贝托尔多当年的几分诙谐和机警。

“快来扶我一把。”贝托尔多的身子几乎都斜靠在米开朗琪罗的肩膀上，喘着粗气，额上有些冷汗。

米开朗琪罗急忙扶着贝托尔多坐下，“我是个傻老头，上帝快要请我去雕刻了。”

罗伦佐殿下的医生利昂尼大夫闻讯赶来了。米开朗琪罗很后悔，刚才不该说那些俏皮话。

《山道儿之战》给人的第一印象与罗伦佐殿下书房里挂的油画和雕刻作品大不一样，哪里还有精细纤巧的装饰风味？

这正是米开朗琪罗永不满足的创新风格，他原先以为能得到贝托尔多的理解。

壁炉里的火烧得太旺了，米开朗琪罗的脸烤得通红。

的确《山道儿之战》表现众人扭作一团的奋力拼争，不能不使贝托尔多感到震惊。

多纳泰罗大师的作品是以含蓄、细腻的典雅风格，表现新时代的英雄主义。而米开朗琪罗则大胆地撕下温情脉脉的纱巾，赤裸裸地呈现出疯狂厮杀的场面。

仇恨的目光，扭曲的躯体，吼叫的斗士，痛苦挣扎的伤者，都淋漓尽致地表现在每个人的紧张肌肉上。

这是生与死、黑暗与光明的殊死较量。

这是不屈服命运而终于冲出苦闷阴影的理想英雄象征。

这是吹响人文主义胜利号角的时代旋律。

米开朗琪罗自然不会忘记萨沃纳罗拉登上祭台时，教堂穹窿下响起的惊心动魄的巨大声浪，“怜悯吧！”

“孩子，你在想什么？”贝托尔多醒过来了，他想坐起来。

米开朗琪罗扶着贝托尔多，端起酒杯，贴近贝托尔多的嘴边。

壁炉里的木柴发出了“劈劈叭叭”的炸裂声。

“孩子，人的面容上，无论是最痛苦，还是最快乐的时候，都会出现一种奇怪的微笑。”贝托尔多的脑袋无力地靠在米开朗琪罗的胸前。

“柏拉图先知说，这痛苦与快乐在基本平面上是分离的，但在尖顶上则是统一的。”米开朗琪罗接着说。

“孩子，你很聪明，……”贝托尔多的声音低弱下去。

[※] 太王希律手下的祭司撒迦利亚和亚伦的后代以利沙伯老夫妻俩在晚年所生的，约翰出生在玛利亚受胎前6个月，以后一直侍奉耶稣。

不久我就回到你们人类当中……
奉了穆罗召唤，我又回来。

米开朗琪罗好像听见了轻柔的风琴音乐，唱诗班的女孩用甜甜的嗓子在唱。

他没去喊人，也不想去惊动罗伦佐殿下。窗外的月光黯淡，高大的树木像毫无表情的僵立卫士。

贝托尔多的嘴唇在动，米开朗琪罗低下头努力听。

我回来，换上一副新的面容，
生活在这无忧无虑的花园里。

米开朗琪罗轻轻地唱着，一颗晶莹的泪珠滚下来，接着第二颗、第三颗……

他知道贝托尔多临终前要说什么，想说《山道儿之战》不会受到罗伦佐殿下下的赞扬，想说他在晚年做了米开朗琪罗的老师，已经很满足了，想说自己还想写烹调书……

第二天早晨，贝托尔多再也没有睁开眼睛，他的唇边带着奇异的微笑。

罗伦佐殿下决定到四英里之外的卡雷基别墅会养病。他的儿子皮埃罗殿下掌握了梅迪契家族的大权，次子乔万尼也如愿以偿当上了红衣主教。

雕刻园里显得空荡荡的，从此再也没有欢乐和生气了。

米开朗琪罗收拾了自己的行李，搬出了梅迪契宫，回到了自己的家中。

梅迪契宫里的几年生活，在米开朗琪罗的心目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他总觉得家里太暗、太拥挤。重新和大弟弟波纳罗托挤在一张床上，翻个身都会把床搅得“嘎叭嘎叭”作响。

兄弟们都长高了，米开朗琪罗的嘴唇上似乎也有了淡黑的胡子痕迹，膀子也变粗了。

不久卡雷基别墅传来了坏消息，罗伦佐殿下下的病情恶化，使用最好最新的药物都无效。

米开朗琪罗骑上马，飞快地赶去。

卡雷基别墅笼罩在悲哀的气氛中，鸟笼里的金丝鸟却仍然啾啾地鸣个不停。

米开朗琪罗正想推开门看看躺在床上的罗伦佐殿下，这时背后响起了急匆匆的脚步声。

神色凝重的神甫跟在侍童后面进了卧室，他是来聆听罗伦佐殿下临终前的忏悔。

米开朗琪罗悄悄地退到庭园里，听到的只是鸟笼里金丝鸟的叫声。

他惆怅地看着天空。几朵白云正慢慢地靠近太阳。

终于卧室里传出了痛哭声，罗伦佐殿下心脏停止了跳动。

意大利政治平衡仪指针开始失效了，大动荡的火药导火线已被点燃，滋滋地作响。

米开朗琪罗的身后仿佛轰然倒下一座山，几年的庇护在瞬间化为乌有。

皮埃罗殿下无法继承父亲的智慧和胆魄，在他看来，艺术只是一件昂贵的漂亮外套罢了。他的傲慢和偏见，米开朗琪罗已忍声吞气地接受过了。

从王宫的宠儿一下子跌落到贫穷的底层，周围人们向米开朗琪罗投来的是更加鄙视、冷漠的目光，甚至是一阵阵幸灾乐祸的笑声。

他心中原有的巨大十字架阴影在加重，在扩大。他憎恨这些虚伪、狡诈的市侩小人，甚至有时厌恶周围的一切。

他将所有的感情全部倾注在冰冷的大理石雕刻上。他不需要同情，也不需要怜悯。

“我，就是我！”

他想起了贝托尔多去世时唇边的奇异微笑。

第二章 天生我才

1 黑与白

有人劝说米开朗琪罗重新回到吉兰达约画室去，然而凿开的大理石无法复原，米开朗琪罗不愿放弃已经着迷的雕刻。

皮埃罗殿下下的随从也传过话来，请米开朗琪罗方便时，到宫里来看看老朋友，皮埃罗殿下不会让父亲生前宠爱的工匠感到难堪。

家里人对米开朗琪罗的回来，相对平静些，兄弟们都忙着各自的事，谁也没闲功夫陪米开朗琪罗说上几句。

父亲的粗暴脾气改了不少，在儿子的身上想到自己的金色童年。心底里总还抱着一丝希望，皮埃罗殿下也将会请米开朗琪罗去共进午餐。

继母卢克丽娅憔悴了，她为这个大家庭付出了自己美好的年华。“米开朗琪罗，再尝尝我做的甜点心，不比宫里的差。”她还是热情地招呼着米开朗琪罗。

家里总是看不见米开朗琪罗的身影，他喜欢独自一人到郊外去。

他重新审视几年来自己的作品：

《阶梯旁的圣母》具有古希腊雕刻的韵味，故事“叙述”得单纯、清晰，圣母的侧面像显得端庄，整个布局注意到了比例和谐。

《山道儿之战》从最能显示人体各部位特征的角度，刻画众人的精神面貌，以象征手法表现了近乎原始、野蛮的意味——神的偶像的特征和含义。

前者静，后者动，展示了不同的创作构思。

但是，米开朗琪罗总觉得还缺少什么，还未能表现出古希腊雕刻的“心灵作用”的最高境界和博大、肃穆、刚劲之风。

他也不得不承认，处女作的浮雕毕竟不是完整意义上的立体空间艺术，留给人们欣赏的角度是浮雕本身强加的。

“我能创造雕刻新语言吗？”米开朗琪罗反问自己。

一天傍晚，细雨静静地撒在铺满鹅卵石的小街上，米开朗琪罗的眼睫毛上挑着晶莹的细小雨珠，他想寻找合适的对象，给自己的素描里添上一个生动的内容。

十几米远是圣斯皮里托教会医院的边门，走出来两个人，擦身而过时，米开朗琪罗只听见了几个词组：“今晚死尸……”

回到家后，米开朗琪罗翻开素描本，想根据记忆，再勾画几笔人物形象，但脑子里的印象总是被一件件宽大的袍子严严实实地遮盖着。

讨厌！他把画笔一扔。

骨骼的轮廓，肌肉的纤维，关节的造型等等，这些书上的图解和知识，使他感到乏味。

为何自己不能动手解剖死尸呢？他眼前出现了圣斯皮里托教会医院的边门。

教会医院院长尼古拉·比奇利尼神父待人和蔼可亲，米开朗琪罗常常去他那里借书。

黑洞洞的走廊里出现了一个圆亮的亮点，时灭时亮，隐隐约约地映出一个穿着斗篷的身影。

尽管来人走得很慢，但半夜里寂静的走廊里仍然响起窸窣的声音。

突然一个小黑影从墙角里窜出，吓得来人惊叫起来。

老鼠溜走了，摇晃不停的烛光映亮了米开朗琪罗的半边脸。刚才的一场虚惊，使他脸上还留着惊慌不安的痕迹。

他在挎包里摸索了好一会，才找到一把铜钥匙，这是尼古拉·比奇利尼神父似乎无意中留在桌子上的。

粗粗的蜡烛已凑近了半圆拱形的神秘小门，可是他手中的铜钥匙却像着了魔似的，不听使唤。

他低声骂了几句，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努力使手中的粗粗蜡烛保持平稳。

小门打开了，一股冷森的湿气扑面而来。

房间很小，粗粗的蜡烛照亮了像一截木料的尸体，雪白的墙上出现了慢慢蹲下去的米开朗琪罗的上半身。

“主啊，他的灵魂已升天了，他生前的罪恶，已求得宽恕。”

米开朗琪罗在胸前划了一个十字，念了几句祷文，犹豫了一下，他能清楚地听到自己心跳的声音，最终还是解开了尸体的寿衣。

这是他第一次单独解剖尸体。

他手中锋利的刀停留在半空中，似乎凝固了。他在回想着有关人体生理知识的图解。

……大腿的皮层切开了，剥开肌肉，挑起干瘪的血管，露出白惨惨的骨头。

一股腐肉的腥臭味越来越浓，久久地停留在鼻腔里。

他拿起粗粗的蜡烛，靠近尸体，细心地观察。有时还摆弄着死尸的大腿，作出各种弯曲、交叉的姿势。

他时而自言自语，时而摇摇头，时而死死盯住某个部位，陷入沉思。

在他面前的尸体仿佛是一块正在雕刻的大理石。

粗粗的蜡烛已耗尽了最后的生命，火苗跳了几下，发出了轻微的燃烧声音。

米开朗琪罗并未察觉，仍然想进一步弄清肢体弯曲时，股骨、胫骨的走向，以及肌肉伸缩的紧张状况。

烛光挣扎了几下，熄灭了，小屋子里一片漆黑。

懒懒的阳光移到毯子上时，米开朗琪罗才好不容易抑制了亢奋的神经，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这时有人推开门。

洛多维科拿起桌上的几张素描图，浓浓的眉毛顿时扭结起来，他简直看不懂：

五个手指只剩下一节节骨头，毫无生气地串联着，直挺挺地垂下。

一股股肌肉伸缩交叉着，还被仔细地添上淡淡浓浓的阴影，就像一只剥去皮的血淋淋的硕大羊腿，紧张地弯曲着。

灰暗的天空飘起了雪花，在刺骨的寒风中肆虐飞舞，扑向捂着脸的行人。

一夜的大雪将佛罗伦萨埋在银白色的世界里，窗上结了一层厚厚的冰霜，发出刺目的冷光。

米开朗琪罗不停地搓手，哈出的可怜热气很快被冰冷的世界无情地吞噬。

火点着了，潮湿的木柴冒出了呛人的浓烟，弥漫着他的简陋工作室。

这时门被粗暴地推开了，一股冷风闯了进来。

几十分钟后，米开朗琪罗的嘴唇冻得乌青，跌跌撞撞地进了梅迪契宫。

“米开朗琪罗，我们都在耐心地等待着你的光临。”胖胖的乔万尼裹着红衣主教的宽大袍子，看上去像吹足气的皮球。

壁炉里的火在他的身后烧得正旺，这里原来是罗伦佐殿下下的书房，米开朗琪罗太熟悉了。

坐在宽大软椅上的皮埃罗殿下露出一副惊讶的表情，“米开朗琪罗，这里是春天，把厚厚的衣袍脱了吧。”

他的堂兄吉乌利奥站在胖胖的乔万尼身边，更显得潇洒倜傥。

“今天是我的生日，早晨刚起来，我就说要堆一个大雪人。你的雕刻手艺那么好，一定不会使我和大家失望的。”吉乌利奥很有礼貌地说着。

“多美的景色，多纯洁的银白世界。”皮埃罗的妻子穿着低领的银饰长裙，蓝宝石的装饰随着她丰满胸脯的起伏而一闪一亮。

她站在窗边发出了诗一般的赞叹，却不曾回头，仿佛屋里并没有进来一个冷得哆嗦的米开朗琪罗。

诱人的壁炉火光仍在书房里闪耀着，窗外的米开朗琪罗却已被白雪冷光刺花了眼。

他不停地弯腰铲雪，堆雪，机械性地重复着几个动作。

他不愿意动脑子，也不愿意停下来喘口气，因为他太冷了，单薄的衣袍像一层冰。

“喂，往这边加一点……那边太厚了。”皮埃罗殿下的随从不停地跑进跑出，随时传递着屋里每个人的旨意。

米开朗琪罗身上似乎有些暖意了，但两只脚却冻得疼痛，十个指头好像失去了知觉。

他忍不住把指头伸进了嘴里，吮吸着，暖一暖。

屋里的人不知为什么都哈哈大笑起来，皮埃罗殿下的随从端着一盘香肠跑过来，说：“殿下命令你吃香肠，不准吃手指。”

四周的窗户里好像都传出了刺耳的笑声，无情地敲打着他的耳膜，放肆的笑声随着讨厌的寒风飘出了高高的宫墙。

他的眼睛睁大了，两只手不由得抖动着，几缕头发被风吹到了一边，露出了他充满智慧的额头。

他像一尊古希腊雕刻的阿波罗神像。

回家后，他害了一场大病，不时地说一些可怕的呓语。

他全然不知宫里都在流传着皮埃罗殿下的赞语：宫廷里有两个奇人，一是会堆大雪人的米开朗琪罗；二是西班牙的飞毛腿运动员，即使皮埃罗骑马都追不上。

洛多维科得知后，气得在家里像小孩子一般大哭一场。继母卢克丽娅不停地划十字，她不明白皮埃罗殿下这么有钱，为什么不多找几个人一起堆雪人。

“上帝嘲笑无辜者的遭遇，把世界交给邪恶的人，使所有的审判官都瞎了眼。”如今已当修士的利奥纳多也在为米开朗琪罗祈祷。

米开朗琪罗的身体似乎恢复了，不过他有时一个人对着镜子，一看好半天。

镜子里的他像个怪人，有时眉毛上扬，嘴巴张大，像一头捕猎羊羔的猛兽；有时嘴唇变得柔和，眼睛眯成一道弯月，在微笑、讥笑、大笑；有时凝神沉思，也时不时偷偷朝镜子里看上一眼。

他在研究面部肌肉的作用，想知道哭笑哀怒是怎样运动的。

比奇利尼院长，需要一个安放在祭坛中央的耶稣十字架，要用胡桃木雕刻，而不是米开朗琪罗擅长的大理石。

米开朗琪罗想为偷偷解剖尸体一事赎罪，所以主动向比奇利尼院长提出想为教堂做些什么。

但是，他一拿起素描本，勾画耶稣临死前痛苦挣扎的面目，就会想起堆大雪人的那一天。

自己平时苦苦追求古希腊完美理想英雄，却不幸成了皮埃罗殿下等人寻欢作乐的嘲弄小丑，自己这只又想创造伟大的艺术美的手，却成了堆造毫无价值的雪人的可怜工具。

耻辱、悔恨、悲凄和愤怒交集在一起，残酷地折磨着他的心灵。

他与耶稣的悲剧遭遇是何等的相似。仿佛看见临刑前的耶稣的圣衣被扒下，露出了瘦长的裸体。

钉死耶稣的令人心悸的“嘭嘭”敲打声，好像变成了他拿铲子拍雪人的声音。

一个士兵还不解恨，在耶稣的胸部肋骨下狠狠地再刺一枪，鲜红的血渗透了十字架。

“啊——”

米开朗琪罗大叫一声，他再也忍不住了。

比奇利尼院长的办公室里散发着油和蜡的刺鼻气味，耶稣十字架斜靠着。

耶稣的面容似曾相识，特别是浓密的络腮胡子，比奇利尼院长心里已猜到几分，但不便说出来。

耶稣的头向一边歪斜着，脸上却没有显露出疯狂的痛苦，显得很平静，似乎已宽恕了那些罪恶的人，尽管他们曾在耶稣被捕入狱后，辱骂他、鞭打他，并强迫他戴上荆冠游街，百般戏弄。

他，胸怀慈爱，精神高尚，为了人类的幸福和永生，甘愿献出自己的肉体。

但是，耶稣的膝关节却与脸的方向相反，形成身体强烈扭动的形象，映照出他内心力量的激烈冲撞。

他知道遭受残酷的磔刑是上帝的旨意，无法抗拒，他必须以顽强的意志忍受着，哪怕咬碎牙根。

然而当他看到悲痛欲绝的双亲时，又在内心呼喊着，“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

这些与平静的脸部表情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这正是米开朗琪罗所追求的希腊古典雕刻的美的真谛：感情使运动中的肉体受到影响——“心灵的作用”。

米开朗琪罗将自己不得不屈从王权的压抑、悲怆和复杂的嫉恨心理都倾注在这耶稣十字架的作品里。

这种他以心灵创造的雕刻新语言，在他以后日渐成熟的雕刻作品中愈益突出。

米开朗琪罗自慰的是毕竟尝试雕刻了裸体的全身像，尽管雕凿胡桃木的声音不如大理石的“当当”之声悦耳。

他感谢比奇利尼院长的“默契”帮助，尸体解剖的成效直接在这耶稣雕像上反映出来，包括人体的比例、各关节的精确部位和整体肌肉的和谐构成等等。

因此，他构画耶稣脸部形象时，很自然地想到了尊敬的比奇利尼院长。

2 诗

1494 年秋天，法兰西国王查理八世的军歌逼近了佛罗伦萨，查理要立大武功，一手征服意大利，打破耶路撒冷城，攀登橄榄山上去。

对侵略者法王奴颜婢膝的皮埃罗殿下，被佛罗伦萨召集市民的愤怒钟声吓破了胆，他的华丽马车恐慌地驶出了城。

“滚蛋，滚蛋！”

愤怒的市民冲出了家门，大街小巷上闪过一张张怒不可遏的脸，汇成一股势不可挡的潮流。

萨沃纳罗拉成为这次市民起义的首领。信仰他说教的人们，尊称他为“上帝的大先知”。

“你像一阵倾盆大雨，洒下正义的甘霖，遍及地上生长的一切。对恶人的审判，证明了你的不朽盛名。”

梅迪契宫的大门歪歪斜斜地被撞开了，这里成了市民们发泄仇恨的祭台。

熊熊的火燃烧起来，焚烧着奢侈的小玩意。这里主人往日的高贵和骄横气势，都在这炙人的火光中被埋葬。

多纳泰罗大师雕刻的青铜群像，即朱迪思和被她杀死的霍洛芬斯的铜像^❶，从梅迪契宫艺术收藏所里搬出来，第一次放置在沸腾广场的阳光下。

这闪闪发亮的铜像象征着正义最终要战胜邪恶，即使付出了巨大的牺牲。

在拥挤的欢呼人群不远处，米开朗琪罗交叉着双臂站着。

他也嫉恨皮埃罗殿下的骄横跋扈，但也不赞成以暴力砸烂梅迪契宫里的一切。

他为这场起义所爆发的巨大力量而感到震惊，但也迷惑不解地看着像着了魔的市民，簇拥着多纳泰罗雕刻的铜像。

他平时欣赏多纳泰罗等大师的雕刻作品，总是赞叹雕刻的外在美和内在力量。现在他心中的美的法则受到了玷污。

美的法则是纯洁的，神圣的，就像贞洁童女玛利亚的诞生。

萨沃纳罗拉绝不会理解这些。

尽管萨沃纳罗拉想创造一个神权王国，让三位一体的五彩光圈衬托着基督，坐在堆满鲜花的凯旋车上。远处是一大堆数不清的被击败的敌人——皇帝、君主、哲学家、异教徒，他们的偶像已被粉碎，他们的书籍已被焚毁。

米开朗琪罗有些忧愁，害怕萨沃纳罗拉的火焰会蔓延到他的脚下，危及

^❶ 罗所表现的玛利亚、小耶稣、小约翰在一起的题材，通称为“圣家族”。以后他还多次创作类似题材，创作的雕刻作品越来越出色。

他的简陋工作室，扰乱他的精巧构思。

况且这一年吉兰达约也去世了，米开朗琪罗失去了最后一位老师。

佛罗伦萨已没有他留恋的空气，他决定出逃。

他远离了佛罗伦萨的圆顶大教堂，越过了亚平宁山脉，位于东北部的波伦亚就在眼前了。

也许是上帝的怜悯，他遇上了一位高贵的朋友阿尔多乌兰迪，才把他从波伦亚的卫兵手中解救出来。

这年冬天，米开朗琪罗尽情地享受着阿尔多乌兰迪提供的舒适条件，沉迷在意大利三位伟大文学大师和其他作家的作品中。

他们三位是但丁·阿利吉耶里（1265—1321）、费兰齐斯科·彼特拉克（1304—1374）、乔万尼·薄伽丘（1313—1375）。

米开朗琪罗首先就注意到他们三位都与佛罗伦萨有着密切的关系。

但丁诞生于佛罗伦萨教皇派的一个没落贵族家庭，曾在佛罗伦萨著名作家布鲁奈托·拉蒂尼门下学习修辞学；彼特拉克的父亲是佛罗伦萨的一位公证人，与但丁同时被流放，彼特拉克幼年时曾在佛罗伦萨附近的小城居住；薄伽丘是佛罗伦萨一个商人的私生子，并在佛罗伦萨结识了彼特拉克，两人感情一分融洽。

引起米开朗琪罗感情上共鸣的是他们三人都有着坎坷的一生，这更加深了他对他们作品的进一步理解。

但丁《神曲》的瑰丽壮观意境和高深莫测的主旨，也拨动着米开朗琪罗的心弦：

地狱，善与恶的灵魂被贴上了荣誉与耻辱的历史标签，昔日不可一世的教皇、皇帝和权贵也耷拉着脑袋，成了阶下之囚。

炼狱，渴望洗涤生前的罪孽，殷切等待着登上山巅地上乐园的幸福时刻早日到来。

天堂，圣洁的灵魂栖居之处，童贞圣母玛利亚的四周，云蒸霞蔚，绚丽灿烂。

这些奇特的描绘，直接影响了米开朗琪罗以后创作的著名壁画《最后审判》的构思。

但丁对善与恶的判别方式，在米开朗琪罗的心目中形成了一种典范的模式，尽管这模式在以后有所修正。

《神曲》以梦幻故事为题材，采用隐喻象征的艺术手法，与米开朗琪罗崇尚古希腊雕刻的美的法则有着惊人的和谐之处。

但丁的诗歌在米开朗琪罗创造新的雕刻语言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米开朗琪罗也成为但丁《神曲》的忠实研究者，他与朋友讨论的话题，甚至是但丁在《神曲》的地狱中度过了多少时间，是从星期五晚到星期六，还是从星期四到星期日的早晨？

但丁诗歌气势磅礴，天趣盎然；彼特拉克抒情诗表现了丰富的感情世界，抒写内心的微妙变化和爱情的欢乐与痛苦；薄伽丘《十日谈》无情地鞭挞了荒谬诡谲的中世纪禁欲主义，热情歌颂了爱情与智慧的伟大力量。

他们都是人文主义的诗神，也给米开朗琪罗插上了诗神的奇妙羽翼，自由地飞翔在雕刻、绘画、建筑的神圣殿堂上空。

雕刻一旦注入诗的韵律，那么雕刻的体魄刻画愈益显示出美的意境。在运动中的人体体积的特殊规律，包括体积的互相联系和变化，就像抑扬顿挫

的吟唱节奏，忠实地传达了雕刻家心里的复杂感受。

米开朗琪罗不喜欢拖沓、杂芜的诗句，坚决凿去一切多余的背景石料。追求简洁明快的形式，表达博大精深的內容是他的风格。

立体空间的雕刻艺术可以适合于人们从不同角度和层次去观赏和品评，可以穿越时空，永恒地展示着雕刻的“诗魂”。

“诗魂”也同样存在于米开朗琪罗以后的绘画和建筑方面的气势恢宏的作品中。

3 酒 神

红衣主教拉斐尔·利阿里奥的鹰钩鼻子叫人很难受，他那产权最多而乏才能的形象，在罗马枢机主教们的圈子里是出了名的。

“你就是佛罗伦萨的米开朗琪罗？”利阿里奥有点不相信地问道。

米开朗琪罗的心里一直想笑，但脸上还是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

“你有模仿的才华，古代罗马的雕刻就像这里皇宫里的柱子那样多，去看看吧。”利阿里奥勉强地寒暄了几句。

到了大街上，米开朗琪罗和朋友才放开嗓门，嘻嘻哈哈地笑个不停。

原来米开朗琪罗和朋友合作搞了一个假文物的恶作剧。

由于古希腊雕刻给米开朗琪罗的印象太深了，手中的凿子和锤子依顺着他的构思，雕刻出了一个睡着的丘比特小天使，雕像光润、雅致和轻柔。

“卖到罗马去，可以挣上一大笔钱。”朋友的嘴凑近米开朗琪罗的耳朵，悄悄地说。

不久红衣主教利阿里奥的面前出现了一尊刚出土的小天使雕像，小天使的小耳朵里还留有污泥的痕迹，这反而增加了小天使的天真活泼。

利阿里奥伸出了两个指头，米开朗琪罗的朋友差点叫起来，“天哪，200枚金币，能吃上多少盘鲜美的牛排！”

恶作剧最终还是露出了破绽，这件雕刻文物出土的时间引起了怀疑。不过，最后似乎是一出喜剧形式，米开朗琪罗被邀请到了罗马。

罗马辉煌的光环里却是教皇亚历山大六世（1492—1503）的奢望、贪心和肉欲，残暴的恐怖阴影成为罗马市民的议论话题：“清晨起来会不会在门口被尸体绊倒。”

米开朗琪罗的心情一直很压抑，包围着他的是住在底层房间里的沉闷空气。他已看到了罗马的第二个春天，但是红衣主教利阿里奥好像忘了他，也从不提起让他雕刻的事。

他只好硬着头皮向罗马的银行家去借钱，购买大理石，出卖自己的雕刻技艺，艰难地生活。

这时在罗马的佛罗伦萨居民区发生了流血暴力事件，这是因为亚历山大六世将萨沃纳罗拉驱逐出教会而爆发的。

接着就有人发现在台伯河中漂浮着亚历山大六世的儿子甘底亚大公的尸体（一说是亚历山大六世被迫默许凯撒·波几亚刺杀兄弟，一说是佛罗伦萨居民区流血事件的直接后果）。

米开朗琪罗忧心忡忡地看着周围发生的一切，他的画稿上出现的正是巴库斯酒神雕像的构思。

继母卢克丽娅去世了，父亲洛多维科悲哀地在来信中哭泣。

平时，米开朗琪罗一想起在家里度过的难忘日子，就会浮现出卢克丽娅的疲惫脸庞。

她太累了，太累了。

米开朗琪罗伤心地哭了，他又失去了一位善良的妈妈，人间最珍贵的母爱只能成为永远埋在心底的温馨回忆。

他眼前的景象重叠了，在旋转，他晕眩了，他大醉了，巴库斯酒神坐在豹子拉的车上飞速驶来。

这座高达2米多的巴库斯酒神雕像，是米开朗琪罗第一次用巨大的大理石凿刻的男子全身裸体雕像。

巴库斯醉眼朦胧，还稍稍歪着头盯着右手举着的酒杯。左臂无力垂下，上半身向前倾倒，踉跄的右腿弯曲着，全身重点都落在左腿上。

他欢乐吗？他放纵吗？

他喝的是葡萄酒，紫红色的葡萄却是在他好友的坟墓上长出来的。

好友是由他含泪埋葬，葡萄汁是他亲手挤榨，第一杯甘醇的酒，他首先献给了奥林匹斯众神，因而他有了酒神的称号。

沉重的酒杯，沉重的紫红色酒色，沉重的脚步，沉重的心。

他的嘴唇边露出了似醉非醉的神秘微笑。

悲剧的内容却要以纵饮狂欢酒神节的喜剧形式来表达。

在巴库斯酒神的左下方有一个偷吃葡萄的小牧神，他调皮、愉快的神态透露出天真无邪的内心世界，与巴库斯沉重的心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巴库斯想忘却失去好友的悲哀，以酒消愁，然而越喝越怀念。人醉了，心不醉。

米开朗琪罗是不是也想变成酒神？他想忘却那血洗佛罗伦萨居民区的忧愤，忘却失去亲人的悲哀，忘却怀才不遇的凄怆，忘却心灵上巨大十字架的浓浓阴影……

不！

这尊酒神的雕像也闪耀着古希腊艺术大师的智慧。

巴库斯酒神的头发是葡萄串，象征着他的身份；古希腊著名雕刻家帕拉克西特的《牧羊神》则披着如羊毛般卷曲的长发，暗示他半人半羊的牧羊人身份。

巴库斯酒神左下方的自然支柱——坐在树桩上的小牧神，使不平衡的身子有了平衡的感觉。这个巧妙的构思明显地脱胎于古希腊的雕刻，菲狄亚斯、帕拉克西特、莱西普斯等古希腊雕刻大师的作品中都有一个明显的支柱，起着烘托环境、气氛等作用。

巴库斯酒神醉酒的特定状态，恰好表达了心灵微妙的感受与人体体积动作同步组合的闪光点——平衡与不平衡的力量的冲突。

这不由使人想起古希腊人体雕刻的法则：在平衡的动态中表现人体的美。

前后两种不同的表现方式，恰恰证明了米开朗琪罗以崭新的雕刻语言创造了时代的美，从此掀开了西方雕刻史上新的一页。

据希腊神话记载，庇里托俄斯和勒披安斯公主希波达弥来结婚，半人半马的山道儿（陶洛斯）们在婚礼进行中强抢新娘，新郎庇里托俄斯奋起战斗保护新娘，婚礼场所成了厮杀的战场。

他的天赋，他的勤奋，他的诗，他的心，终于淋漓尽致地展现在人们面前。

这时，他 20 岁刚刚出头。

4 借 债

大弟弟波纳罗托曾来罗马看望他，说了不少家里的事。

继母卢克丽娅去世后，父亲整天把自己关在卧室里，他太伤心了。

大哥利奥纳多仍在做虔诚的修士，二弟乔万西蒙却当上了萨沃纳罗拉的“圣军”（童子军）首领，三弟西格斯蒙多在酒行当学徒。

“佛朗切斯科叔叔也挣不到钱，家里只剩下一点钱了。”波纳罗托吞吞吐吐地说着，偷偷地抬头看一眼。

“我们还有别墅和田庄。”米开朗琪罗大声叫起来。

“这是我们最后的遗产，父亲不愿卖，情愿去坐牢。”波纳罗托用手擦擦眼泪，抽泣着说。

“博纳罗蒂家族的荣誉不能毁在我们的手里。”米开朗琪罗已经理解了父亲的悲伤，但他的口袋里又有几枚金币呢？

穷困与卑贱时时像两条毒蛇盘缠在他的脖子上，与他艺术天才的自尊和力量发生着尖锐的冲突，他拼命地在挣扎。

为了维持博纳罗蒂家族的荣誉，为了缓和父亲脸上的皱纹，他不得不低下了充满智慧的头，竭力降低声调，请求红衣主教宽恕。

他还说出了很不愿意说的一个字眼：借钱。

利阿里奥不是罗伦佐殿下，慷慨乐施的美德与他鹰钩鼻子的形状也格格不入。

其实米开朗琪罗说出“请求宽恕”时，红衣主教已猜出了以下的内容。

“阿尔卑斯山下的最勤劳、最出色的工匠都愿意到这里来，施展他们的出众才华，你也是其中一个。”

利阿里奥回到书桌边，将整个身子埋在高高背椅里，“迷途的羊羔不该浪费上帝赐给的时间，不过耐心是一个有修养的标志，你应得到一块大理石。”

米开朗琪罗吃力地扛着一尊刚完工的雕像，他浓密头发的脑袋歪斜着，脸上的肌肉在抽搐。

他斜着眼，喘着粗气，终于看见了罗马银行家雅格布·盖洛的美丽庭院。

“罗伦佐殿下的英名，使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这雕像是你的杰作，而不是刚刚出土的古希腊雕像。”

盖洛哈哈地大笑起来，用一个手指点点雕像的可爱脸蛋。

米开朗琪罗窘迫地站着，他的头顶刚刚够到盖洛的耳朵下面。盖洛的个子太高了。

“小伙子，50 枚金币如何？”

“……”

“不过我该这样提出问题，先提出 30 枚金币。然后，你不满足，伸出 4 个指头。我呢，坚持原价，你再噘着嘴提出，对吗？”

“……”

“你的眼睛告诉我，刚才的买卖过程很精彩，就像你苦苦思索这块大理石的灵魂在中间，还是在左边、右面。”

“……”

“好了，咱们成交吧，5个指头的数目才能握住你的锤子。为了我们的友谊，干杯！”

雅格布·盖洛的清醒头脑正像米开朗琪罗的朋友说的那样，“今天能吃到鸡蛋，明天桌上就必须出现一只烤火鸡。”

米开朗琪罗钦佩盖洛的高大形象，改变了他心目中对罗马人自私、狡诈的偏见。

巴库斯酒神的雕刻计划也得到了盖洛的赞成，那300枚金币的清脆响声，使米开朗琪罗在胸前虔诚地划了一个十字。

佛罗伦萨的家里传来消息，感谢米开朗琪罗的拯救，大弟弟波纳罗托还开了片商店，维持大家庭的日常开支。

米开朗琪罗也已搬出红衣主教利阿里奥原先提供的底层房间，婉言谢绝了雅格布·盖洛的热情邀请。

在台伯河边的西斯廷纳大街的拐角处，米开朗琪罗租了一间房屋，辟出画室的空间、两扇窗子的光线和有火炉的温暖，已使他满足了。

不久传来了萨沃纳罗拉被处死的消息。

5 构思

一只沾着泥点的小手推开了门，蹑手蹑脚地进了小厨房。

里屋并没有人，一块很大的大理石静静地卧着，占据了大半个空间，床和桌椅都被挤到墙边去了。

重新粉刷过的天花板已显露出细细的裂缝，地板上补修的痕迹仍然很明显。

桌上放着两三个小塑像，几张素描图被随意地扔在椅子上。

“阿琴托。”米开朗琪罗在门外就叫起来了。

阿琴托正在收拾房间，湿漉漉的手里还拿着刷子。

“天天擦地板，毫无意义，你要懂得时间的宝贵。”米开朗琪罗抱怨着说。

“不。”阿琴托倔强地摇摇头，“先生，这是上帝的旨意。”

皮埃罗·阿琴托才13岁，是大弟弟波纳罗托介绍来当学徒的。时间一长，米开朗琪罗才明白波纳罗托的好意，阿琴托成为他生活上不可缺少的好帮手。

阿琴托睡了，米开朗琪罗还在烛光下构图。

1498年4月7日棕树星期六，曾侵略意大利的法兰西国王查理八世出乎意料地去世了。

5月23日早晨9时，萨沃纳罗拉被绞死，他的残剩骨肉被倒进了阿尔诺河。

他俩的死亡方式不同，该让谁上天国，谁下地狱？

米开朗琪罗摇摇头，不想考虑这个尖锐的问题。

这时他已签下合同，为圣彼得的法兰王小教堂献上一座雕像，这意味着只能在宗教题材里去寻找。

耶稣之死的题材已被前人的画笔多次描绘过，还能抓住哪个惊心动魄的场面？

他翻开素描本，碳笔下不知不觉地出现了一个熟悉的脸庞，添上稀疏的头发，更像一个人——萨沃纳罗拉。

他被出卖了。

他置身在欺骗和背叛的网子里，无数腥红的嘴张开着向他扑来。

他不想逃脱，也无法挣扎，他的血被挤榨在一只只精美的酒杯里。

他像一截枯木，躺在母亲的怀里，就像幼年时，迫切需要一个温暖、柔和的安全港口。

他留下的生前说教只实现了一部分，但他的预言被残酷的现实证明了。

他满足了，永远地安息了。

“先生，你又没脱衣服睡觉了。”阿琴托刮着自己的鼻子。

“耶稣显灵时并没有说，不过命运之神昨晚还和我说话呢。”

米开朗琪罗难得有这么好的心情，阿琴托已经猜到了，那块睡了这么多天的大理石，要显出它的生命了。

不幸的事发生了，米开朗琪罗想先整修一下凿子，在淬火时，讨厌的铁屑飞进了眼里。

用手一揉，眼睛更疼，米开朗琪罗又气又急。

阿琴托扶他到床上，整整一个晚上都守在床边，不时地给他热敷眼睛，减轻痛苦。

米开朗琪罗在迷迷糊糊的睡意中，一种久违的感情油然而起。

他眼前出现了淡白色泽的蓝花伸出温柔的花萼，慢慢渗出晶莹的水珠滴在脸上。

阴暗的洞穴里显出了圣母玛利亚的面容，放射出白玉般的光芒，哼着一首古老的歌谣，款款地向他走来。她微微低下头，慈爱的目光好像在说话……

6 雕刻大师

米开朗琪罗的手上沾满了泥，面前木棍和铁丝的构架已埋在泥堆中了。

“先生，该用餐了。”阿琴托带着哭腔在哀求着，他已经等了很长时间。

米开朗琪罗终于停下工作，随便擦擦手，可眼睛还盯着泥像的轮廓。

阿琴托还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大的泥像，比他的个头还高。

晚上，阿琴托收拾完，就一直坐在角落里，想看看米开朗琪罗有魔法的手，如何塑出圣母与圣子的。

米开朗琪罗点上蜡烛，放置在一顶特制“帽子”上。戴上“帽子”后，烛光就可以随着米开朗琪罗的身影，随时照亮泥塑的某个部位。

那烛光照亮到泥塑哪里，哪里就顿时显示出生命。

米开朗琪罗两只手运作得很快，一捏，一剔，一挖，一搓，都有着神奇的作用。

圣母的上半身显露出来了，单薄的头中部似乎变得沉重，悲哀的脸向下俯视，左手略向后伸开。……

阿琴托有点困倦了，晃动的烛光中的圣母形象渐渐模糊了。

窗外的月光也躲进了云被里，台伯河码头上偶尔发出声响。

米开朗琪罗头顶着烛光，就像带给人间第一朵神火的光明使者普罗米修斯^明。

早晨的西斯廷大道上响起了赶马车的鞭哨声，米开朗琪罗睡着了，他的两只手上的泥还未洗干净，一条泥水布料卷在地上，那是用来修整衣褶线条的。

阿琴托悄悄地走近泥塑像，伸出手指轻轻地碰一下圣母的手，顿时心里充满了一种幸福的感觉。

坐着的圣母还沉浸在悲哀之中，她的左手食指伸着，其余手指自然弯曲。

阿琴托不由得模仿着伸出手指，才发觉这姿势并不是自然放松，而是从心底发出的力的紧张延伸。

圣母的眼睛微微闭着，下垂的视线投在怀里的耶稣身上，形成了和谐的有机整体。

耶稣的头后仰着，右手无力地下垂，半裸的身体横在圣母的衣裙上，形成了稳定的整体三角形。耶稣的无声痛苦与圣母的难言之悲，在肃穆宁静的形式中蕴藏着巨大的艺术震撼力。

阿琴托不明白圣母玛利亚怎么会这样年轻，而不是满脸皱纹的老妇人；耶稣却像干瘪的老头，毫无生气。

他自然不知道这正是米开朗琪罗的大胆尝试，打破美与丑的世俗观念，以全新的审美标准作为创造雕刻新语言的基础。

颠倒的巨大反差更容易激起人们的丰富联想和深刻反思。

冬天，屋内天花板上潮湿了一大片，雨水渗透下来，落在积水盆里，发出单调的声音。

刺骨的寒风拼命地钻进来，米开朗琪罗不得不戴上厚实的帽子，捂着头，这样好受些。冰冷的凿子却无情地粘着他的手，手背上冻裂的血口变成了紫红色。

工作台下生起一盆火，鼻子里整天都是一股木柴焦味。

“当，当……”

米开朗琪罗不愿停下手中的锤子和凿子，因为合同上限定的时间已过了一半，更糟糕的是阿琴托也冻出了病。

一个寒冷的晚上，有人在使劲地敲门，“晚上好，勤劳的雕刻家。”

米开朗琪罗想起了他是谁，就是和自己一起策划了假冒出土文物恶作剧的朋友。

“你，在化妆？”朋友惊奇地问着。

米开朗琪罗这才想起头上的蜡烛油流淌下来，又粘在了眉毛上。他的注意力都集中在雕像上，哪里顾得上其他。

朋友逼着他取下特殊的“帽子”，建议他用另一种溶化慢的蜡烛，那种蜡烛点上一整夜，蜡油也不会淌下来。

“你天天就吃这个？”朋友拿起一块硬邦邦的面包，皱皱眉头。

“我的牙齿比凿子还坚硬，大理石都能啃下来。”米开朗琪罗摘下眉毛上的蜡烛油，漫不经心地说着。

朋友看看凌乱的床，又举起米开朗琪罗的手，说：“上帝也需要这双手，红衣主教利阿里奥也会宽恕你的。”

^明、文艺、学术、医学的阿波罗神赶到，帮助庇里托俄斯打败了山道儿。

春天来了，年迈的法国红衣主教格罗斯雷也想亲眼看看米开朗琪罗的杰作。

“温柔的感情，漂亮的衣褶，年轻的圣母玛利亚还在想什么？”格罗斯雷的潜台词，显然不大满意圣母和圣子的鲜明反差。

“尊敬的主教大人，贞童女玛利亚永远和窗外的春天阳光在一起，她的悲哀是神圣的，命运女神也停止了手中的时间纺线。”

听了米开朗琪罗的回答，格罗斯雷微微点点头，苍白的脸上掠过一丝愉快的神色。

“在天国的耶稣也会感谢你的努力，他的痛苦和折磨已经太多了。”

“主教大人，耶稣在圣母怀里睡着了，他的灵魂已飘飞到天上，绚烂的晚霞是对他的亲切问候。”

红衣主教格罗斯雷满意地走了，他生前最后的遗愿放心地交给了米开朗琪罗去实现。《哀悼基督》的雕像将以他的名义献给基督教最古老的圣彼得教堂。

不久，米开朗琪罗和银行家雅格布·盖洛一起参加了格罗斯雷的葬礼，他终究未能看到传世之作《哀悼基督》雕像的最后完成。

米开朗琪罗深深感谢这位仁慈的红衣主教为他提供了雕刻《哀悼基督》的机会，并在签订的合同上他第一次被尊称为“大师”。

马车的轮子在鹅卵石的道路上缓慢地行走着，《哀悼基督》雕像稳稳地搁置在车上。

在圣彼得教堂的台阶上，米开朗琪罗与其他壮汉的脚步小心地往上移动，雕像很沉重。

前几天晚上，米开朗琪罗细心地凿刻着雕像的细小部位，还用天鹅绒擦磨，甚至雕像的背部也平滑光亮。尽管他知道雕像安放在教堂壁龛里，人们无法看到雕像的阴面。

夏季的热空气在空荡荡的教堂里微微流动，蜡烛点着了，安放在壁龛里的雕像映出了红黄的光晕，不时在飘动。

“上帝会赐给我们金币的。”搬运雕像的壮汉在雕像前虔诚地划了十字之后，谢绝了米开朗琪罗付给的报酬。

在以后的日子里，米开朗琪罗的脚步总是往圣彼得教堂去。

“这才是真正的圣母玛利亚。”

“我从来没有见到过这样精美的雕刻。”

“不，我见到过，这是米兰雕刻大师的作品。”

“是奥斯坦人雕的，你看这衣褶的柔和线条。”

……

米开朗琪罗钻出人群，他的头又开始疼了。整个又湿又冷的冬天，紧张的超负荷工作，损坏了他的健康。

但使他感到愤愤不平的是人们只崇拜出名的大师，似乎只有这样这座雕像才有永存的价值，才有美的生命。

晚上，米开朗琪罗只身来到圣彼得教堂，在飘动的烛光下，在圣母胸前的飘带上刻下了一行艺术字体：

佛罗伦萨 米开朗琪罗·博纳罗蒂作

这是他漫长艺术生涯中唯一留名的一件雕刻作品。他向人们宣布：我，才是真正的作者。

果然，米开朗琪罗的名声在罗马传开了，但是他已经返回佛罗伦萨。

第三章 大地的精灵

1 合同

1501年春，洛多维科久久地拥抱着归来的米开朗琪罗。要维护家族的荣誉，宁可“为了它而卖掉自己，像奴隶一样。”洛多维科还记得几年前米开朗琪罗寄来信中的内容。

家里的窘迫情况用不着再隐瞒了，父亲、叔叔、姑妈和兄弟们都在等待着米开朗琪罗的决心。

“报酬 500 枚金币，……我必须警告你，这不是你向往和值得的委托。”罗马银行家雅格布·盖洛没有忘记米开朗琪罗，仍然在帮助他，但在信中提出了忠告。

当然，锡耶纳天主教堂壁龛里的 15 个小雕像任务，对米开朗琪罗来说并不成问题，但皮科罗米尼红衣主教的苛刻条件令人吃惊，3 年之内不许签订其他合同，不预付工资。

“有了 500 个金币，可以盖我们的新房了，再也不用租这里的破屋了。”洛多维科深陷的双颊露出了兴奋的红晕。

米开朗琪罗耸耸肩膀，把手一摊，他想知道，这么多小雕像的大理石材料，3 年的生活开支，这些费用谁来出。

他只好再次向罗马的盖洛求援。

“我能成为你的忠实朋友，令人愉快。我可以借到 100 个金币，但……”盖洛托人带回了消息，米开朗琪罗必须前往锡耶纳，完成他人未雕完的“尾巴”部分。

“可耻！”比奇利尼老院长高声叫起来，他还未听完米开朗琪罗的叙述，“6 年前的小伙子也决不会接受这种羞辱的事，你的才华，你的自尊，你的眼睛已经告诉了答案。”

然而吉兰达约画室的师兄弟则劝他，“壁画的色彩能变成面包，总是好事，上帝的恩赐，只能看你的运气。饿着肚子等待，不如先干活。”

米开朗琪罗还能说什么呢？只好收拾了工具，匆匆地赶往锡耶纳。

佛罗伦萨执政官皮埃罗·索德里尼的外表难以恭维，长脸，高颧骨，弯钩鼻子。

他的脾性不热不冷，温和的；他的政治倾向不黑不白，灰色的。

他曾经以充分的理由，拒绝了米开朗琪罗使用都奇奥圆柱巨石雕刻《大卫》的请求。

不过现在索德里尼很客气地请米开朗琪罗签订一份合同。

“圆顶大教堂是佛罗伦萨人心中的太阳，全体市民也希望你能贡献自己的伟大艺术。”

米开朗琪罗自然明白为教堂雕刻 12 个大使徒，意味着自己要当十几年的“奴隶”。

“一幢房子和一个画室的优惠条件已写在合同上了，你可以看看。”索德里尼还故意强调了“官方雕刻家”的重要性。

他盘算着一年雕一个，得到房子的 1/12。

但官方雕刻家和房子的诱惑力太强烈了，前者可以得到一份稳定的收

入，后者是博纳罗蒂大家庭生存的基础。

第二天，洛多维科已在思考如何设计大家庭的新房子，激动地跑来跑去，就像过圣诞节的孩子。

米开朗琪罗却突然大叫起来，“这是我的家，不是你们的。”

他狠狠地挥着手臂，真想撕碎那些该死的合同。

2 都奇奥圆柱石

夕阳照射下，这个奇特的圆柱石在地上拖着长长的身影，中间一个丑陋的窟窿像一块无法医治的溃疡伤口，向人们诉说着自己从山里运出来时的不幸。

大教堂堆石场的管理员伯佩，依然是过去的模样，秃顶，红脸。

“下午好，米开朗琪罗。”他热情地招呼着。

米开朗琪罗指指拖在地上长长的圆柱石影子，说：“命运女神的时间纺线已经绕上大半圈，美丽的夜莺要唱歌了。”

“我的耳朵听不见，眼睛还行。”伯佩拍拍圆柱石，“索德里尼大人点头了？”

米开朗琪罗摇摇头，“还是看看我们的巨神吧。”

伯佩已见过不少艺术家来测量，对于圆柱石的各个部位，他都能背出来。

圆柱石高 17 英尺（约 5.18 米），有一人合抱粗（50 多公分左右），重量达 2 000 磅（约 900 多公斤）。

“只有万能的上帝，才能听到它在叹息。”伯佩了解米开朗琪罗的犟脾气，但又忍不住想劝说他几句。

伯佩还记得五六年前，米开朗琪罗也是这样呆呆地看着这圆柱石，淅沥的雨丝撒落在他的肩膀上，又卷又硬的头发上挂着细小的雨珠。

他以为米开朗琪罗还在伤心，因为罗伦佐殿下去世不久。

失去了大树的庇护，小鸟的爱巢只能忍受风雨的无情摧击。

那时米开朗琪罗和现在一样，口袋里已没有金币可爱的声音，没有能力买下这个圆柱石。

但他现在手中的凿子比以往更坚硬、更灵巧。圆柱石上的那个窟窿也并不可怕，反而成了上帝的提示。

“赫刺克勒斯再强壮，这个糟糕的窟窿就像马人涅索斯的毒汁，也会把他害死的。”伯佩低声说着。

米开朗琪罗转过身来，狠狠地瞪了他一眼，“你是马人涅索斯？夜莺唱歌的时候，罗伦佐殿下的灵魂会出现。”

执政官索德里尼的脸红了，他明白自己的理由不充分。

“尊敬的阁下，你如果还承认我是佛罗伦萨人，那么你就应该让我试试。”米开朗琪罗勉强地降低了嗓门，尽力说得婉转些。

“皮科罗米尼的合同使你感到不愉快，但你必须活下去，都奇奥圆柱石已经睡了半个世纪，让它迟些起床，也并不过分。”

索德里尼翻开办公桌上的羊皮纸文件，不想再继续说下去。

钱，钱，该死的钱。情愿出几万金币收买罗马的切萨雷·贾波，也不愿意拿起剑，披上铠甲，吹起号角，保卫自己的家乡。

米开朗琪罗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他离开故乡 5 年了，街巷口出现了许多陌生的面孔。

市议会广场上萨沃纳罗拉被处火刑的地方，还常常有人鞠躬悼念。同时，又有人在试图重建被萨沃纳罗拉焚烧的一切。

萨沃纳罗拉像一把锋利的双刃剑：抨击与仁爱，建设与毁灭，这是佛罗伦萨人的复杂性格特点之一。

完美、高尚的佛罗伦萨人是谁呢？

米开朗琪罗低着头走在小街上，拐角处飘来了熟悉的烤面包香味。

也许是大名鼎鼎列奥纳多·达·芬奇的拒绝，执政官索德里尼等人的自尊心受到极大伤害，便派人去锡耶纳，请回米开朗琪罗。

“佛罗伦萨的最好雕刻家怎么能干这种丢人的事，请你推迟履行其他的不愉快合同，都奇奥圆柱石还是你的。”

索德里尼又说了一大堆的恭维话，似乎早就忘了上次脸红的事。

“每月 6 枚金币，两年完成。”索德里尼已看出米开朗琪罗动心了，便说出了他与其他人拟定的报酬。

太便宜了，简直是讹诈！那些不愉快的合同还比这工钱高出一倍。米开朗琪罗真想冲过去。

但他紧张的手臂肌肉松开了，他太想获得那个圆柱石，多年的心愿终于实现了。

“工程部还会追加资金，你的耐心将会得到丰厚的报酬。”索德里尼已猜透了米开朗琪罗的心思，不由得笑起来。

他的心也是灰色的，就像大理石的粉末搅和在泥泞土路上的颜色，任何人都都有权力踩着、踩着。

米开朗琪罗盯着索德里尼的弯勾鼻子看了一会，也笑了起来。

“签约！”

3 大 卫

丰盛的晚宴竟然是“大锅会”艺术家的一道道艺术文化菜肴，小乳猪装扮成乡下女人，铜匠的模样套用在烤鹅上，许多油炸雀子竟成了唱诗班的孩童……

“大锅会”的 12 个艺术家成员可以分别带三四个客人，不过每人要制作一样别出心裁的菜，如果与别人重复，就要罚款。

“欢迎今晚上的高贵客人——米开朗琪罗·博纳罗蒂。”

晚宴的主持人拉长了嗓音，引来了热烈的掌声、欢呼声和掌声从拉斯蒂画室里一直延伸到门外的餐桌上。

热情、奔放的歌声响起了，米开朗琪罗被拉入了欢乐的舞圈。

一张张熟悉的、陌生的脸都挤过来，热情地与他握手，说上几句客气话。

“我，科西莫·罗塞利退出大锅会，提名米开朗琪罗接替我的职务。”

米开朗琪罗激动得眼睛被泪水模糊了，拿着酒杯咧着嘴傻笑。自从他拿起锤子和凿子之后，还是第一次加入艺术家组织。

“干杯，干杯！”

所有的艺术家都举起了酒杯，为米开朗琪罗祝贺。

这一切都是真的吗？米开朗琪罗有点不相信这突然来的喜事，他拉拉自己的头发。

对荣誉的渴望，是商业经济发达的佛罗伦萨人激烈竞争的普遍心态。在充满奋发向上的激情和强烈求胜欲望的经济文化背景下，荣誉成为一种肯定，一种信心，一种成功的标志。

米开朗琪罗在一双双充满强烈欲望的眼睛里，似乎看到了佛罗伦萨人的心脏在跳动。

“干杯！”

在卵石街上响起了沉重的滚动声音，都奇奥圆柱石终于离开了沉睡多年的大教堂堆石场。

在夏天的烈日烤晒下，搬运工人赤裸着上半身，吃力的肩上被绳子深深地勒出一道道口子。

绷紧的古铜色肌肉呈现出条条块块的轮廓，布满脊背的汗珠在阳光下颤动。他们身上的每个部位的阴面与亮处的色彩交替，都会产生坚硬和柔和、兴奋与忧郁的细腻感觉。

他们的形体是细长的，多余的脂肪已经被粗笨的体力劳动消耗干净，他们喷出的粗气和急促的呼吸声，也连同佛罗伦萨的炙人阳光渗进了都奇奥圆柱石里。

米开朗琪罗忙着指挥竖立圆柱石，周围已有了一个雕刻工场的模样。

“工作台，一个可以转动的工作台。”米开朗琪罗比划着手势，生怕解释不清楚。“我需要充分的光线，还需要四个脚手架，明白吗？”

他的每一个细胞都充溢着兴奋的感觉，他在高声叫喊，他不停地奔走，他的眼睛闪烁着光芒，圆柱石的灵魂已经看到了。

黄昏时下了一阵雨，空气清凉多了。

月亮爬上了屋顶，佛罗伦萨笼罩在朦胧的光雾中，市议政厅的钟楼伸长着脖子，忧郁地看着每扇亮着烛光的窗口。圣玛利亚教堂的淡红圆顶，像一朵含羞的红百合花，迟迟不愿开放。

米开朗琪罗伸伸酸疼的胳膊，斜躺在椅子上，享受着这宁静的夜晚。

工作台上放着一个18英寸（约40多厘米）的泥模像，还没有都奇奥圆柱石高度的十分之一。

泥模像是一个体格健美的勇敢小伙子——大卫。

他的头向左，凝视前方。全身重心落在站直的右腿上，左腿自然向前放松，恰好躲过圆柱石上讨厌的窟窿。

圆柱石的直径只有这么多，无法使大卫雕像表现出强烈扭动形体的雕刻语言。

既然全身框架构思已确立，那么只好在两只手的动作细节上进行琢磨。

米开朗琪罗的画稿上已有不少手的素描，但无法体现出大卫在出征前的复杂而微妙的心灵感受。

多纳泰罗大师等人的大卫雕像，都忠实于《圣经》上的描绘，大卫只是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年，踩在巨人哥利亚的硕大头颅上，以胜利者的姿态，露出少年老成的智慧笑容。

昔日尚未发育的少年大卫，如今变成成熟的青年人，他是聪明的勇士，又是多才多艺的音乐家和诗人。

大胆改变以往的情节，将胜利者的大卫转变为残酷激战之前的出征大卫。

在鲜花和美酒属于胜利者欢乐场面的背后，又有谁能理解惊心动魄大战

前难熬的片刻寂静？

偶尔响起孤鹰在半空中的凄厉叫声，掠过剑戟林立的双方军阵。战马焦急不安地轮换着重心，号角手的嘴唇在微微抖动，拿住盾牌的士兵都可以听到自己心脏在剧烈地跳动。

残酷的寂静，可怕的寂静，像一座座大山重重地压在沙场的每一寸土地上。

这时，大卫没有穿扫罗王脱下的甲冑，也没有护身的盾牌，更没有冲锋陷阵的锐利长枪。

他手中拿的是以色列古老武器——击石机，在小溪边找了5块石子，攥在手里。

作为千军万马的前锋勇士大卫在想什么？

米开朗琪罗丢下素描本，使劲地搓泥。他的手指下出现了大卫的两只手臂：

左胳膊弯曲向上，拿着击石机的左手几乎和肩膀平齐；小臂和手膀上的肌肉紧张地凸出。右胳膊下垂，攥紧石子的右手紧靠大腿。

两只手背上的血管，在绷紧的筋骨上交错凸起，似乎都能看见沸腾的血在迅疾流动。

平静秀美脸上的坚毅神色，自然放松的健美躯体显示出沉着冷静的勇士风度，然而两只手臂的姿势，令人想起了气势雄伟的峻山险岭景色，充满着神秘的紧张力量。

大卫右小腿后依靠着一截树桩，如果说是增加了赤裸全身雕像的稳定性，不如说是象征着大卫屹立在富饶美丽的故土上，汲取着无穷无尽的战斗力量。

他准备出阵迎战。

佛罗伦萨已经睡了，烛油滴在米开朗琪罗的手指上，他伏在工作台上进入了梦乡。

4 诞生

新年的钟声敲响了，人们在刺骨的寒风中互相祝福。

厚厚的绒帽和大衣上披着一层洁白的雪花，踩出的一个个纷乱脚印很快又被一夜的大雪覆盖住了。

周围一片刺眼的银白色，迫使米开朗琪罗细眯着眼，脚下的脚手架发出“咯吱”的呻吟声。

“当，当。”

他手中的锤子击打声又响起了，大理石的白色晶粒飞溅在衣服上。

“阿琴托，向北转。”

米开朗琪罗焦急的声音不断地传下来，然而阿琴托使出了全身的力气，也转不动工作台。

其他的助手还在家里睡觉，壁炉里的火正美滋滋地吐着火舌，舔着暖暖的空气。

“工作台冻住了。”阿琴托呼出的热气立即消失在寒风里，他的脸冻得通红。

米开朗琪罗也累得一屁股坐在雪地里，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

大卫的雕像只露出一个粗粗的轮廓，上面清楚地印烙着每一下凿子的痕迹。从足踝处向上运动，缓慢地爬上大腿、胸部和头颅。

“米开朗琪罗，大卫的鼻子在哪儿？”执政官索德里尼仰起脸想看个明白。

在索德里尼周围的是一起来观看的佛罗伦萨商界董事，他们也被米开朗琪罗拼命干活的热情所感动，工作场里已见不到初春残雪的影子了。

米开朗琪罗对于这些衣冠楚楚的绅士来访，并不放在心上，但又不得不寒暄几句。

索德里尼介绍着各位董事先生，“今天给你送来了圣诞礼物。”

米开朗琪罗眨着眼睛，嘴里发出含糊的声音，似乎明白了。

“400枚金币，两年。”索德里尼故意提高了嗓门，想让工作场里的每个角落都能听到。

这比原先每月6枚金币的工钱提高了一倍以上。阿琴托和其他助手都惊喜地交换着眼神，互相用肩膀撞撞。

“感谢上帝的恩赐。”米开朗琪罗恭恭敬敬地鞠了一躬。

在场的人忍不住都大笑起来。

“尊敬的大人，你刚才看不见大卫的鼻子？”米开朗琪罗仍然以恭敬的口气说道。

“这有什么问题？”

“没问题。”

米开朗琪罗爬上脚手架，吩咐阿琴托等助手转动工作台。

“就在这里，看见了吗？”米开朗琪罗高声喊道，半空撒落下白色粉末。

阳光为5米多高的大卫雕像轮廓（雕像净高4.1米）四周镶上了五彩的金边，大卫的脸部背着阳光，那个高高隆起的部位大约是鼻子。

“看见了，多漂亮的鼻子。”索德里尼发出了赞叹，引起了周围一片附和的啧啧声音。

“我再修正一下。”随着米开朗琪罗的喊声响起，纷纷扬扬的白色粉末又飘下来。

不幸的是一丁点的细微白色粉末钻进了索德里尼的眼睛里，他顿时觉得又涩又疼，泪水硬是被挤出了眼眶。

“看见吗？”米开朗琪罗还在高声叫喊，但再也没有人仰脸观看了。

阿琴托和几个助手躲在一边，“吃吃”地捂着嘴偷笑。他们明白一个最简单的道理：没听见“当当”声音，哪来的白色石粉末。

米开朗琪罗拍拍手中的石粉，拿起锤子和凿子，埋头干起来，再也不去理睬脚手架下面尊敬的大人了。

工作场角落里的杂草已经绿了两次，现在又枯了。大卫的漂亮鼻子终于显露出来了。

执政官索德里尼也想不起眼睛与白色粉末有什么联系，他正在和30人组成的艺术委员会一起讨论一件重大的事情：

米开朗琪罗提出把大卫雕像放置在市议会广场上，直接感受到阳光。这意味着推翻都奇奥生前的遗愿，放弃教堂里的闭塞环境。

大名鼎鼎的披着红发的达·芬奇也在这次讨论会上。他对众多著名艺术家用尽一切华丽词藻赞美大卫雕像的做法，表示反感。

“我的意见是，一门艺术离开手工愈远，便愈完美。”谁知他双关语的

话，也被认为是对米开朗琪罗高度的评价。

达·芬奇有些气恼（以后他对于绘画和雕刻讲了许多并不公正的话），不过他也承认大卫雕像可以与自己绘画相媲美。

大卫的身体大部分比例是那么的精确，即使用解剖医生苛刻的眼光去衡量，也不得不佩服米开朗琪罗的精确水平，仿佛在大卫的肌肉下还蕴藏着最微细的血管和神经。

达·芬奇和其他艺术家也已注意到了大卫的手关节较大、大腿过长的夸张艺术处理，这反而衬托出作为一个巨人英雄的大卫形象。

对于米开朗琪罗放置大卫地点的请求，芬奇等人并不反对。大家的心里都想竭力抹去萨沃罗拉被焚烧的阴影，让一尊崭新的年轻英雄雕像作为佛罗伦萨市的骄傲象征，出现在阳光下，重新唤起市民们的尊严和勇气。

1504年4月，世界美术史上的伟大雕像《大卫》诞生了，璀璨群星中又多了一颗异常明亮的恒星。

从此，米开朗琪罗的名字被正式载入伟大雕刻家的史册里。

一个多月之后，工作场后面的围墙被拆除出一个大豁口。地上铺着圆木，大卫雕像被放置在一个大木框内。

40个人拉着、推着、扶着，一小时只能移动六七米远。

“这是我们的英雄——大卫。”

“美——”

“主啊，请宽恕我们的眼睛。”

“亵读上帝的魔鬼，砸死他。”

……围观的拥挤人群堵住了街道，沿街窗子打开了，伸出了形形色色的脑袋。

不同的心情，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评语，不同的观赏角度。

夜幕降临了，《大卫》雕像暂时停留在普罗康索罗大街的拐弯处。市议会派人严加保护，以免激进分子破坏。第二天圆木又开始蠕动了，直至第四天，《大卫》雕像才移到市议会广场上。

太阳和月亮将忠实地伴随着他——大卫。

这时，米开朗琪罗感觉至阿尔卑斯山的雪峰俯瞰着碧绿的波河平原，自己虚弱的身体软软地倒在绿茵草地上，像一只小甲虫，贪婪地吮吸着清新的露汁。

他每天经受着的无数次的“当当”振动感觉并未消失，仍在敏感的肌肉神经末梢上作出下意识的反映。太阳穴在一跳一颤，关节的酸疼迅速布满了全身。

累了，乏了，困了，睡了。

他仿佛睡在大卫的脚边，腿部肌肉偶尔抽搐着。

5 两颗彗星相遇

佛罗伦萨市议会广场附近的寓所里住着一位律师兼公证人，他在市郊芬奇镇购置了房屋和葡萄园。1452年他的儿子出生了，以后成为杰出的画家和科学家列奥纳多·达·芬奇（1452—1519）。

芬奇30岁时离开佛罗伦萨到米兰大公属下担任宫廷音乐家时，米开朗琪罗刚刚7岁。

“在人类所有的绘画中最崇高的作品”《最后的晚餐》，出现在米兰圣玛利亚·德拉格拉齐耶修道院饭厅时，米开朗琪罗的传世杰作《哀悼基督》雕刻正在制作之中。

他俩既是同乡，又都是跨世纪的著名艺术大师。在师承流派上，他俩同是多纳泰罗大师的第二代学生。

芬奇 15 岁时在韦罗基奥画室当学徒，以后兼作韦罗基奥（1435—1488）的助手。米开朗琪罗的第一位老师吉兰达约还是芬奇的大师兄，他也是韦罗基奥画室培养出来的。韦罗基奥与米开朗琪罗的雕刻老师贝托尔多都是多纳泰罗大师的学生。

令人不解的是他俩似乎都没有公开承认他们是“师兄师弟”的关系。

1499 年圣诞节的新年钟声敲响之后，芬奇与米开朗琪罗像两颗加速运行的美丽彗星，终于相遇在佛罗伦萨的空间里。

1500 年初，芬奇刚回到佛罗伦萨就向市民展出精心构思的《圣母子与圣安娜》素描草图，引起轰动。

1503 年以后，芬奇创作的同名油画中，圣安娜膝上坐着准备去抱耶稣的圣母，加之旁边的圣约翰，四人同样构成一个完美的三角形。况且画中两位成年人与两位婴孩也都是通过目光视线形成内在联系的整体。

这种构思的特点与米开朗琪罗的《哀悼基督》又是如此的惊人相似。

但是，芬奇以那种典雅的微笑，对绘画与雕刻作了不公正的描述：

“这两门艺术的主要差别，就在于绘画需要更多的精力，雕刻则需要更多的体力。”

“雕刻者工作时，全身出汗同苦工一样，汗水中夹杂了灰尘，肮脏得很；他的脸上出现了污汗，又蒙上了大理石白粉，好像面包师傅；他的衣服沾满了石屑，好像沾满了雪片，他的家里充塞了石头和灰尘。”

“画家工作时，就可以很舒适地坐着，听着音乐，穿着漂亮服装，用的是轻松的画笔和悦目的颜色。他的家里明亮而清洁，没有锤子声或其他难听的声音骚扰……”

此言论传到米开朗琪罗的耳朵里，自然引出一番刻薄的讥讽回答。

一天，米开朗琪罗低着头匆匆走在铺着卵石的街上，不愿向左右张望，这是他平时走路思考的习惯姿势。

“米开朗琪罗先生对但丁很有研究，让他来解释，一定比我说得好。”

米开朗琪罗听到有人提到他的名字，抬起头，才发觉自己走到一群衣冠楚楚的绅士圈里来了。

他的衣服破旧，穿在瘦骨嶙峋的身子上，仍显得宽大。又硬又卷曲的头发和稀疏的山羊胡子，使原先损坏的鼻子并不觉得十分难看。

刺眼的阳光迫着他细眯着有些发炎的琥珀色眼睛眨了几下，才看清周围的人。

其中一位绅士模样的艺术家正露出了那种典雅的微笑，他有着一头红发，优美地散披到玫瑰色的斗篷上，脖子和手腕上系着飘带，像大理石凿雕的四方脸上，嵌着一双睿智的蓝色眼睛。

当两双不同颜色的眼睛互相接触的一瞬间，形成了两幅鲜明对比的风景画：粗犷与清秀、孤傲与温和、雷电与微风。

米开朗琪罗认出了对方是谁，就是他——芬奇为罗马的凯撒·波几亚绘出佛罗伦萨的军用地图，这是卑鄙的“叛国”行为。然而佛罗伦萨的执政官

皮埃罗·索德里尼则显示出令人难以理解的宽容，以高薪聘请芬奇返回故乡，希望他以良好的影响弥补过错。

不过使米开朗琪罗感到更羞恼的还是芬奇对雕刻家的评价，而且，显然是针对他的。

芬奇和其他人的眼光还盯着米开朗琪罗，耐心地等待着他的回答。

“你自己去解释吧！”米开朗琪罗沉着脸说道，“你读了很多的书，你是最聪明的人。”

一股无名怒火在他心底升起，他还想找些刻薄的话，狠狠地扔过去。

芬奇并不想激怒米开朗琪罗，只是看他急匆匆走来的模样，有点滑稽，便善意地提醒。没想到会……

现在他有点相信人家的传说，米开朗琪罗整天挥着沉重的锤子，发出熊一般的吼声，打击着千年的巨大岩石。

在米开朗琪罗的火山面前，芬奇的女性般温柔显得懦弱。不过任何人都不会宽恕芬奇的平静，一种捉摸不透的无言讥诮和抨击。

果然，米开朗琪罗沉不住气，说：“你在米兰塑的一尊粘土像，16年了，还没有铸成青铜，佛罗伦萨人决没有这种悠闲的习惯。”

芬奇还是保持着典雅的微笑，他不否认，但也不想反驳。他毕竟是50多岁的人，比米开朗琪罗大23岁。

他平时习惯以迟缓的动作，考虑着，计算着，制作着，一切都是那样有条不紊地进行着。他认为：“肉体所感受的最大快乐，是太阳光；精神所感受的最大快乐则是数学真理的明确性。”

不过芬奇也钦佩米开朗琪罗的超人精力和胆魄，居然敢于接受那件高达5米多的都奇奥圆柱石。他刚回到佛罗伦萨时，也有人请他来雕刻，但他不得不犹豫了好长时间。

米开朗琪罗对于芬奇的烟雾状笔法，也并非无动于衷。他喜欢打破框框条条的创新技法，给人一个意外的惊喜，在回味思索中又忍不住回过头再去看看。

他在《神圣家族》绘画中也有意识地运用了芬奇的笔法，这使得认真的鉴赏家不得不会心一笑。

这时，他俩却迅速地交换着目光，芬奇的温和笑容里不免有点悲伤，嘴唇边添上了细微的动作。米开朗琪罗嘴张了一下，把话又咽下去，做了一个手势。

周围的人都好奇地望着他俩，没有插话劝说。米开朗琪罗转过脸去，离开了。他的头仍然低着，好像永远被沉重的大理石死死地压着。

他俩这次偶尔的相遇，被多嘴多舌的市民添油加醋地传播。不久市议会里又传出了一个惊人的消息：佛罗伦萨市议会大厅中将出现两幅壁画，作者分别是芬奇和米开朗琪罗。

这场艺术上的公开较量正是在米开朗琪罗《大卫》雕像完成之后发生的。

芬奇对创作壁画的迟疑，引起了佛罗伦萨市议会的责难。执政官索德里尼也很尴尬，一年前还是他竭力赞美芬奇的绘画天才，说服众人，出资1万枚金币，邀请芬奇为市议会大厅作壁画。

朱迪思是写于公元前100年左右的希腊作品《朱迪思传》中的主要人物。她谋杀了阿西里安军队的将军霍洛芬斯，保卫了希伯莱城贝休利亚。

芬奇终于画出了壁画草图，不过是在第二年的5月之后。草图展出时，市民争先恐后去观看，空前壮观的场面令人目瞪口呆。

“列奥纳多·达·芬奇是托斯坎纳第一流的艺术家。”

“伟大的壁画，上帝也会惊叹的。”

芬奇的名字与佛罗伦萨的辉煌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高度评价，对于米开朗琪罗来说则是一个严峻的挑战。

米开朗琪罗不得不放下了手中的锤子，闯进了执政官索德里尼的办公室。

“大厅墙上的另一半应该是我的。”米开朗琪罗决心要与芬奇一比高低。

“你的大理石还不坚硬？画笔是不是太软了？”索德里尼有点不高兴，他已经与米开朗琪罗签定了雕刻12个大使徒的合同。现在想同芬奇较量，这位年轻人的口气太狂了。

“阁下，我雕刻《大卫》，你们才给400枚金币，芬奇的口袋里却装了1万枚，我，也有大口袋。”

米开朗琪罗的粗暴声音，使索德里尼不由得扬起眉毛。

不过两人的较量，也能上演一出有趣的好戏，佛罗伦萨需要太阳和月亮。

索德里尼的温和再次赢得了众人的赞成。但是扔到米开朗琪罗口袋里的只有给芬奇报酬的1/3。

果然不出所料，他俩绘画的特殊较量成了佛罗伦萨市民在餐桌上的热门话题。并喜欢多放些香料和盐，把他俩的绘画动机与政治派别联系起来。对此，各方的争论甚至发展到了大街和广场上。

米开朗琪罗不想卷进这种无聊的争论中去，但他心里很着急，想尽快弥补上迟于芬奇3个月后才动手绘画的时间。

他曾悄悄地仔细观看过芬奇展出的草图，那是描绘1400年佛罗伦萨战胜米兰的战役。芬奇多年在米兰大公手下供职，现在回故乡选定这个题材，用意很明显。

画面上双方骑手搏斗着争抢一面战旗，白刃在空中砍杀，骑手的狂喊也感染了双方战马，直立起来，前脚缠绕在一起，歪斜的眼睛喷着怒火，如同野兽般互相撕咬。血泊中还有两人在厮打，随时会被马蹄踩死。

画面的震撼力和高超的绘画技法，也使得米开朗琪罗感到吃惊。

正面的战场再作描绘只能是愚笨的，只有从侧面来表现。米开朗琪罗的构思很快地出现在许多张纸拼成的壁画草图上。

他选择了1364年卡西纳之战的前夕：夏天忽然警报传来，正在亚诺河里洗澡的佛罗伦萨士兵，立即准备去穿汗水淋漓和沾满尘埃的衣服，披上被夏天太阳晒烫的铜甲冑。

这正是米开朗琪罗擅长表现裸体人物不同姿态的绝妙时机。

然而他与芬奇并未同时出现在市议会厅里，双方似乎都在小心翼翼回避着。

芬奇这次作壁画时还是用油彩，他不喜欢用水彩色的快速画法，这不符合他的性格。

他还在壁画前用铁盆燃起火，试图让油色渗透进石灰里，但火的热量只能满足于下面，使得壁画的油色无法达到预期效果。

他的心情无法好起来，并有一种沉重的压力，就是米开朗琪罗的壁画构思。

“我看见了米开朗琪罗的‘战士沐浴图’画稿，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没有人能预料到他的艺术已经达到了什么样的水平，将来还能发展到什么样的境界。”

芬奇在一位最亲近的朋友丽莎夫人家里赞叹着。不过他又有点不明白，自己并不是米开朗琪罗想象中的敌人，而是一位可以依赖的朋友。

可惜的是米开朗琪罗没有听到芬奇的表白，但他应该向芬奇致意，因为正是有了芬奇这样强大无比的对手，才能激发他潜在的非凡绘画才能。

因为“卡西纳之战”毕竟是米开朗琪罗第一次单独创造如此大面积的壁画，这其中也有着他的绘画老师吉兰达约的影响。

1506年芬奇再度赴米兰，停止了壁画的制作。其实此壁画制作是失败的，因为他想恢复古代绘画技巧，并未成功。后来由G·瓦萨里作画覆盖。芬奇的壁画草图也失散了，不见踪影。

芬奇再次离开佛罗伦萨的一年前，米开朗琪罗已经奉教皇旨赴罗马，他也只完成了一小部分的壁画，草图与壁画也遭到了毁于战火的不幸命运。现在人们所能看到的同名版画，是由马康托尼奥·莱蒙狄根据米开朗琪罗的素描刻制的。

不过，米开朗琪罗的草图对当时的画坛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使整个佛罗伦萨画派也开始像他那样把笔墨集中于表现强有力的人体上。

米开朗琪罗与芬奇这两位著名的艺术大师还曾相遇过，但没有机会再作一次特殊的较量，为世界美术史留下精彩的不朽之作。

第四章 傲慢与冒犯

1 召见

米开朗琪罗在新建的家里度过了自己 30 岁的生日。1505 年 3 月，米开朗琪罗第二次赴罗马。

“ 圣父—— ”

梵蒂冈教皇宫内回荡着恭卑的喊声，司仪和红衣主教等众人虔诚地跪下，轮流吻着教皇的戒指。

巨大的紫色皇座象征着至高无上的权力，愈向前靠近它一步，愈益感受到教皇威严的存在。

米开朗琪罗的胸口闷得慌，下意识地拉拉袖口。

朱理二世的白发白须里充满着爱走极端的脾性，刚愎自用的放肆手段曾使得他的前任亚历山大六世浑身发抖。

他的目光扫射了一下周围，挥挥手示意众人向前靠近。

“ 圣彼得教堂留下了你的才华，聪明的小羊羔。 ” 教皇的声音并不是想象中那么威严。

米开朗琪罗抬起头，与教皇的目光一相遇，就有些不安。

“ 圣父，圣彼得教堂的陵墓位置…… ”

“ 中央。 ”

“ 我，愿意服从陛下的圣旨。 ”

……

米开朗琪罗在一家客栈里住下时，不由得觉得好笑。

圣彼得教堂里已有了 20 多位教皇的陵墓，哪来的这么多空余的中央位置。

关于朱理二世的传说，米开朗琪罗听了不少。自己刚被召到这里，就遇上这么一个难题。究竟是教皇故意考验自己，还是……

不过想想教皇谈起建造自己陵墓的庞大计划，米开朗琪罗又兴奋起来。他在烛光下画出了陵墓的大致轮廓。

第二天，陵墓草图摆在昔日好友银行家雅格布·盖洛的面前。

“ 你想做一个忠实的仆人吗？ ” 盖洛收起了刚才惊喜的脸色。“ 40 个雕像，你想花去 100 年时间？ ”

米开朗琪罗显然没考虑到这么多。昨晚上他的脑子里都是摩西·圣保罗俯瞰身姿，还有一群可爱的小天使抬着大理石陵墓，从白云中飞落到圣彼得教堂里。

“ 我可以请助手。 ” 米开朗琪罗认真地掰着手指，说出一个个熟悉的名字。

“ 你还想出现第二个都奇奥圆柱子上的可怕窟窿？上帝需要的是你这双手，不是别人的。 ” 盖洛拍拍米开朗琪罗的肩膀，“ 坐下来，让我这个老头来给你算算，教皇会给你多少金币。 ”

朱理二世身边有一位阴沉着脸的建筑师，他的浅绿色眼睛一直盯着米开朗琪罗的脸。

“布拉曼特，你最理解美丽的建筑词语了。”教皇的目光从陵墓设计草图上移开，高兴地说。

“圣父，你的胸怀比得上美丽的海洋，阿尔卑斯山脉下的基督世界永远最美丽。”布拉曼特低下头小心地回答。

米开朗琪罗已经从布拉曼特玫瑰花苞似的嘴唇上，隐约地感到对方是一个强大而危险的对手。

布拉曼特（1444—1514）在伦巴底为米兰公爵效劳时，成功地设计了米兰圣玛利亚德莱格拉齐耶教堂的东部结构。该教堂的修道院餐厅就是达·芬奇《最后的晚餐》绘画之处。

当初米开朗琪罗离开罗马返回故乡时，布拉曼特就移居罗马，一直为教皇服务，他也兼通绘画和雕刻。

“米开朗琪罗，布拉曼特说你想亲自去卡拉拉选购大理石，你就马上去吧，带上1000枚金币。”

米开朗琪罗愣了一下，布拉曼特怎么知道我想去选购大理石？

在去圣彼得教堂的路上，米开朗琪罗保持沉默。

《哀悼基督》雕像仍然稳稳地放置在壁龛里，蜡烛光飘忽不定地跳闪，米开朗琪罗轻轻地拍拍雕像。

“很美。”布拉曼特从牙齿缝里挤出两个字。

果然，圣彼得教堂里已找不到建造陵墓的中央空地。随同前往的桑加罗建筑师说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在后院重新盖一个新教堂。”

米开朗琪罗的眼一亮，后院拆除一些旧建筑，清理一下，他的美丽陵墓计划有望实现。

布拉曼特也点头赞许，但看到米开朗琪罗兴奋的脸，心里开始盘算着如何向教皇禀报。

2 傲慢的后果

5年，1万枚金币，这是工程浩大的陵墓建造的全部报酬？

米开朗琪罗睡在床上，开始后悔到罗马来，银行家雅格布·盖洛的忠告已成为昨天的真谛：

“绚烂的晚霞只是一种廉价的安慰，谁也不知道教皇的金库钥匙在哪里，他的权力可以轻松地摧毁你坚硬无比的锤子。”

5年，1万枚金币。苛刻的条件，铁一般的时间限制，谁能说服教皇的心。

米开朗琪罗也试图提出“宽限10年”的要求，但得到的只是冷冰冰的两个字“不行！”

教皇的蛮横口气，根本没有任何商量余地。他说大理石是黑的，谁敢说是白的。

窗外黑漆漆的，月亮没露脸。米开朗琪罗也不想点起蜡烛。

房间里有一股潮湿的发霉气味，身下的床像一块被人遗弃的丑陋大理石，冷冰冰的，哪有一点温暖的感觉。

这是朱理二世的手下提供的住房，还吩咐米开朗琪罗每月交几个金币的房租。

米开朗琪罗还能与教皇讨价还价吗？

第二天，米开朗琪罗昏沉沉地出了罗马城，教皇已派人催他去选择大理

石了。

靠近利古里亚海边的卡拉拉小镇坐落在亚平宁山脚下，半山腰泛着雪光似的大理石，那是卡拉拉人祖祖辈辈的骄傲。

上帝赐给了他们赖以生存的来源，也教会了他们祖祖辈辈的公社制生活秩序。共同劳动，共同承担苦难。

在朱理二世未看到一尊大理石雕像之前，建造陵墓的一切费用都必须由米开朗琪罗自己承担。

幸好这里的生活费用比预想的要低，卡拉拉的工匠也像这里的大理石一样纯朴，他们喜欢用单音节表达自己的意思，多余的话就淹没在制服大理石的“当当”声音之中。

“米开朗琪罗，今天你会有好运气的。”采石场的头头热情地打着招呼。

“我会很高兴地看到。”米开朗琪罗在采石工的人流中，发现了他们和自己有着许多共同的语言，共同的感情，共同的肤色。

他暂时忘却了朱理二世的威严眼睛，兴奋地看着忙碌的采石场，“当当”的声音回荡在山谷里。

一个个粗壮坚硬的木楔子打进了大理石的石眼里，形成整齐的一条线。经浇水处理的木楔子自然膨胀，一道细细的裂开线出现。

木楔子被打得更深入，大理石的裂开线之间还会发出扩张的声音。

卡拉拉人勤劳和智慧都溶进了一块块洁白的大理石里，还有他们的歌声和爱情。

米开朗琪罗爬上了更高的山坡，远处的山峦像凝固的起伏波浪，静静地卧在迷茫的苍灰色天际之下。

脚下偌大的采石场变小了，人影像细小的虫子伏在白色的石层上。隐隐约约可以望见荒瘠的葡萄园，灰尘色的橄榄树，细小的树枝在微微摇摆。

大自然的生命在这广阔无际的天底下延绵繁衍，无声无息地接受上帝的每次恩赐，也默默承受着人间残酷无情的祸难。

顽强的生命，雷电般的意志，永恒的巨大纪念碑——兀现在身后的白色山头，促使米开朗琪罗产生了一个疯狂的念头：

雕刻整座白色的山头，它是地球上最壮观的雕像，地中海的水手都能看见。

我的气魄，我的才华，我的诗魂，我的生命，都在这里凝聚。

万能的上帝给我力量，贤明的教皇给我时间，我要征服世界上最美丽的大理石，永远写上我的名字：米开朗琪罗·博纳罗蒂。

卡拉拉夏天的烤晒，使米开朗琪罗的上身几乎脱了一层皮。山谷里的秋风已有着冬天的寒气，利古里亚海边的清新空气，也为他带来了好运气，采购了三块巨大的圆柱石。

但是，1505年的圣诞节令人感到压抑，米开朗琪罗回到罗马时，才知道银行家雅格布·盖洛已到上帝那儿去当仆人了。

巴尔杜奇已成为盖洛的继承人，米开朗琪罗硬着头皮向他借钱开支，因为卡拉拉之行已耗费了他的全部积蓄。

米开朗琪罗需要添置一个锻造工具的炉子，购买瑞典钢铁和上等的栗树木料。罗马的朋友还推荐了有经验的老木工和年轻的壁画家，充当他的助手。

建造陵墓的准备工作在寒冷的冬天里缓慢地进行着，米开朗琪罗心情越来越沉重，就像屋顶上的厚厚积雪，随时会压垮工棚。

梵蒂冈皇宫传出了消息，布拉曼特正在施展自己的特殊影响，竭力说服朱理二世放弃建造圣彼得老教堂后院的小教堂，准备让一座新圣彼得大教堂出现在阳光下，与老教堂互相衬托，成为罗马新景观。

对新圣彼得大教堂的设计竞赛是公开的，这对于布拉曼特来说，只是一个漂亮的外衣而已，他的经验和才华也足以使人大吃一惊。

布拉曼特在装修一新的邸宅里举行了一个很热闹的招待会，展示自己刚刚完成的新彼得大教堂的设计蓝图。

招待会的气氛使布拉曼特感到十分满意，有充分理由相信人们的舆论对他有利，因为朱理二世正在审查他的设计方案。

米开朗琪罗的太阳穴在一跳一颤，不祥的预兆在警告他，建造陵墓的事可能要夭折。

几个月后，新圣彼得大教堂第一块基石奠定仪式隆重举行，教皇朱理二世举起了胸前的金色十字架祝福时，布拉曼特的浅绿色眼睛眯成了一条线，上帝保佑了他。

米开朗琪罗才发觉这第一块基石的奠定，圣彼得老教堂不得不忍辱被拆毁。这一回，轮到他死死盯住布拉曼特的脸，但回答他的是得意、傲慢的浅绿色眼光。

从卡拉拉运来的大理石堆在米开朗琪罗住舍的后面，曾引起了许多人的惊叹。有的还去摸摸，不相信这些都是真的。

朱理二世也曾大为赞赏，捋捋雪白的胡子，说了一大堆愉快的话。

但是，现在这么一大堆的大理石成了沉重的负担，一种辛辣的讽刺，一种被愚弄的感觉。

布拉曼特已经使教皇相信一个可怕的命运的说法：现在建造陵墓是一场噩梦，被激怒的上帝会提前召唤教皇去天堂。

只要一想起布拉曼特的浅绿色眼睛，米开朗琪罗的太阳穴就会一跳一颤，他的强烈自尊心好像被一把生锈的钝刀来回割锉。

魔鬼，无耻的犹太！

米开朗琪罗瞪着布满血丝的眼睛，发疯似的大喊大叫。

布拉曼特亵渎了基督教最古老的圣彼得教堂，几十位教皇的灵魂将不得安宁。1462年，使徒安德烈的头骨遗骸庄严地被移置在这里，正是罗马强大力量才能提供这样神圣的庇护所。

用妖女般的声音迷惑教皇，重新建造新圣彼得大教堂，这是布拉曼特走向地狱的开始。

米开朗琪罗嘶声叫喊的攻击，引起了布拉曼特及其教皇宠臣的强烈不满。他们发出警告，如果米开朗琪罗再不闭上嘴，那么他将看不到第二天的太阳。

罗马的朋友也试图劝说米开朗琪罗，朱理二世是教皇政权的救星，他熟悉叔父西克塔斯任教皇以来的事变过程，因而教会最高职位公开买卖的腐败行径被制止。

建造圣彼得新教堂是朱理二世统一权力的伟大象征，这也是他作为一个“好厉害的教皇”让后世永远纪念他的理想方式。

米开朗琪罗也明白布拉曼特正是利用了朱理二世好大喜功的心理，同时

也让自己的名字随同朱理二世——圣彼得新教堂一起流芳百世。

因为艺术超越时间和死亡，布拉曼特轻松地达到了米开朗琪罗也想拼命达到的希望彼岸。

锤子和凿子的强硬性格已成为米开朗琪罗生命的组成部分，他不想失去这次绝好的机会，哪怕这是悬崖上只露出浅浅表层的大理石。

米开朗琪罗恳求晋见教皇，然而梵蒂冈皇宫的大门傲慢地拒绝他进入。

也许是朱理二世在处理繁忙的政务之后，想听听其他的声音，米开朗琪罗被获准进入皇宫内。

灿烂的阳光被严严实实地阻挡在高大的窗子外面，皇宫内只剩下令人不安的宁静空气。

“星期五，再说。”朱理二世长长的白胡子似乎都没动，吐出的声音却像雷鸣般炸响。

米开朗琪罗一肚子话还未倒出半句，他只是远远地站着，朱理二世也未招手示意他靠近。

布拉曼特并不在，但米开朗琪罗始终觉得那双浅绿眼睛躲藏在四周墙柱上的美丽花纹里，从四面八方盯着他，在逐渐缩小包围的压力。

米开朗琪罗舔舔干燥的嘴唇，拉拉衣领，转身去了。

以后，米开朗琪罗每天准时去梵蒂冈皇宫，得到的都是一个声调的回答：“明天。”

工场里的助手看到他那张阴沉的脸，都不敢上前问候，饭菜里的木工刨花味也会引起他的挑剔声音。

锻造炉子里的火越烧越旺，羊皮袋的鼓风还在使劲地灌输，火苗变成了淡蓝色，凿子被烧红了。

米开朗琪罗草草写下一张便条：尊敬的圣父，由于您的命令，今天我被赶出皇宫。如果您哪一天想起我，请您到罗马城外的任何地方来找。

晚上，米开朗琪罗离开了沉睡的罗马，佛罗伦萨在召唤着他。

第二天清晨，急匆匆追来的教皇骑兵，扬起了呛人的尘灰，波吉邦斯一家客栈的老板被惊醒了。

“米开朗琪罗，教皇有圣旨——接到此令，立刻返回罗马，否则严厉处置。”

早晨的第一缕阳光还未出现，远处传来牧羊人尖脆的鞭哨声。

米开朗琪罗揉揉眼睛，忍不住打了一个哈欠，他似乎还未明白，“各位大人，今天是星期五，还是星期一？”

“你不是被赶出皇宫的第一个人，圣父命令你回去。”为首的骑兵头目不动声色的说道。

“明天，再说吧。”米开朗琪罗挥挥手，转身要回客栈。

“站住。”几名骑兵围上来，马蹄下发出“得得”的声音。

顿时气氛紧张起来，米开朗琪罗昂着头，两只手交叉在胸前，准备迎击任何的攻击。昨晚他离开罗马时，已做好了最坏打算。

骑兵头目并未下令捆绑，因为教皇有令不准动用武力，“违抗教皇的意志，只会把事情搞得更糟。”

米开朗琪罗听得出这番话表达的另一层意思，“请稍候，我写一封信，你们可以回去交差。”

他在信中写道：“尊敬的陛下……你相信了那些谎言和谰言，对于真理的敌人，你却给他报酬。我，曾是您忠实的仆人，沐浴着您赐予的阳光。但是，我耗费的时间和精力，并不能使您感动。我愈辛劳，您愈不爱我。”

“我曾希望依赖您的伟大而伟大，曾希望您的公正胸怀与威严的宝剑将是我唯一的裁判，谎骗的回声在您那儿终止。”

“上帝把美德降临到人间，但总是被丑化，仿佛美德只能在一棵枯萎的树上，苦苦等待着开花、结果。”

3 亲 吻

“大锅会”俱乐部的成员像欢迎凯旋归来的英雄，热情地与米开朗琪罗拥抱。

“教皇的骑兵放了屁就走了？”

“你的武器就是一双手？”

“罗马是个强盗窠巢，教皇变成强盗的头脑。”

“万岁，我们的雕刻家。”

……

波吉邦斯客栈的事像长了翅膀飞到佛罗伦萨的每个窗口里。

是喜？是忧？是苦？是灾？

米开朗琪罗自己也说不清。家里人们仍很热情，但不像过去那样围着他，保持着一定的距离。

洛多维科很想知道自己的儿子离开罗马的真正原因，他关上门，坐在一边。

米开朗琪罗不想多说，生怕老父亲睡不好觉。后来在给友人的信中，他才透露出内心的恐惧：

“我，如果留在罗马，这城市将成为我的坟墓，而不是教皇的坟墓，这是我突然离开的主要原因。”

来自布拉曼特方面的威胁，米开朗琪罗深信不疑。因为忌妒之火在疯狂燃烧，将烧毁每一个狭隘心理人的最后理智。

第二天清晨，就有人来敲门，请米开朗琪罗到执政官的办公室去。

“你是第二个萨沃纳罗拉。”执政官索德里尼站在窗前，他的身影遮住了一部分外面柔和的光线。

“尊敬的大人，你记错了，我是米开朗琪罗·博纳罗蒂。”

“你冒犯了教皇，会给佛罗伦萨带来一场可怕的灾难。”

“不，贤明的圣父，知道哪里是光明，哪里是黑暗，我是他忠实的仆人。”

“佛罗伦萨不能重新让你履行合同，你应该明白。”

“尊敬的大人，你该去看看市议会广场上的大卫雕像，问问他，是不是害怕了。”

米开朗琪罗头也不回地走了，后面的索德里尼还在高声叫喊着，“你会后悔的。”

神话中酒神巴库斯的希腊原文是狄俄倪索斯，他是宙斯和卡得摩斯的女儿塞墨勒的儿子。塞墨勒因为硬要看宙斯的雷电而被殒死，遗下这个孩子。宙斯怕赫拉害死这个孩子，他在自己的大腿上开了个口子，把这孩子放在里面。宙斯走路不方便，因而狄俄倪索斯之意为“宙斯瘸子”。

教皇几次下了紧急诏令，“米开朗琪罗乃雕刻者，擅自出走，一味任性。据悉惧归，然寡人知天才者之禀性，故无愠意。若彼归顺，罪罚皆免，且乃享使徒之宠爱如旧。”

索德里尼诵读教皇诏令时的声音越来越严厉：“即使法兰西王也不敢公开与教皇对抗，因此佛罗伦萨必须请你去罗马。”

米开朗琪罗想逃到土耳其去，那里的统治者曾托人请他去作画。

但索德里尼警告他，“教皇的军队像秋风扫落叶那样强大，谁也不敢收留你。”

1506年11月，米开朗琪罗不得不低下了孤傲的头颅，离开了佛罗伦萨。不过不是去罗马，而是再次翻越亚平宁山脉，毫无表情地进入波伦亚城门。

许多波伦亚人悄悄打开门窗，想亲眼看看这不可一世的教皇朱理二世。

穿着制服的侍从将米开朗琪罗带到大厅外，朱理二世还在用餐。

教皇抬起头，看见的不是哭泣求饶的一副嘴脸，而是拒绝下跪的米开朗琪罗。

米开朗琪罗怀里还藏有佛罗伦萨执政官索德里尼的一封“乞求”信，但他不想拿出来，因为他觉得真理在自己这一边。

教皇的灰羊毛头巾没有摆动，米开朗琪罗站着的姿势也同样没有变。

双方僵持着，大厅里一片安静。

“米开朗琪罗，让我迎接你吧！”教皇沉不住气叫嚷起来。

“圣父，我一直在耐心等待星期五的到来。”米开朗琪罗不服气地回答。

“今天就是星期五，明天、后天都是星期五，这是我的意志。”教皇的白胡子都在抖动。

“不，明天是星期六，后天是礼拜天。”米开朗琪罗不由得提高了嗓门，固执地争辩着。

这时一位红衣主教生怕米开朗琪罗继续无礼，便上前几步，说：“陛下，请不要为他的蠢事发怒，像他这样的艺术家除了工作，在其他事情上都是不懂礼貌的。”

谁知教皇的火气更大，冲着红衣主教喊道，“你说的话，连我都不愿说，你才是愚昧无知。”

这出乎意料的雷霆之火，反而使米开朗琪罗感到兴奋，又有些难堪和内疚。

他似乎看见了教皇威严的另一面，人性的心理仍然支配着教皇的神圣权力。

锋利的刀剑与坚硬的盾牌相对抗，才能出现惊心动魄的壮观场面，平平淡淡的庸俗儿戏无法引起强者的心理刺激。

米开朗琪罗一步一步走上前去，周围的人也不知道他要干什么，教皇也没示意阻拦。

“圣父——”米开朗琪罗突然跪下。他佩服强者的伟大，更喜欢公开的较量，才能证明自己的非凡力量。对于布拉曼特的奸诈手段，他又恨又无奈。

教皇愣了一下，瞬间明白了。他无意中露出一个玩弄权术政治家的小小花招，便轻松地重新赢得了一个天才艺术家的心，这比他作为胜利者进入波伦亚城还要高兴。

教皇伸出了瘦骨嶙峋的手，上面戴着一个嵌着硕大宝石的戒指，让跪下的米开朗琪罗亲吻。

4 铜 像

躺在热气腾腾的椭圆形大澡盆里，热水浸透着全身的皮肤，米开朗琪罗伸直了双腿，闭上眼睛，飘来了一股百合花的清香味。

女人的拖地衣裙窸窣声音靠近了，两只柔软的手抚摸着他的头发，慢慢下移到他粗粗的脖子和结实的胸膛上。

“为什么不留下来？”

这甜润的声音使人想起幽谷里的潺潺溪水，调皮地在一棵绿荫蔽天的大树下亲昵地转个弯，嬉笑着不愿离去。

突然一阵寒风吹开了门，吹散了热气，蛮横地卷走了百合花香味。

“起来，起来，浇铸铜像。”粗暴的吼叫，从巨大的紫色皇座上发出。

米开朗琪罗不顾一切想爬出澡盆，但全身软绵绵的，拼命挣扎也没有用。

这时澡盆的四壁在飞快地上升，眼前顿时一片漆黑，头顶上只露出一碗大的小孔。

“哈哈……”上面传下来的笑声像炸雷般震耳，“你永远跑不掉，给我做铜像，铜像——”

米开朗琪罗惊醒了，屋里的火只剩下余烬，微微发红。大风把门窗撞得乒乒响，不知哪里婴儿被惊醒，啼哭声很快被淹没在呼呼的寒风里。

天快亮了，挤睡在一张床上的几个助手蜷缩成一团。

这是图斯坎斯街的一栋旧驿站房屋，石墙，砖地，天花板很高，后面还有一个较大场地的花园。

米开朗琪罗还是无法摆脱现实生活中的噩梦，为朱理二世铸造铜像。

“这不是我的本行！”米开朗琪罗苦苦乞求着，他害怕铸造失败，更担心损坏自己的名声。

“你对教皇的忠诚，就是你最大的信心和勇气。”朱理二世玩弄着手上的宝石戒指。

“我需要时间。”

“一个星期。”

在米开朗琪罗的素描本上出现了教皇的各种形象：合手虔诚作弥撒的神态，侧面怒视的面容，接见众臣的威严姿势，大笑不已的样子。

然而他自己拼命工作的苦相，被几个助手天天看在眼里。米开朗琪罗自己弄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把别人也拖得精疲力尽。

助手们开始讨厌这枯燥无味的工作，不是整天试验金属的熔化特性，就是修造砖炉，还要搬运一大堆笨重的泥塑材料。

泥塑像修理的最后工序总算完成了，米开朗琪罗并不觉得高兴，搓着手上的泥，嘴里不知在嘟囔着什么。

教皇来了，来审查自己塑像的模样。

随同人员发现泥塑像比教皇还要威严，连那宽大的袍子都似乎充满着凶残的杀机。

但没有人敢说，也没有人走上前暗示一下。

教皇显得很满意，还凑近泥塑像的脸，故意瞪了一眼，“陛下，你认识我吗？”

米开朗琪罗却产生了调侃的兴趣，“圣父，在你的右手中应该拿着什么

东西——一本书吗？”

“为什么要拿书，应该是剑，我喜欢锋利的剑。”

“那么另一只手呢？”米开朗琪罗紧追不舍地问道。

“向虔诚的羊羔祝福，或者……”教皇看看米开朗琪罗沾着泥的手，继续说：“或者是诅咒！”

米开朗琪罗低下头说：“如果有人不听话，就用这只手去惩罚他。”

教皇高兴地笑起来，周围的人也乐了。

米开朗琪罗趁这机会提出购买大批蜡的要求，为浇铸铜像作准备。他故意提高嗓门，让站在一边的司库大臣也能听见。

“米开朗琪罗要什么，你就给什么。”教皇吩咐着，司库大臣只好点着头。

佛罗伦萨的铸铜匠贝纳迪诺赶来了，5月的阳光已经晒得他满头大汗。

屋子后面的花园已成了浇铸铜像的工场，浓浓的黑烟懒洋洋地升起，然而大砖炉膛里的火仍然不能使人满意。

“但丁的地狱之火在你的脚下燃烧。”工场里出现了阿尔多乌兰迪的身影。

米开朗琪罗擦着被烟薰疼的眼睛，认出了当初第一次来波伦亚时遇到的恩人。

“大诗人维吉尔……还在用……早餐，我……只好单独先来……地狱了。”米开朗琪罗不时地咳嗽，断断续续地说完话。

“走完地狱之后就是炼狱，额头上象征着罪恶的P字，就会减少一个。”

“谢谢你的问候，阿尔多乌兰迪，蔚蓝色的天国之路都在我们的梦中。”

阿尔多乌兰迪扶着米开朗琪罗坐下，“波伦亚人都在议论着你的铜像，你有信心吗？”

“我相信他，”米开朗琪罗指指贝纳迪诺，“他是佛罗伦萨最出色的，他不用火，铜像也会成功。”

贝纳迪诺摆摆手，说：“别着急，亲爱的先生们，试验才是尊敬的老师，它会告诉我们什么时候的火神会变成美丽的仙女。”

一个多月之后，阿尔多乌兰迪打赌输了，他匆匆赶到波德罗斯大街时，已有许多人围住了铸造铜像的工场门口。

“吃奶的牛犊还会铸铜像，有毒的桃子都成了圣诞礼物。”

“这么多的铜也能卖个好价钱。”

“外乡人，回去喝你妈妈的奶汁吧。”

“瞧他们的模样长得多漂亮，大街上的女人都要吓跑了。”

“嘻嘻……”

阿尔多乌兰迪挥舞着手杖，轰走了幸灾乐祸的围观者。

大砖炉的火还在烧着，熔化的铜汁却未能达到预期效果，铜像只浇铸了上半身。

贝纳迪诺垂头丧气地坐在角落里，阿琴托弯腰拾起一根粗粗的木柴，又狠狠地扔到一边。

米开朗琪罗脸被烈日晒得又黑又瘦，身上灰一块、白一块，汗珠不时地顺着油黑的膀子滚下来。

失败，是个残酷的字眼，在米开朗琪罗的记忆中曾是一个空白。“我们的失败就是他们成功。”他不明白波伦亚人为什么这样残忍。

其实朱理二世是以入侵者的身份进入这个城市，又能受到谁的欢迎？他的铜像浇铸失败，恰好是一种象征性的严厉惩罚和心理上的愉快报复。

米开朗琪罗则成了无辜的失败者。

1508年3月，波伦亚城里响起了洪亮的教堂钟声，朱理二世铜像上的覆盖物徐徐落下。

“ 圣父—— ”

跪下祈祷的人们嘴里发出了含糊不清的声音，随风摇曳的烛光星星点点布满了教堂前的空地。

米开朗琪罗收拾好行李，回头看看浇铸铜像的工场，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折腾了一年多，现在带走的只是一身的疲劳和难以诉说的痛苦。

他没忘记与阿尔多乌兰迪告别，披着拂晓前的星光返回故乡。

朱理二世的铜像只有4年的寿命，1511年12月随着波伦亚被收复，铜像也遭到了摧毁。阿尔封斯·德斯特公爵买下了这堆废铜，下令铸造了一尊大炮，取名为“朱理”。

不过朱理二世的铜像头被保留了一段时期，米开朗琪罗却再也没有机会见到。

5 家

“欢迎你回家。”执政官索德里尼亲自站在台阶上迎接，他脸上的高颧骨都溢出了光彩。

据罗马传来的可靠消息，米开朗琪罗铸造的铜像，朱理二世十分赞赏，也使得索德里尼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当米开朗琪罗挣扎在铸造铜像的工场里时，索德里尼派出了外交官赴罗马，经过巧妙周旋，在谈判桌上达成了一系列协议，佛罗伦萨免遭类似波伦亚被攻占的命运。

米开朗琪罗则成为谈判桌上的重要砝码之一，他的艰辛劳动也成了政客们手中玩弄的下赌骰子。

朱理二世铜像闪耀着迷人光泽时，也是索德里尼放心地坐稳执政官宝座的时候。

米开朗琪罗哪里会明白政客们的杯子里的酒是什么颜色，现在能够回到自己的故乡，重新睡在自己舒适的床上，调养精疲力竭的身体，这已足够了。

索德里尼瞟了一眼米开朗琪罗粗壮的手，改变了准备上前握手的主意，作了一个请进的手势。

“原来请您雕刻十二大使徒的合同仍然有效，画室继续归你使用，每月只收你8枚金币。”

索德里尼的灰色微笑，总使得米开朗琪罗好像踩到了一堆新鲜牛粪。

“谢谢大人的照顾，我也很累，但愿上帝能听到我的祈祷。”

米开朗琪罗没有进屋，有礼貌地鞠一躬，头也没抬就走了。

家里的墙上颜色有些暗淡了，父亲和两个弟弟都坐在餐桌边，低着头，都不说话。每人面前盆子里的汤快喝完了，汤匙碰到了盆底，发出了刺耳的声音。

米开朗琪罗擦擦嘴，说：“在法律上，我独立生活，但是我永远是这个

家庭的一员。”

低低的哭泣声从父亲的嘴里发出，凄凉的感觉迅速地传遍了每个人。

“我所受的一切痛苦，都是为了你们。”米开朗琪罗尽力压低声音，“我不想让人耻笑。”

“这里是我家，我想享受一下安静的生活。盛上热气腾腾的犊牛片烧豌豆，再喝上几口鲜美的汤，我们全家很长时间没有一起团聚了。

“我们可以到郊外的树林子里去，带上一大篮的食品，捧着但丁、彼特拉克的诗集，听听小鸟唱歌，这是我睡梦中的甜蜜休假。

“雕像制作是我生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应该给我带来快乐，忘记一切烦恼。

“但是，我现在完全听从命运的摆布，让它践踏，任意处置我。

“我不怕穷，也并不无聊。我已养成了不脱衣服睡觉的坏习惯，陷在一个无法挣扎的烂泥潭里。

“请大家相信我，我的一切忧虑，正是爱护你们才有的。”

米开朗琪罗再也忍不住了，放声大哭。一直积压在心灵上的沉重十字架，已把他变成了一个天才的怪物。

他从未在亲人面前说过这么多的话，他习惯把自己的全部感情灌注在锤子和凿子上。

他飘流异乡多年，每逢礼拜钟声悠悠响起时，他总是想到佛罗伦萨的大圆顶教堂。

为了故乡——家，他已经付出了所有的一切。

但是，米开朗琪罗只在家里睡了十几个晚上，又被教皇召到罗马去，一个世界美术史上的奇迹又将在他手中产生。

第五章 地狱之火

1 西斯廷小教堂

新圣彼得大教堂的地基工程进展缓慢，布拉曼特并不着急。他正想观看一场精心策划的讽刺喜剧，在他心目中至少是这样想的。

他已经派人去选择材料，准备搭设脚手架，地点在前面不远的西斯廷小教堂。

米开朗琪罗也已觉察到有一双浅绿色的眼睛在关注着他，竭力迫使他累垮倒下，喘着粗气被抬回佛罗伦萨。

波伦亚的铜像浇铸失败的阴影并没有完全消失，尽管他后来耗费了所有的精力，小心翼翼地使铜像两个模子部分完全吻合，总算成功了。但锉琢磨光的后期工程，几乎要把他活活地累死。

这次来罗马，朱理二世以轻松的口气赞美了他的创造天才。

“米开朗琪罗，你的谦虚美德使所有的人都大吃一惊，你有着非凡的创造能力。”

“铸造铜像不是我的本行，是上帝赐给我力量，还有你——尊敬的陛下慷慨地托起了太阳，拉长了时间马车。”米开朗琪罗恭维地说着。

“你的嘴像百灵鸟在歌唱，你的手像阿波罗那样神奇，我要让你成为世界上最好的画家。”

“不，我是雕刻家，拿画笔不是我的本行。”米开朗琪罗舔舔嘴唇。

“哈哈，我说你的谦虚美德太伟大了，你与芬奇公开较量绘画，早已传遍全意大利。结果你大获全胜，就像我的勇敢骑兵。”

“圣父，那是我的一时糊涂，想让家里的餐桌上有些笑声。”

“你不想让皇宫里也充满笑声吗？我，以朱理二世的名义，委托你拿起画笔，西斯廷小教堂的无棚壁画在等着你去创造。”

“……”

“你用不着激动，你的才华需要我的帮助才能产生，就像波伦亚、彼鲁查需要我去征服。”教皇冷冷地挥着手。

皇宫里发出了稀稀拉拉的掌声，表示称颂教皇的辉煌战绩。

这掌声是那样的刺耳，米开朗琪罗觉得浑身难受，耳朵里嗡嗡作响。

他坚信这又是布拉曼特的阴谋，那双浅绿色的眼睛并没有闭上。逼迫他逃离罗马，又怂恿教皇下令制作铜像。现在又要他拿起画笔，再次丢掉锤子和凿子。

这是强迫我出丑，用自己的手撒毁自己的脸，损坏名誉，耗费我的宝贵生命！

昏暗的西斯廷小教堂有44米长、14.3米宽、23米高，里面冷冷清清，惨淡的阳光渗进高大的窗户。

他对于这里小教堂的设计者乔凡尼诺的名字并不陌生，因为是他的同乡佛罗伦萨建筑家。

圆筒状屋顶的穹窿顶，四周大面积的墙壁，设计者已考虑到小教堂是一本形象的圣经，让虔诚的教徒作礼拜祈祷时，从装饰的壁画和雕刻所表现的艺术形象中去感受和认识基督的哲理。

在这四周的壁画上，米开朗琪罗还能认出不少佛罗伦萨画家的名字：S·博

蒂切利（1445—1510）、佩鲁吉诺（1450—1523）等人，其中还有他的第一位绘画老师吉兰达约，他于1480年应教皇诏令来作壁画的。

小教堂的穹窿顶上已绘有蓝色的天空和几颗星星，但这深邃无限的意境，被横贯穹窿顶上的一道拱梁所破坏。

米开朗琪罗明白这就是要重新装饰的绘画范围，仅仅是遮丑覆盖，披上一件庸俗、漂亮的外衣。

“3 000枚金币，这是你的报酬，我还可以再付5个助手的工钱，现在你该满意了吧。”教皇傲慢的恩赐，深深地刺疼了米开朗琪罗的心。

他粗粗地计算了一下，这穹窿顶少说也有四五百平方米。在屋顶中间绘上装饰图案，四周以十二大使徒形象为主，这些已是一个庞大的壁画计划，还从来没有人干过。

人们习惯以平视的眼光去观赏绘画，谁又会不顾仰头的难受，长时间地去欣赏头顶上的壁画？

侮辱性的涂画，偏偏要一个雕刻家来绘制。

米开朗琪罗怒气冲冲地离开了西斯廷小教堂，他不想马上返回住宿的房间，毫无目的的散步把他引到了罗马的城外。

傍晚的罗马沉浸在夕阳余辉之中，台伯河像一根飘带静静地绕着杜兰黄白色石墙。

梵蒂冈皇宫周围还拥挤着一些小盒子似的民屋，模糊的青石瓦屋顶和小小的砖砌烟囱显得衰老、疲倦。

这些建筑物已存在了多少年，将来还会存在吗？

米开朗琪罗觉得自己只是漫长历史岁月中的一粒尘埃，能够留在这美丽世界上的只有自己的不朽作品。

“圣父，你既然给予画笔和时间，那么我就有权力支配。”米开朗琪罗抛开了甜腻的恭维话，直接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可爱的小羊羔，你又遇上了什么风暴？”教皇今天的心情不错。

“有人想热情地拥抱我，为我搭设脚手架，但是我想说声，不。”

站在一旁的布拉曼特很是吃惊，他没有料到米开朗琪罗会在教皇面前公开谈论此事。

原先他想要弄一个小花招，先让拱木打进墙里，再铺设木板。

坚固的吊架外表容易迷惑人，却会留下以后补墙洞的后遗症。这个危险的希腊礼物，马上被米开朗琪罗一眼识破。

“陛下，搭设脚手架的事，我确实不清楚，这些天，我一直在思考新圣彼得大教堂地基的问题。”布拉曼特一副极为诚恳的样子，使其他的红衣主教等人微微点头赞许。

“无耻，卑鄙。”米开朗琪罗在心里狠狠地骂道。

“不过西斯廷天顶壁画制作不能拖延，否则会耽误了陛下做弥撒的圣事。”布拉曼特不紧不慢地提出建议。

教皇看看米开朗琪罗，又瞧瞧布拉曼特，“你们俩都是亚平宁山峰上的两块巨石，同时享受到第勒尼安大海上的第一缕月光，你们心中的秘密，上帝都清楚，回去祈祷吧，我的两只小羊羔。”

爬上脚手架，已经是大汗淋漓。只要一伸头，登上绘画的脚手板，就像进了闷热的火炉。

长长的半弧形穹窿顶里光线很差，要凑近才能看清画笔下的颜色。

米开朗琪罗将粗糙的纸按在穹窿顶的空白处，踮起脚，使劲睁大眼睛，小心地剪下空白处的轮廓。

热烘烘的空气似乎凝固了，像一件无形的羊毛大衣紧紧地裹在身上，挤出每一串汗珠。

手上的工具已经被汗水湿透，米开朗琪罗的双手在粘乎乎的衣服上擦擦，不料额上的汗珠掉进了眼里，又涩又疼。

他不想喊助手来帮忙，这个素描的尺寸必须由自己来掌握。

按照原来设想，将四周画上十二使徒。但一量尺寸，不由得令人吃惊，穹窿顶是半弧形的，绘画面积必然增加，使徒形象也变得异常巨大，已失去了适当的比例，破坏了穹窿顶壁画的整体性。

米开朗琪罗的手不由得停下来，他的脑子里出现了讨厌的一片空白。

中午的烈日肆虐地烤晒着一切，也烤得脚手架上所有的东西不断地加热升温。

他的脑袋热烘烘的，似乎都能感受到脑子里轻微的炸裂声，太阳穴又在痛苦地一跳一颤。

在他眼前闪跃着但丁《神曲》的地狱之火：

那永恒的热火也是这样降落，
沙地全被燃着，就像钢击火石，
燃着火绒一般，而倍增痛苦。
那些可怜的手啊挥个不停，
一会这里，一会那里，
不停地躲闪着新的燃烧。

一丝丝清凉的夜风唤醒了米开朗琪罗的知觉，他已经昏昏沉沉地睡了一下午。

助手把他扶下脚手架，并把一张张他画的尺寸图放在他的身边，尺寸图上还留着发黄的斑斑汗迹。

大大小小的星星眨着疲倦的眼睛，睡意朦胧地停留在浩淼无垠的天幕上。一弯残月好像被闷热的空气烧焦了大部分，孤凄地叹息着。

一颗流星飞快地掠过寂寞的群星，消失在神秘的夜幕深处。

“又有一个灵魂去见上帝了。”

米开朗琪罗吃力地站起来，用凉水冲冲头，脑袋反而更加沉重了。

他曾乐观地估计还用 200 多天可以完成西斯廷小教堂穹窿顶的壁画。但新来的 6 名助手，水平高低不一，令人头疼。

追求完美，一直是米开朗琪罗的艺术宗旨。雕像的每一个稍稍转动的不同侧面，都必须经得起挑剔眼光的审视。

今天中午他已敏感地发现画面整体的比例问题，他相信自己眼睛的准确性。

但是一个隐隐约约的危险预兆已出现，难道还会出现类似铸造铜像的失

败？

他展开草图，拿着蜡烛，又重新思考。但脑袋越来越沉重，像顶着一块大理石。

他支持不住了，重重地倒在草图上，手中的蜡烛也摔灭了。
东方的天边已露出了黎明前灰白色的亮光。

圣诞节快要到了，米开朗琪罗心里很不安，他总觉得这次穹窿顶壁画的设计有问题。再过10天，另一张草图就要放大，描绘到穹窿顶上去了。在这之前，他必须作出明智的选择。

天黑了，他最后一个离开西斯廷小教堂。他的两只手都冻僵了，迫使他不停地跺脚。

这时天上掠过一道白光，不由得使他想起了那个闷热的夏天夜晚。
万能的上帝创造了这个美丽的夜空。

这时一个闪电般的感觉猛然升起，《创世纪》的故事迅速地占据了整个心灵。

他突然惊喜地叫起来，像个小孩子似的又跳又唱，把帽子扔上天。街上的行人都以为他疯了，急忙闪在一边。

有了绝妙的构思，等于完成了一半的艺术创造。

米开朗琪罗太兴奋了，一晚上没睡好，第二天就吩咐助手停止工作。
助手们还未反应过来，他已经急匆匆地向梵蒂冈皇宫跑去。

“米开朗琪罗，你的新计划令人吃惊，现在我相信了外面的传说，你的确是一个天才的怪人。”教皇做了一个奇怪的手势。

在刚提出绘制壁画时，米开朗琪罗大发火，竭力辩白自己不是画家。但现在却要扩大壁画面积，还高兴得像挖到宝藏的守财奴。

真不可思议。教皇与群臣都只好耸耸肩膀，表示无法理解。

米开朗琪罗脸上溢满着笑容，只要能够实现自己的新设计，不管人家怎样议论。

但他有一个坚定的信念：绘制这幅巨大壁画的作者仍然是雕刻家米开朗琪罗，并不是顶着画家头衔的米开朗琪罗。

这就是他心中的秘密，一种无声的强烈抗议。

他，是戴着面具跳舞的囚徒。

3 创世纪

西斯廷小教堂里空荡荡的，助手们大都被辞退了，脚手架上也失去了往日繁忙的景象，显得冷冷清清。

地上散落了不少带着颜色的灰泥残骸，穹窿顶上有的灰泥还未铲干净，留下了原先壁画的痕迹。

米开朗琪罗疯了！

回到佛罗伦萨的助手们都摇着头，叙说着米开朗琪罗的怪性格，好端端的穹窿顶壁画，颜料还未干，就被他粗暴地下令铲掉。

助手们不愿动手，他夺过拔钉锤，发疯似地拼命敲砸壁画。

“你们都回去，我，一个人干。”

米开朗琪罗的声音在小教堂里回荡，没有人相信他能独自完成四五百平

方米的壁画。

除非他是天才，他是艺术狂人。

助手们亲眼目睹的事迅速地传遍了佛罗伦萨。经过大肆渲染的米开朗琪罗怪人怪事，则越来越离谱，最后干脆说他死了。

米开朗琪罗家里人起先不相信，可是后来听到的有关细节很具体，就像是刚刚发生的。

大弟弟波纳罗托悄悄地离开了佛罗伦萨，急忙赶往罗马，去打听米开朗琪罗的下落。

灿烂的生命啊，我们的
天庭里的仁慈是由你记载的，
愿你的希望在这高空响彻各处；
你知道基督把更多的光明照耀
……
抬起你的头来，再坚定你自己，
因为既已从人间来到天堂，
一定已在我们的光芒之中锻炼成熟。

但丁《神曲》的天堂之歌，米开朗琪罗都能背诵，他需要从中获取精妙的设想，充实自己的智慧宝库。

他已发现长长的穹窿顶可以划分为中央与周围两大部分。中央部分按照拱顶梁的建筑框边划分，恰好拟定为9组人物主题。

周围部分除去四个角，那么左右两长列部分按照错落有致的建筑边框，也可描绘9个人物。

这三个“9”也许是巧合，不妨隐喻着基督“三位一体”最深邃的奥义。中央部分绘上《创世纪》9组人物的圣经故事，如同一轴心上的九重天，那么西斯廷小教堂的穹窿顶也就象征着绚丽灿烂的天堂。

但丁“诗魂”的再度出现，溶入米开朗琪罗的整体构思之中，他更愿意把这穹窿顶壁画看作是《神曲》格式的一节三韵句的完美诗体。

他不满足西斯廷教堂四周前辈壁画的传统形式，潇洒地跳出窠臼，淋漓尽致地表现自己擅长描绘的人体美。

他将大胆地采用自己熟悉的雕刻手法，高度浓缩《圣经》故事，坚决凿去一切繁枝蔓叶的多余部分。

一幅幅各自独立的人物主题壁画，将是一尊尊有强烈立体感的雕像画。

他要超越前人，将雕刻与绘画的姐妹语言融会为自己首创的辉煌壁画艺术。

他被剥夺了拿起锤子与凿子的权力，但他的艺术思维仍在高速运转，他的天才仍然顽强地以其他艺术方式显示出来。

不过在穹窿顶的中间长列里如何表现《圣经》故事，选择哪一个典型情节，米开朗琪罗则在苦苦思索。

波纳罗托好不容易摸到米开朗琪罗的住处，但是大门紧关着。敲了一会，也不见有人来开门。

他只好失望地再次向西斯廷小教堂方向走去，不过他也稍稍宽慰一些，米开朗琪罗没有死，也没有疯，仍然在绘画，在挣钱。

其实米开朗琪罗已经全身投入到绘制壁画中去了，不准任何人进入西斯

廷小教堂内。

幸好兄弟俩未遇上，否则米开朗琪罗的一肚子怨气有可能发泄在波纳罗托的身上。因为他描绘的“大洪水”故事的壁画发霉了。

灰绿色的霉点像一片片令人作呕的苍蝇蛆，几乎布满了刚刚完成一半的壁画，画上的人物也模糊不清。

壁画底的新鲜白灰泥太潮湿，心急的米开朗琪罗未能给予高度重视，就将颜料涂上去。这时他想起了当初吉兰达约提出的忠告：

“清早，必须使颜料保持液体状态，避免堵塞新鲜白灰泥的气孔。到落日时，灰泥会吸收一点颜料。”

原先担心的失败还是出现了，米开朗琪罗十分恼火：“愚蠢、笨蛋！”

在脚手架下面的助手听到上面突然吼叫的声音，吓了一跳，脸都惨白了。

沾着颜料的灰泥纷纷落下，发出“劈劈拍拍”的声音，这似乎是米开朗琪罗痛苦地拷打自己灵魂的惨叫。

没有人来安慰他，他也不需要任何人的安慰。没有人同他说话，他也没有时间说话。

他整天处于半疯狂的亢奋状态，把自己关闭在西斯廷小教堂里。

他在写给父亲的信中，透露了自己焦灼不安的心情：

“我的精神处在极度的苦恼中。一年以来，我从教皇那里没有拿到一文钱；我什么也不向他要求，因为我的工作进行的程度似乎还不配要求报酬。工作迟缓的缘故，是技术上发生困难，因为这不是我的本行，因此我的时间是浪费了。愿上帝保佑我。”

米开朗琪罗的笔下后来出现了亚当与上帝的形象。

亚当是一个年轻俊美的理想人物。

他弯曲的右胳膊支撑着侧转的上身，伸直的左手臂搁在弯曲左腿的膝盖上。

他裸露的全身有着发达、清晰的肌肉，和谐的比例使他身上各部分显得匀称和完美。

他凝视着飞来的上帝，左手指想竭力抬起伸直，强烈渴望获得新生的力量和智慧。

虚幻中的上帝也成了有血有肉的智慧老人，他那被风吹开的宽大斗篷像鼓起的风帆，他的白须白发都在飞动，增加了凌空而下的飘逸感觉。

他伸出的有力的右手指与亚当无力的左手指之间，形成了瞬间即将触碰的紧张状态，这正是整个画面的视觉焦点。

静止的焦急等待与飞速而来的慷慨给予，双方灵魂碰撞出意志和感情的璀璨火花，象征着人类的伟大创造力。

神的特征世俗化，人的个性英雄化，鲜明地显示出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时代特征。

亚当侧转的上身与下肢形成两个方向的体积两大面，这正是米开朗琪罗典型的雕刻语言。

上帝拉直全身强烈向前倾冲的姿势，不由令人想起《布尔威德躯干》的古希腊雕像[※]。虽然只存留躯干和大腿，但它的前倾动势和健壮的肌肉，仍然

[※] 大后成为一个勇猛而又善良的青年，常和朋友们一起坐着豹子拉的车出去狩猎、游玩。他曾受到老羊角

蕴藏着巨大的力量和生命感。这些都曾使米开朗琪罗惊叹不已。

米开朗琪罗继续使用熟悉的艺术技巧，通过亚当与上帝两人互相对视的眼神，缩短了双方心灵之间的距离，烘托出画面各部分有机联系的整体性。

他毅然放弃《圣经》故事的细节：上帝将生气吹在亚当的鼻孔里，就成了有灵魂的活人。

创造性地选择了双方手指碰触的细节，这恰恰是米开朗琪罗注重人体上每个细小部位的雕刻语言“嫁接”的结果。

似乎简单的构图却蕴含着变化多端的心灵感受，朴实的画图却有着强有力的创造性的冲击波。

艺术的最高境界是无技巧。

米开朗琪罗趴在地上绘制这幅草图时，并不知道他在创造世界美术史上的一个奇迹。

《创世纪》是描写上帝创造人的圣经故事，但是米开朗琪罗则在创造自己的万能上帝——伟大的人类。

4 残酷折磨

近 20 米高的脚手架成了残酷折磨米开朗琪罗的高台牢房。

半弧形穹窿顶逼迫他挺胸后仰，脸部凑近白灰泥，瞪大眼睛，使劲盯着画笔下的每个细小部分。

违反自然常规的绘画姿势，迫使腰椎吃力地支撑着异乎寻常的上身重量，脊椎骨节之间似乎都会发出紧缩压迫的呻吟声。

难以忍受的酸疼感觉迅速传遍全身，手指冰冷，胳膊麻木，大腿肌肉都全不由自主地抖动起来。

他坚持着，仍然不愿轻易放下画笔，他要紧紧抓住时间的后背衣领。

突然几滴清冷的液体飞快地落下，他甚至不愿躲闪，任意让颜料掉在脸上，绽开出一丁点大的花朵。

头顶上的壁画描绘，必须踮起脚，伸直脖子，竭力拉长全身，画笔的顶端才是他的艺术触角。

刚刚到他小腿部分的下面壁画，他只好歪着头蹲着，蜷缩成一团，大腿紧靠着胸部。

这种自我压迫、自我折磨的残酷感觉，给他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后来他果真雕刻了一个全身蜷缩成一团的奴隶雕像。

粗粗的喘气声，酸臭的汗味，疲倦的脑神经，使他真想扔掉画笔，躺在脚手架上，舒展一下麻木的四肢。

不，不能躺下。现在描绘的每一笔都有可能是致命的败笔，他必须亲眼观看白灰泥与颜料的效果。

他强迫自己忍耐着，嘴唇周围的胡子在痛苦地微微抖动，他要顽强的意志战胜生命的极限。

外面起风了，一道闪电划亮夜空，紧接着雷霆之神大发怒火。

小教堂里的烛光被吹灭了，他在黑暗中摸索着再次点亮。

他已无法完全恢复到正常人的站立姿势，他看见了面前的壁画，不由得后仰挺胸，脸面朝上，慢慢地举起了画笔。

晃动的烛光映衬出一个衣衫褴褛的天才美术大师。

西斯廷小教堂的大门无法拒绝吹来的风，佛罗伦萨寄来的家信不时地挑动着米开朗琪罗敏感的神经。

60多岁的老父亲洛多维科总是为了钱的问题，写信来诉苦，呻吟叹息。

疲惫不堪的米开朗琪罗只好停下画笔，安慰他：“你不要烦躁了，这并不是人生遭受侮辱的事情……只要我自己还有些东西，绝不会让你短缺什么……如果你不能和其他的人一样去竞争荣誉，你应当为有自己的面包而知足了。”

几个弟弟都想依赖米开朗琪罗，并争着伸手乞讨金币，甚至提出要买下佛罗伦萨城郊的庄园。

米开朗琪罗明明知道这是无礼的索取，但他仍然遵守原先的诺言，全力支持这个衰败的家。

烦闷的心情显露在他的笔下，“12年来，我为了意大利过着悲惨的生活，我受着种种痛苦，我忍受着种种耻辱，我的疲劳毁坏了我的身体，我的生命经历着无数的危险，只为要帮扶我的家庭。”

米开朗琪罗昏沉沉地在脚手架上绘图时，总觉得有两双眼睛在黑暗中盯着他。

这是一种古怪的感觉，就像在大雾里行走时，自己无意去注意别人，别人却能有意识地观察着。

他的助手忍不住告诉他一个惊人的秘密：布拉曼特和年轻的拉斐尔来偷看过壁画。

5 拉斐尔

他，天生着圣母般的一张漂亮脸蛋，柔和的细眉，光滑的鼻梁，和悦可亲的目光，这些足以解除最恶毒的仇敌武装。

他的原名是拉法埃洛·圣乔奥，以后则以拉斐尔（1483—1520）的名字享誉于世界美术史，奠定了西方近代绘画的秀美优雅典范风格。他的作品以圣母像为主，有“画圣”之称。

拉斐尔出生在乌尔比诺，父亲是乌尔比诺公爵的宫廷画师，他从小随父作画。

他21岁时描绘的《圣母的婚礼》，不仅充分吸收了绘画老师佩鲁吉诺的宁静柔美风格的精华，并在构图和形象塑造方面都有创新。

1504年，米开朗琪罗的《大卫》雕像，使得刚来佛罗伦萨的拉斐尔惊叹不已。他又亲眼目睹了米开朗琪罗与芬奇在市议会大厅作壁画的公开较量。

在佛罗伦萨工作和学习的4年里，显示出他的非凡才华和聪颖的天资，这对于他的艺术成长具有重要的意义。

布拉曼特早年也在乌尔比诺学艺，1508年他把拉斐尔带到罗马，推荐给朱理二世，这时拉斐尔才25岁，成为“幸运童子”。

对于拉斐尔的名字，在米开朗琪罗的记忆中有些模糊了。那时在佛罗伦萨的拉斐尔还是个彬彬有礼的孩子，身上的黑袍沾上了颜色，肘弯处也已磨破了。

“我可以临摹你的画吗？”拉斐尔的眼神告诉米开朗琪罗，他十分钦佩这幅“卡西纳之战”的壁画草图。

他腼腆地说：“在达·芬奇那里学到的已经不够用了，我也想……”

不久米开朗琪罗赴罗马，很快将此事忘了。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这个腼腆的孩子在达·芬奇面前却说：“米开朗琪罗还不配替您解鞋带。”

不过米开朗琪罗描绘人体美的雄健风格，在拉斐尔这时期的《基督下葬图》等作品中有着明显的影响。

现在拉斐尔正在为梵蒂冈皇宫签字厅作壁画，包括天顶和四壁。

他自然很想窥视一下米开朗琪罗的壁画制作。

布拉曼特未等拉斐尔吞吞吐吐地说完，便已明白。他俩都很清楚，偷看别人绘画，这是同行中的最大忌讳。

半夜里，两个黑影像幽灵一样出现在西斯廷教堂的大门前，布拉曼特的钥匙扭了几下，才好不容易打开笨重的铁锁。

诺大的教堂里漆黑一片，只有模糊不清的脚手架上还有一闪一亮的烛光。

他俩没有想到半夜里米开朗琪罗还在工作，犹豫了一下，他俩还是小心翼翼地踩上了梯子。

脚手架上的烛光越来越亮，也渐渐能看出头顶上部分壁画的一个轮廓，这对于内行来说已经足够了。

米开朗琪罗的奇特作画姿势，使他俩大为惊奇。在不得不佩服米开朗琪罗的独特构思和高超技艺的同时，也暗暗讥笑米开朗琪罗只是一个艺术疯子。

他俩由于得到教皇的宠爱，都已获得了丰厚的薪金和奢侈的别墅，还有漂亮的女友。教皇举行的狩猎娱乐活动和盛大的宴会上都有他俩放肆的笑声。

但是米开朗琪罗又有什么可以享受呢？

有人在痛骂拉斐尔的纵欲淫乐，他笔下的温柔典雅的圣母像，竟然是他放荡情妇的模特画。

也有人憎恨拉斐尔谄媚的甜蜜香味，将自己的艺术才华恭卑地迎合权贵们的心理，肉麻地吹捧这些显赫一时大人物的战功业绩。

米开朗琪罗偏偏不愿追逐献媚的鲜艳色彩，漂浮的轻快的透明的娇柔形象不是他的嗜好。

他更愿意以自己的方式描绘这个世界，创造前人未发现的人类之美。

这些是拉斐尔无法模仿，也无法理解的艺术境界。

因为米开朗琪罗与拉斐尔毕竟属于两种不同风格的艺术大师。

朱理二世则耍弄一些政治手腕，充分利用他俩的艺术才华，为自己的统治服务。

布拉曼特和拉斐尔窥视壁画的丑事传开后，教皇没收了布拉曼特的钥匙。

“米开朗琪罗，什么时候能让春风吹进西斯廷小教堂？”教皇耐心地问道。

“我的眼睛都已经分不清春风和秋风了，令人遗憾。”米开朗琪罗不想抬起头，因为他脸上的颜料还未擦去。

“你的天才和意志应该得到报酬，可怜的小羊羔。”教皇吩咐司库大臣

立即拿出 500 金币。

米开朗琪罗还是没有抬起头，但是他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

“ 圣父，米开朗琪罗需要有人帮助，到第勒尼安海边休息游玩。” 布拉曼特眨着浅绿色的眼睛说，“ 拉斐尔也愿意为他画肖像。”

教皇忍不住笑起来，花白的胡子也在抖动。

“ 哈哈…… ”

高低不一的笑声从一张张大大小小的嘴里发出。在米开朗琪罗听起来，却像驴叫的、猪哼的、狗吠的，甚至像野猫发情时的“ 呜呜 ” 声。

这时拉斐尔却在细心地修改壁画的局部设计，他放弃了皇宫签字厅屋顶壁画的原来构思，只是按照传统的图案框格装饰。

他必须回避一个危险的敏感词语：抄袭。

他把主要精力放在四周的壁画上，精心设计了分别代表人类精神活动的 4 个方面：神学、哲学、诗学和法学，巧妙地与签字厅的内涵形成有机联系。

这点与米开朗琪罗的构思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后者将《创世纪》故事与西斯廷小教堂的宗教精神和谐地吻合。

拉斐尔还注重绘画表现与建筑装饰的协调，这更是米开朗琪罗对西斯廷小教堂壁画精心设计的重要特点。

如果仔细地琢磨拉斐尔《教义的争论》画面以云层分上下两部分等构思，与西斯廷小教堂穹窿顶的壁画整体设计相比较，就不得不佩服拉斐尔是善于吸收前辈成果的青年艺术家。

拉斐尔花费了 3 年时间完成皇宫签字厅的壁画，获得了空前的成功，被誉为壁画艺术的登峰造极之作。

当拉斐尔骑着阿拉伯白马（辔头是金制的，上面还镶了很多宝石），后面跟随着许多狂热的崇拜者时，米开朗琪罗还未完成西斯廷小教堂的壁画，还在苦苦挣扎。

不同的命运，不同的机遇，造成了他俩后半辈子不同的人生道路。

6 画了一半

米开朗琪罗睡在脚手架上，两条小腿如同火灼一般疼痛，刚才他已没有力气脱靴子，助手只好爬上来帮忙。

“ 啊—— ” 米开朗琪罗疼得大声喊叫。

靴子被使劲拉下来了，还有他小腿上血淋淋的一些皮。

一股难闻的混合味道扑鼻而来，因为他已经一个多月和衣睡觉，靴子也始终未脱下。

一天 24 小时的 2/3 的时间里，他在不停地绘画。即使休息，他脑子仍在高速度地运转，一旦出现灵感的神光，立即爬起来。

外面大街上几乎没有行人了，连那些放纵淫乐的贵族绅士和小姐也累得不想动了。

黑洞洞的小教堂里，米开朗琪罗的眼睛还在下意识地一眨一闭。这已成为他在工作时的习惯，生怕颜料掉进眼睛里。

他的屁股也肿疼得难受，那是他整天坐在新搭起的高台上的原因，这样眼睛才能凑近穹窿顶。

不论是蹲着、坐着，还是斜靠着、蜷缩着，他的胡须都要被落下的颜料

沾染上。

他翻个身，全身的骨架都会发出“嘎叭”的可怕声音。

他喘着气，胃腔里冒出酸醋的味道。脑袋还在膨胀，似乎要胀裂脑壳。

两只手不时地痉挛抽搐，连揉一下眼睛的力气都似乎丧失了。

他最担心的还是眼睛，今天下午他想看看波纳罗托寄来的信，外面强烈的阳光刺得他好长时间睁不开眼。

他迷迷糊糊地睡着了，但时时还会惊醒，因为教皇已派人通知他，明天要来观看西斯廷小教堂的壁画。

朱理二世的长袍拖在木梯子上，幸好勤快的助手已擦洗过了，否则米开朗琪罗可真要难堪。

米开朗琪罗清楚地听到朱理二世喘气的声音，一丝口水从他的嘴边溢出，登梯子的两只脚渐渐地显得很勉强，拄着手杖的教皇毕竟老了。

穹窿顶壁画已完成了一半，米开朗琪罗并不想声张，但还是让教皇知道了。

壁画上 50 多个人物并不显得紊乱，按照米开朗琪罗的设计，都有着自己的一方天地。

这些比真人的身材还要高大的壁画人物，有的在沉思，有的在阅读、书写、争论，有的仿佛在倾听上帝的声音。

小教堂入口处上方描绘的是先知撒迦利亚，意味着强调民族思想，注意道德的振兴。左右两个角上分别画着“大卫杀哥利亚”和“朱提厮杀荷洛芬尼斯”[※]，象征以色列民族英雄。

朱理二世似乎不在听米开朗琪罗的解释，他已被头顶上的辉煌壁画惊呆了。

他觉得自己才是这壁画的真正主人——上帝的代言人，壁画所展示的创世纪内容和先知们所提倡的新世界的大同理想，正是对他丰功伟绩的一种称颂。

应该让这伟大的壁画立刻被天下的人都知道，一种傲视寰宇的帝王雄心油然而升起。

教皇突然问：“什么时候才能画好？”

米开朗琪罗原先一直以为教皇在仔细观看，脸上露出了十分满意的神色，一年多来的辛勤劳动也终于被承认了。但是没想到自己一番精彩的解释被教皇粗暴地打断了。

“上帝还没有出现，我在耐心等待。”米开朗琪罗很不高兴地回答。

“我在问你，完成壁画的时间。”

“什么时候画好了就算画完。”

“不，现在就拆脚手架。”教皇蛮横地下令。

米开朗琪罗琥珀色的眼睛露出了惊疑的神色，他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教皇是不是疯了。

教皇却很满意自己的果断，米开朗琪罗的这副傻呆的样子，正是教皇所希望产生的反应。

随从熟谙教皇的脾性，准备上前扶着教皇下去。

“圣父——”米开朗琪罗的大声喊叫，震得教皇的耳朵“嗡嗡”作响。

[※] 葡萄藤发芽和秋收的时令举行酒神祭，成为古代希腊重要的节日之一。

教皇盯着一步步逼近的米开朗琪罗，他的眼皮不由得眨了几下。

“我扶你下去。”米开朗琪罗作了一个优美的手势。

教皇却好像受到了极大的侮辱，“你无权命令我离开！”

“请——”米开朗琪罗再次弯腰，作了恭请的手势。

“混账！”教皇愤怒地举起手杖。

米开朗琪罗本能地躲闪了一下，肩膀上挨了重重的一下。

他愣住了。四五百天的地狱般生活，天天像疯子一样拼命干，得到的却是这毁灭性的一杖。

愤怒、屈辱、凄怆、悲哀一起涌上了他的心头，眼前的一切在摇晃，教皇的脸变得模糊不清。

他与教皇之间的距离这么近，都能听到对方心的剧烈跳动，随时可能爆发的怒火，感染了周围死一般的寂静，似乎发出“滋滋”的燃烧声音。

教皇已发现米开朗琪罗的脸上肌肉抽搐了一下，掠过一丝不易察觉的阴影，便大声喊道，

“滚开！”

米开朗琪罗也不知道教皇何时离开，自己什么时候才回到住处。

善良的助手发现他喝得酩酊大醉，歪倒在椅子旁，身上一股难闻的酒气。

第二天，米开朗琪罗被助手推醒了。

在门外的阳光下，有一位穿戴华丽的教皇使臣。

“真抱歉，我还没有收拾行李。”米开朗琪罗平静地说着。

“亲爱的朋友，教皇赐给你可爱的金币。”使臣的笑容让人想起了春天。

“圣父恩赐给我的报酬，令人感动。”米开朗琪罗接过一小袋金币，随手扔在桌上。

“教皇的手杖喜欢落在他宠爱的羊羔身上，圣父吩咐我转达他的歉意，他也不希望再发生这种不愉快的事。”

使臣说完后，耐心地等着米开朗琪罗的回答。

“我可以留下？”

“教皇要骑上战马，远征北方。”使臣并没有正面回答米开朗琪罗的问题。

米开朗琪罗明白了教皇的用意，收拾好行李，离开了罗马。

1510年夏末秋初，西斯廷小教堂的壁画绘制暂停。

米开朗琪罗在佛罗伦萨的家里，度过了焦虑不安的几个月。

7 创造

1511年的新年钟声敲响之后，米开朗琪罗重返西斯廷小教堂。

经过一番折腾后，他改变了原来的整体设计，在以后绘制每组故事情节时，大大减少了人物形象。

米开朗琪罗确实想尽快结束工作，在脚手架上搭起了一个简易的住宿棚子。

在旁人看来无法理解的寂寞、枯燥的脚手架上的生活里，米开朗琪罗已习惯与笔下的人物互相交谈。

围绕着中央部分《创世纪》9组人物形象的穹窿顶周围，米开朗琪罗安排了希伯来圣经中的三大先知和十二小先知（15卷先知书均以先知的名字命

名），以及五大神巫（原先是上帝信徒，后来尊为上帝神谕的传达者）。

理想的先知（原先称“先见者”）自觉地承担起对国家和社会改革的使命感，试图建立和平、正义的乌托邦（世界大同）。

米开朗琪罗正是利用先知和神巫的形象来传达自己的理想的。

这些大小先知大都与书作亲密伴侣，有的两只手捧着书，有的掩卷沉思，有的秉烛阅读（他头上也戴着有蜡烛的特殊“帽子”，一个小天使正在点燃蜡烛，这可以看作是米开朗琪罗的生活写照），有的凑近书本专心地看，有的与小天使一起读书……

这本书象征着这些先知是智慧者、思考者、预见者和拯救者。

米开朗琪罗不愿给先知们蒙上神秘的宗教长袍，而是让他们生活在世俗社会里，披着淡黄色的宽松衣袍，或者披着厚衣，或者穿着露出双臂的短衣，或者露出结实的上身肌肉。

只有从这些先知的动作，联系他们各自的生平事迹，才能辨别出他们的大名。

平民式的英雄，世俗的理想人物，溶进了米开朗琪罗的创作激情。

朱理二世战败了，他丧失了军队和大炮，罗马的贵族也对他失去了兴趣。

“ 圣父，欢迎你的光临。”米开朗琪罗平静地说着，他深深知道失败的滋味，会给朱理二世带来什么样的心理阴影。

“ 我的宝剑快生锈了，战马的蹄子也该换换，唉——”教皇憔悴的脸上的皱纹里溢满了凄怆感情，两只手撑着手杖，不住地喘气。

“ 你还恨我吗？”

米开朗琪罗不想马上回答教皇的问题，把目光转移到角落里的一个壁画人物身上。

那是先知耶利米，代表了先知运动史的巅峰。他一生为了说真话而受尽折磨，终于殉道而死。

壁画上的耶利米留着长发长须，他弓着腰，低着头，侧身坐着，右手托在鼻子下，遮住了半个脸，双腿盘坐着。

他的眼睛凝视着一个方向，苦苦思索着一个他无法解决的问题，露出困惑的神色，但又不甘心忍受一次又一次痛苦的失败。

朱理二世低下了头，他再也没有勇气观看。

米开朗琪罗明白教皇此时的心情，但他在心里大声呼喊：谁能理解我——耶利米第二。

他搀扶着教皇下梯子，教皇无力的手膀像根细细的棍子，那身上传过来的体温感觉，令人感到不安。

教皇衰老了，也是一个凡身肉胎的人。

“ 你画了三年多了。”教皇还想摆出昔日的威严。

“ 上帝的《创世纪》故事还没有结束，小天使还想在空中飞几圈。”米开朗琪罗抬起头回答。

“ 我想把你从脚手架上扔下去。”

“ 梯子会把我送到地面。”

“ 万圣节，我必须在这里作弥撒。”

“ 尊敬的圣父，我听从你的吩咐。”米开朗琪罗是出于怜悯才答应的。

自 1508 年 5 月到 1512 年 10 月，历时 4 年，米开朗琪罗完成了西斯廷小教堂天顶的近 500 平方米壁画，这是世界美术史上最大的壁画之一。

其中形体鲜明的人物有 343 个之多，大部分比真人还大，有的甚至大 2 倍。其中原因之一是米开朗琪罗在设计时就已经考虑到穹窿顶离地比较高的艺术效果。

由于长期仰头挺胸绘制壁画，他的眼睛被损坏了。在以后很长的时间里，他读信或看东西时，必须举起放在头顶上才能看清楚，不由自主地作出仰头的残酷动作。

他创造了艺术美，艺术美折磨了他一生。

西斯廷小教堂的穹窿顶壁画引起了轰动，前来参观的人群络绎不绝。

一天清早，达·芬奇和他的学生佛罗西斯科出现在小教堂里，他一直犹豫着未能前来观看，但又不得不过来。

同行之间微妙而复杂的情感难以用言语来表达。

他惊呆了，未曾料到壁画的整体设计是如此的庄严华丽。

在他头上的壁画实际上分为三个层次，墙面上部窗户周围弧面窗及其高处的小拱间，画的是耶稣的各位祖先。

由于米开朗琪罗把一大片墙与天顶弯曲区域处理为一种凹面三角形结构，三角形之间的拱间画成宝座，形成了天顶壁画的第二层次内容，并交替出现了先知和女巫的人物形象。

第三层次是中央部分的《创世纪》故事。

使达·芬奇感到惊奇的是第二层次的人物是按照地面观者的视点作透视缩小的，产生了仿佛与壁画人物同处在一个空间里的效果。

中央部分人物则是按照壁画自身的透视法绘制的，使人感觉到壁画人物在空中活动，似乎近在眼前，但又远在上天。

裸体男青年犹如雕像绘画，以各种姿势守护在《创世纪》每组人物主题的四周。还有一些象征着理性心灵的裸体人扭动在先知与女巫之间的空余处。

达·芬奇也无法以新柏拉图主义与正统神学的寓意来作出详细解释，只觉得这壁画是一种完全意义上的创新，成为米开朗琪罗个人天才的伟大丰碑。

走出小教堂，佛罗西斯科发现老师达·芬奇又老了几岁。

达·芬奇的住处仍然是当初亚历山大六世在位时的那所潮湿、阴暗的小屋，属于教廷造币厂，在圣彼得教堂背后一条小巷里，离梵蒂冈皇宫只有几步远。

现在他与米开朗琪罗又在同一个城市里，侍奉同一个新教皇——列奥十世。

不过他已无法与米开朗琪罗再比高低，甚至那个曾是他的学生的拉斐尔也名声大作，俨然一副“画圣”的模样。

刚才达·芬奇师生俩经过天圣使大桥时，拉斐尔与一大群追随者迎面过来，形成了一幅新旧时代交替的风俗画：年轻与苍老、华丽与寒伧。相遇时，拉斐尔急忙脱下帽子，对芬奇行了鞠躬礼。

拉斐尔绘制的皇宫签字厅壁画，得到了教皇的宠爱，继续被委派绘制皇宫其他厅堂的一系列装饰壁画。

他也曾再次去西斯廷小教堂观看壁画，赞叹道：“米开朗琪罗是用与上

帝一样杰出的天赋创造这个艺术世界的。”

不过他并不像达·芬奇那样感到悲伤，哀叹自己。他反而有一种解脱的轻松感觉，因为米开朗琪罗的天才似乎枯竭了，难以再有惊人之作问世。而他自己还年轻……

第六章 赦免与屈辱

1 命运的写照

米开朗琪罗在马塞尔·戴伊·科维街上拥有了一个新居，马厩、花园、木屋和顶楼的设施齐全。他的工作室占据了住房的一半，并有6名年轻助手应聘前来。

这一切是朱理二世临死时付给他的剩余报酬，也作为对他天才的创造——西斯廷小教堂天顶壁画的真挚感谢。

也许是受到西斯廷小教堂天顶壁画成功的影响，他为朱理二世陵墓雕刻的《垂死的奴隶》（约1513年）和《摩西》（约1516年）³¹也与壁画构思有着某种内在的联系。

《垂死的奴隶》雕像高228.6厘米。这位年轻的奴隶站立着，左手扶着后仰的头部，右手放在胸前。左腿弯曲，全身重量落在右腿上。

他的头部、腰腹和腿部恰好形成一个自然的S形状。

安详的脸上露出一种刚刚摆脱严酷折磨之后的轻松感觉，渴望着灵魂的自由，精神上的永恒慰藉。

但是他仍然无法摆脱紧紧绑住胸部的几道粗粗绳索，临死前的平静与陶醉只是一种可怜的梦幻。

但他无须再作垂死挣扎，因为对他来说，生命的一切都将结束，只能以甜蜜的沉睡来忘却生前的烦恼。

这其实也是米开朗琪罗自我的生动写照。在西斯廷天顶壁画竣工前的两个月，他仿佛感觉到上帝在召唤他。在写给家里的信中，他慎重地提到了“死”的概念。

朱理二世终于活到西斯廷天顶壁画的竣工，几个月后就去世了。

现在他俩都得到了一种愉快的解脱。

不过对于米开朗琪罗来说，甜蜜的沉睡只是短暂的，他醒过来时发现身上被绑的绳索仍然还在。新教皇列奥十世已经举行过隆重的加冕典礼。

强烈企盼自由的愿望，何曾不是米开朗琪罗的内心呼喊？

但他往往处在两难选择之中，他既想摆脱反复无常的统治者的严格控制，又想为统治者服务，将自己名字也一起永远铭刻在他们的陵墓上，这等于为自己勒紧身上的铁链枷锁。

他是坚强而又软弱的，聪敏而又拙笨的，伟大而又普通的。

朱理二世逝世前曾下达了重新建造陵墓的圣谕，这也正是米开朗琪罗的心愿。

准备安放在陵墓上的《摩西》雕像，集中反映了米开朗琪罗心目中贤明君主的理想，也溶进了自己嫉恶如仇的鲜明个性。

摩西在希伯来文中是“拉出”或“救出”的意思，他是《圣经》中传奇式的英雄人物。他带领古代犹太人摆脱了埃及法老的奴役，并成为代表上帝向犹太人传喻“十戒”的立法者。

2.37米高的摩西雕像是一位坐着的老人，头上雕有两个小角，象征着放射出非凡的光芒。

³¹ 罗的《酒神》作品中也出现了豹皮与有羊蹄的小牧神，这与以上巴库斯的传奇经历有关。

他右手夹着刻有“十戒”的两块石头，左手捋着垂下的卷曲长须。

他的头向左前方注视，严厉的目光仿佛在怒斥违背“十戒”的罪人。

强健发达的肌肉，蕴藏着巨人般的无穷力量，左小腿向后弯曲，赤裸的左脚尖紧张地触地，随时准备站起来大吼一声。

这尊威严愤懑的英雄形象正是西斯廷小教堂天顶壁画人物中缺少的，或者说前者是后者英雄人物系列的延续。

米开朗琪罗经历了几位统治者执政的朝代，僭主、教皇的不同脾性都给他留下了深刻影响。

他一生的命运被紧紧地系在统治者手中，因此对于理想英雄的渴望，也是他对于自己悲剧命运的强烈抗争。

在米开朗琪罗这一段雕刻期间，佛罗伦萨执政官索德里尼被赶下台，梅迪契家族重新控制了该城市。

布拉曼特也永远闭上了浅绿色的眼睛，他生前仅仅完成了圣彼得大教堂中一座圆形的典雅小庙，被后世誉称为可以和古典杰作媲美的建筑典范。

拉斐尔继续获得新教皇列奥十世的宠爱，接替了布拉曼特原先负责建造圣彼得大教堂的肥缺职位。

米开朗琪罗却被一个令人头疼的难题困扰着，新教皇并不赞成他把精力都放在建造朱理二世的陵墓上。

新教皇是罗伦佐殿下的小儿子乔万尼·狄·梅迪契，米开朗琪罗曾与他共进午餐，那时他俩都还是少年。

1515年12月，新教皇在佛罗伦萨将伯爵称号授予米开朗琪罗的大弟弟波纳罗托。

2 毁灭

“还想堆大雪人吗？”列奥十世拉着米开朗琪罗的手，就像久别重逢的兄弟俩。

列奥十世的身上仍然能找出过去的乔万尼模样，肥胖的身躯近于臃肿，白皙的面孔圆圆的，两只淡白的眼睛凸出，他只接受了罗伦佐殿下的近视眼遗传基因。

他穿了一件肥大的衣袍，笑嘻嘻地拿起放大镜把米开朗琪罗从头看到脚。

“你喜欢听音乐吗？”列奥十世把手一挥，隔壁乐声和歌声响起来，他那双很美的手情不自禁地挥动着。

如果不是他的侄子吉乌利奥求见，列奥十世还想逼迫米开朗琪罗朗诵一首拉丁文的诗歌。

吉乌利奥还是那样英俊，只不过已有了过度纵欲的明显痕迹，他现在的身份是红衣主教。

“米开朗琪罗，上帝给了你这双灵巧的手，也该为自己享乐一下。”吉乌利奥拍拍米开朗琪罗的肩膀。

“尊敬的主教大人，我想应该重新拿起锤子和凿子，为列奥十世忠实地服务。”米开朗琪罗知道新上任教皇的心思，不如把话说得漂亮些。

这果然引来了新教皇和红衣主教的得意笑声。能够役使米开朗琪罗已成为每一任教皇的权力荣誉，满足于世袭家族心理上的永恒纪念——建造陵

墓。

“你是属于我们梅迪契家族的雕刻家，把你现在的工作留给朱理的罗维尔家族后人去处理吧。”列奥十世仍然带着笑容，与他的强硬口气并不相称。

“罗维尔家族已经和我签订了合同，我不能违背。”米开朗琪罗有点急了。

列奥十世很不高兴地打断了他的话，“佛罗伦萨是你的故乡，改建圣罗伦佐教堂是我们梅迪契家族的一件大事，你难道不想回去干吗？”

“……愿意。”

“明天就出发，带上1000枚金币，卡拉拉的大理石在等着你的光临。”米开朗琪罗的两只手冰冷，就像多年前堆大雪人的那种感觉。

在卡拉拉小镇的另一端，一位药剂师的双套间住宅里，出现了米开朗琪罗的身影。

距离卡拉拉不远的皮埃特拉桑塔地区，也是一个采石场，可以闻到海上的新鲜空气，背后就是阿尔蒂西莫山。

列奥十世改变了主意，必须采用皮埃特拉桑塔的大理石，放弃卡拉拉的。

显然他看了米开朗琪罗的圣罗伦佐教堂的改建设计图，引起了浓厚的兴趣，决定要使这项改建工程成为全意大利的典范。

“听说那里没有路，大理石运不出来。”米开朗琪罗摇摇头。

“你是最有力量的，上帝都相信你会创造奇迹。”吉乌利奥轻松地说着。

大理石还能从悬崖峭壁上滚下来？米开朗琪罗带着沉重的疑问，只好去阿尔蒂西莫山察看。

黎明前的黑暗消失了，米开朗琪罗与向导像两个小甲虫在山岭之间蠕动。

中午，他俩的身影缓慢地移动在灌木丛里的海边山顶上，面前出现了一道悬崖峭壁，再远一些就是一道沉睡千百年的峡谷，阿尔卑斯山脉从那里延伸出去，连绵不断。

米开朗琪罗扒开脚下表面的土层，露出了晶莹洁白的大理石，他不由得发出了惊叹。

细细地观察四周，顺着向导的手指方向，米开朗琪罗才好不容易辨别出有一处似乎是个立足点，但还要翻越山腰上黑白分明的雪线。

冷阴阴的山风吹来，湿透的衣衫贴在身上，米开朗琪罗不由得打了一个响亮的喷嚏。

下山的艰辛道路更使得米开朗琪罗明白了一个浅显的道理，皮埃特拉桑塔的大理石为什么没有人使用。

故乡的塞蒂格纳诺人伸出了援助之手，但他们中间大部分没有开采大理石的经验。

在皮埃特拉桑塔安顿好住宿后，米开朗琪罗对新来的石匠挂图示范，详细地告诉他们采石的技术要领和有关注意事项。

佛罗伦萨派来了一名代理人和道路建筑师。简易道路的修筑进展很快，但并不经过已发现的采石区。

“你画的路线不能偏一点吗？”米开朗琪罗很有礼貌地提出建议。

“你也懂？”道路建筑师吹了一声口哨，转身想走。

米开朗琪罗一把夺过图纸，毫不犹豫地扔出窗外。

他重新测量了地段，打下标桩，决定开挖隧道，免去翻山越岭的劳累。

面对两个无法逾越的深谷，他只好采用把大理石放坡下去的方案，然后再运到海边。

他的拼命工作差点中断，因为代理人警告他，没有钱了。

“我的口袋里还有一些。”

“这些钱掉进水里，再也捞不上来。”

米开朗琪罗没有回答，招呼助手去察看筑路进度。

山岭上的毒辣阳光渐渐地变得温和了，简易的道路终于通了。但米开朗琪罗仍然不放心，他想要亲眼看看第一块巨大的圆柱石运到海边的情景。

几十个人的全身肌肉绷紧了，绳索绑住的圆柱石在慢慢地滑下去。陡峭的山岭不时有松动的小石子发出滚动的声响，过了好长时间，才消失在山谷里。

米开朗琪罗的心一直悬空着，布满血丝的眼睛始终盯着滑坡的圆柱石。

他愿意接受各种前所未有的艰难挑战，紧张的刺激才能激发出他潜在的巨大能力。“我将创造全意大利人从未干过的事业，愿上帝保佑。”

不过这采石和运输毕竟不是他一个人所能承担的，危险的前兆随时都可能产生。

圆柱石的晶莹白色被蒙上了西斜的阳光，距离山谷底大约还有十几米，米开朗琪罗松了一口气，擦擦汗。

突然几只野鸟忽喇喇地惊飞起，一场虚惊，众人脸上露出了几丝欣慰的神色。

山谷底下装大理石的大车子，由 30 多头大公牛准备拉牵。站在下方的米开朗琪罗刚想伸头察看，只听见“咔嚓”一声，圆柱石像发疯似的飞快滚下来。

“躲开，吉诺。”

但是，圆巨石无情地碾过了刚才还在安放木棍子的吉诺，并向米开朗琪罗头顶上猛冲过来。

……

被划破衣衫的米开朗琪罗抱起了年轻的吉诺，一个灵魂飞走了。

身后是摔得粉碎的圆柱石，散落在山谷里，悲痛的气氛笼罩着每个人的心头。

天快黑了。

“改变计划，放弃改建圣罗伦佐教堂。”

米开朗琪罗惊呆了，他心中的一座宏伟的教堂模型顷刻间化为乌有。

吉乌利奥走了，他丢下的话仍然在米开朗琪罗的耳边响着。

“皮埃特拉桑塔的大理石，将铺在佛罗伦萨圆顶大教堂的地面上。”

米开朗琪罗简直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辛辛苦苦运出来的上等大理石，却只能永远被人踩在脚下。

吉诺惨死的身躯和血淋淋的变形脸在眼前晃动，揪心的痛哭声还在折磨着米开朗琪罗的心。

山坡上一滴滴殷红的鲜血，太阳下一串串的汗珠，风雨交加，夜里蜡烛的余烬，这一切的努力都无情地被浪费了。

当初他还充满信心地向教皇表示，尽快地签订合同，将是他一生中最大的欢乐。

1518年教皇命令他改建圣罗伦佐教堂，可是1520年3月10日一道圣旨就把这改建的契约轻易地取消了。

现在没有道歉，没有解释，只有冷冰冰的圣旨。

“为什么要毁了我？！”米开朗琪罗抱着头哭泣着。

列奥十世还是怜悯老朋友，给了米开朗琪罗500枚金币，作为收回皮埃特拉桑塔大理石的报酬。

3 换了新主人

1519年5月2日，达·芬奇去世了，由60个贫民拿着60枚蜡烛，在4个教堂里做了3场大弥撒和30场小弥撒，共耗尽了10磅大蜡烛。

翌年春天，37岁的拉斐尔也死了，弥留之际还想拿起画笔，他的《基督变容》画面还只完成了一半，由他的弟子继续画完。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著名三杰已有两位去服侍上帝了，米开朗琪罗还在人世间挥动着沉重的锤子，苦苦地挣扎在圣旨和战火的黑色漩涡里。

佛罗伦萨重归梅迪契家族控制之后，执政的新教皇兄弟并没有给这个城市带来什么好运气，就撒手仙逝了。列奥十世的儿子登上了统治宝座，但是他只是个小傀儡，既受到他的在罗马的母亲遥控，也要服从红衣主教吉乌利奥的指示。

朱理二世陵墓的计划再次缩小，这是由于罗维尔家族接受了新教皇为代表的梅迪契家族劝告：米开朗琪罗可以同时为两大家族效劳。

米开朗琪罗则躲在自己的工作室里，不想去理会窗外发生的一切，但门外还是响起来了有礼貌的敲门声。

“下午好！米开朗琪罗，我可以进来吗？”来人很客气地问着，大街旁停着一辆华丽的马车。

米开朗琪罗已认出了来人是谁，但仍然说：“先生，你找错地方了，对不起。”

“这么热的天，堆大雪人是一件愚蠢的事，我向你致以最真诚的道歉。”

米开朗琪罗还未回答，来人已挤进门里，一双快乐的眼睛好奇地打量着这高大的工作室。

工作室里一块块上等的大理石，使来人的嘴里不时地发出“啧啧”的惊叹声。

“听说罗维尔家族还欠你不少钱，也许是我搞错了。”

“再过几年，我就可以完成朱理二世的陵墓了。”米开朗琪罗并没有请来人坐下。

“圣父已经让劝说罗维尔家族把陵墓计划延长到9年，你不高兴？”

“谢谢圣父的恩赐，但是我的这双手不是梅迪契家族的。”只要想起列奥十世任意毁约的一事，米开朗琪罗就想发火。

“西斯廷小教堂天顶壁画如此伟大，当初朱理二世也并没有完全强迫你，对吗？”来人拿起桌上的锤子，在大理石上轻轻地敲了几下。

米开朗琪罗的心又沉重了，坐在一边托着头，他完全明白来人温文尔雅话语中隐藏的意思。

来人走了，华丽的马车急速驶向皇宫，来人的姐夫列奥十世正焦急地等待着回音。

不久米开朗琪罗只好暂停朱理二世陵墓的一切工作，开始设计佛罗伦萨的梅迪契家族墓室，这也属于改建圣罗伦佐教堂的计划。

然而动荡的政局一次又一次地打断了米开朗琪罗的天才创作。

1521年11月，列奥十世得了感冒，几十天后驾崩了。

米开朗琪罗参加了列奥十世举行的安灵弥撒，但他并不感到悲哀，因为这位教皇无法与他的父亲罗伦佐殿下相比。

继任教皇职位的是出生于荷兰的阿德里安六世，他对于买卖圣职、族阀主义等腐败行为感到厌恶，但也无能为力。

同时人们也传闻阿德里安六世可笑的另一面，说他从教廷中放逐出去诗人和演员，轻蔑地把《奥拉孔》雕像叫做“古人的偶像”。人们甚至担心他会下令把古代雕像烧成石灰用于建筑圣彼得大教堂。

红衣主教吉乌里奥已逃到佛罗伦萨，不可一世的梅迪契家族在罗马的势力被削弱。一直忍气吞声的罗维尔家族报复的机会来了，他们向阿德里安六世告状。

灾难再次降临到米开朗琪罗的身上，因为他未能履行合同，建造朱理二世的陵墓。新教皇已同意罗维尔家族向法院控告。

米开朗琪罗无法为自己辩解，法院的大门也拒绝他进入。

他只有被迫承受，承受并不属于他的可怕责任。

他被卷进了尔虞我诈的政治纠纷里，天才艺术家的自尊被残酷地践踏。

“我有罪吗？”

米开朗琪罗跪在教堂里，万能的上帝却听不到他的虔诚祈祷。

命运之神对他是极不公平的，总是把他逼上绝路，并把一大堆的懊丧和烦躁重重地压在他的心上。

幸好阿德里安六世在执政的第二年就被上帝召唤去了。罗马红衣主教团选举了吉乌利奥为新教皇——克利门特七世，1523年11月19日登基。

他下达谕旨：米开朗琪罗必须立即恢复梅迪契家族墓室的建造工作，以及耽搁的罗伦佐图书馆的设计。

罗维尔家族在“劝告”下放弃了对米开朗琪罗的控告。在佛罗伦萨圣罗伦佐教堂的附近，米开朗琪罗也有了一个新的工作室，每月还可以领到50枚金币的终身养老金。

这些都表明了克利门特七世的慷慨与仁慈，但米开朗琪罗只要两个字：自由。

他已受尽了侍奉教皇的各种折磨，不再被诱人的工作室和稳定收入的条件所吸引。即使重新拿起锤子，也不像过去那样兴奋不已。他毕竟是50岁的人了。

他也哀叹自己又老又丑，干1天，要休息4天。

以往疯狂的工作带来的过度劳累，严重损坏了他的身体。

眼睛经常发炎，琥珀色的瞳孔已有混浊的现象，看东西时间稍稍长了，眼睛就胀痛得难受。

他的牙齿也开始拒绝冷硬的食物，有时疼得直吸冷气，发出“丝丝”的声音。

失眠则成了对他最残酷的折磨，脆弱的脑神经无法安宁下来，总是好像被哪个魔鬼的手指使劲地拨弹着，引起震颤的频率时快时慢，给他带来难以入睡的百般折腾。

孤独忧郁的心情带来了悲观迷乱的状态，各种蛊惑人心的传闻，令他忧心忡忡。

罗马城外的地平线上烟雾弥漫，好像是非洲热风阴郁地笼罩着上空。先见先知的隐士出现在街头和广场上，预言意大利将陷入一场可怕的灾难。

4 返回守城

1527年5月，罗马遭到德国皇帝军队的入侵，疯狂的劫掠引起了米开朗琪罗的惊慌，他十分担忧西斯廷小教堂的壁画和《摩西》等雕像的命运。

佛罗伦萨市民却已经举行起义，再次把梅迪契家族驱逐出去，重新竖起了共和国的旗帜。

克利门特七世与冤家罗马皇帝结成了同盟，开始进攻佛罗伦萨，企图恢复梅迪契家族的统治。

米开朗琪罗受到佛罗伦萨起义军高涨的爱国热情的影响，在自由与民主的神圣旗帜下，他的热血在沸腾。

他试图摆脱愁苦沉闷的枷锁，以前所未有的热情去拥抱共和国每一天的浪漫早晨。

共和国执政者委派他雕刻一尊巨像，成为《大卫》的兄弟雕像。他选定了古希腊神话中的大力士参孙反抗非利士人统治的题材，来象征佛罗伦萨反抗入侵者的坚强意志和无比勇威的精神。

随着局势的日益严峻，米开朗琪罗也扔下了锤子，加入了保卫佛罗伦萨的行列。

1529年初，米开朗琪罗被任命为佛罗伦萨城防工程总监，几个月后又担任了防卫将官（任期一年）。

他以一个艺术家的热情奔波在佛罗伦萨外围地区，并与当地防御工程专家、执政者商谈。

佛罗伦萨城墙的制高点圣米尼亚托钟楼，可以控制和观察敌军的进攻，因此修筑钟楼向两旁延伸的城墙引起了米开朗琪罗的高度重视，并准备在这里安放更多的大炮。

但是却有人悄悄地告诉米开朗琪罗：佛罗伦萨执政官坚决要求他离开这里。

显然，米开朗琪罗的忠诚受到了恶毒的挑拨离间的威胁，大家都不信任他一个受到梅迪契家族庇护的艺术家会起来反抗“恩人”。

他竭力为自己辩白，并向佛罗伦萨新的执政官说出心里的怀疑：城防指挥官马拉特斯塔将军有叛变迹象。

谁知新来的执政官并不感谢他，反而狠狠地斥骂了米开朗琪罗的胆怯和神经质的无端怀疑，并解除了他的职务。

这件事引起了米开朗琪罗的极度悲伤，他习惯以艺术家的思维去看待残酷的现实生活，但得不到任何的同情，并已有流言说马拉特斯塔将军要陷害他。

普罗米修斯是提坦神伊阿珀托斯和忒弥斯的孩子。他不愿做神，离开奥林匹斯到了大地。他负责教育人的时候，发现没有火是不行的，就冒着生命危险到奥林匹斯山偷得了当时只有神才能享用的火——光明的象征——给了人类。

如果说这些是克利门特七世手下人耍弄的一个小小计谋，只是想保全米开朗琪罗的艺术生命，那么这种猜测也并非没有根据。

1529年9月21日清晨，米开朗琪罗在内衣里藏了不少的钱，在他的学生帮助下，从防卫最松的城门处逃离了佛罗伦萨。

两天后他出现在威尼斯，躲避了当地执政者迎接他的使者。他写信给法国国王在意大利代办艺术品的朋友，表示愿意去法国。

法国国王得知后立即发出邀请，并提出送给米开朗琪罗丰厚的年薪和一幢房屋。但这封邀请信送到威尼斯时，惭愧的米开朗琪罗已返回佛罗伦萨了。

佛罗伦萨的执政官曾下令：逃离者必须限期返回，否则以叛逆罪处置，没收财产。尽管米开朗琪罗没有被公开列入逃离者的名单，但给了他一个最后期限。

米开朗琪罗的朋友也在信中表示，“你一切的朋友异口同声地渴望你回来，为了保留你的生命，你的祖国，你的朋友，你的财产与你的荣誉，为了享受这一个你曾热烈地希望的新时代。”

11月20日，鼓起勇气的米开朗琪罗返回佛罗伦萨，几天后执政官宣布给他的处分：3年内不准出席有关会议，罚款1500枚金币。

米开朗琪罗以实际行动表明自己“毫不畏惧地等待战争的结局”，重新履行自己的职责和义务。

这时圣米尼亚托钟楼已成为敌军炮火轰击的重点目标，已有部分城墙被炸毁。

米开朗琪罗想起了绘制壁画的底层覆盖物，如果钟楼外面也有厚厚的屏障物，那么敌军的铁石炮火威力将被严重削弱。

太阳升起时，圣米尼亚托钟楼上出现了厚厚的保护层，那是几十床塞满羊毛的床垫用绳子悬挂着。惊奇不已的敌军还是架起了大炮，但事态的发展正如米开朗琪罗所预料的。

他在致友人信中兴奋地说：“当教皇克利门特与西班牙军队联合围攻佛罗伦萨时，敌军的炮火被我安置在钟楼上的物件挡住了好长时间。一天夜里，我在墙底外部覆盖了羊毛袋；又一个晚上，我令人掘了陷坑，安埋火药，把敌军的断腿残臂一直轰到半空……”

“瞧，这是绘画的用途！它用来作战争的器械与工具；它用来使轰炸……有适当的形式；它用来建造桥梁，创作云梯；它尤其用来构成要塞、炮垒和壕沟……”

他自己也不曾料想到平时积累的建筑与绘画、雕刻之间的美学理论，在这场保卫战中竟然会发挥出神奇般的作用。

1530年春天，佛罗伦萨保卫战进入了严峻的时期，阿尔诺河被敌军切断，食粮日益减少。夏季瘟疫的袭击，夺走了几千人的生命。

8月2日，马拉特斯塔将军果然叛变，10天之后佛罗伦萨保卫战以失败告终。原共和国执政成员有的逃走了，有的被绞死。

克利门特七世下令搜寻米开朗琪罗，而且有谣传说米开朗琪罗曾想毁掉梅迪契皇宫。

米开朗琪罗却好像失踪了，有人曾最后一次看到他，那时他趴在佛罗伦萨大教堂的圆顶上，观察四周的战斗情况。

烛光映亮了狭长的地下室，大约有 10 个平方米，只放着一些简单的生活必需品。

这里面的温度比较凉爽，并不像外面酷暑热浪逼人。一口水井静悄悄地蹲在一边，清凉的井水足够维持躲藏者的生活需求。

米开朗琪罗是在平时修建圣罗伦佐教堂时偶然发现这里的，在佛罗伦萨保卫战失败后，他立即想到了这个理想的地下室。

每天太阳升起来时，他不得不推上盖板，像耗子一样躲藏着。半夜里周围都平静了，他才能悄悄出来，吸一口新鲜空气。

地下室的上面正是他要修建梅迪契家族墓室的主要位置。他曾设想罗伦佐殿下的陵墓就安置在离地下室出口五六米之处，让罗伦佐殿下的灵魂保佑他渡过这场劫难。

过去他是拿着锤子的“囚徒”，自由只是个狭义的可怜名词。现在他听不到教皇的圣谕，但是自由活动空间仅仅是这个狭长的地下室。

命运真会捉弄人。

近几年大起大落的战乱环境，促使米开朗琪罗的情绪时而高涨，时而低落，时而羞愧，时而哀愁。

现在剩下的只是难以忍受的寂寞，他不知道这种难熬的日子还有多长。他不甘心这样白白地浪费自己的艺术生命，便在地下室的墙壁上描绘人体造型。

墙壁面积有限，只画了十几个半人大小的人体，动作勇敢而复杂。准确的线条就像他的雕像风格，几乎没有涂改的重复之处。

这时他的愤懑和苦闷才能得到宣泄，其中也包括积压在他心底的难言羞愧转而爆发的无名之火。

克利门特七世怎么也想不到米开朗琪罗会躲藏在这里，并且曾受到了他部下的严密保护。（经历了 400 多年后，今天的人们才重新发现了这个古代地下室。）

几个月后，克利门特七世的心情开始平静下来，原谅了米开朗琪罗的“背叛”行为。派人到佛罗伦萨去寻找，并放出风声，只要米开朗琪罗愿意继续建造梅迪契家族陵墓，他将享受原有的良好待遇。

这个令人难堪的赦免意味着米开朗琪罗必须举着白旗出来，跪在教皇面前低头签字。

这时米开朗琪罗的复杂心情就像他以后制作《胜利者》雕像中的那个俘虏。

胜利者是一位裸体男青年，卷曲的头发下是一张漂亮的脸。他的右腿站立着，左腿膝盖压在弯着腰的俘虏背上。

胜利的年轻人似乎并不去理睬已被征服的俘虏，他扭转头观看另一个方向。他已失去了胜利的喜悦，冷漠的脸上露出了不屑一顾的神态，他觉得只是结束了一场热闹的游戏。

俘虏是一个长发长须的老人，扭曲的身子被迫蜷缩着。他那不甘屈服的头颈向前伸直，怨恨、羞愧交集的目光令人吃惊。

他的眼睛死死地盯着前方，健壮的全身肌肉仿佛在痛苦地抖动，剧烈起伏的结实胸膛随时都会爆发出巨大的反抗力量。

但是他的双臂被紧紧地反绑着，脊背被致命的重量压迫着，他无法挣扎，

也无法呼喊，顽强的忍耐带来的是漫长的囚徒岁月。

为了继续维护他的玫瑰艺术梦，米开朗琪罗踉踉跄跄地走出地下室，自躲藏以来第一次公开站立在太阳底下。

“啊——”

他发出嘶哑的喊声，已经失去了往日的勇猛和力量。

“米开朗琪罗先生，我可以进来吗？”20多岁的乌尔宾诺站在门外，他是新来的学徒兼管家。

米开朗琪罗不耐烦地挥挥手，又低头摆弄泥塑小样。

乌尔宾诺刚想拾起掉在地上的小泥团，“别动！”米开朗琪罗又发火了。

“先生，你也许正需要这个小泥团。”乌尔宾诺已悄悄地把小泥团揉了几下，笑眯眯地放在米开朗琪罗的手边。

果然米开朗琪罗正在工作台上翻找，“请原谅……”他摇摇头，无可奈何地做了一个手势。

乌尔宾诺惊奇地看着米开朗琪罗的一双魔手，捏捏、按按、剔剔，已出现了几个卧躺的人物形象。

但很快地又被米开朗琪罗使劲地合成一团，人物形象消失了，他的嘴里喃喃地不知在说什么，显然不大满意。

乌尔宾诺来了不少时间了，但始终不敢直接与米开朗琪罗的目光相遇。他在十分敬重这位天才的美术大师的同时，又往往怀着怜悯和同情。

他很愿意听到米开朗琪罗手中锤子的“当当”响声，看到坚硬的大理石变得那么温顺。然而“当当”的声音从早晨一直延续到天黑，这就令人很不安。

乌尔宾诺总是能想出一些小计谋，让“当当”的锤子声音停顿一会。每天晚上他还特地为米开朗琪罗准备了葡萄酒，少量的酒精也能使人愉快，加速血液循环，消除疲劳。

有时半夜里，乌尔宾诺常常被“当当”的声音惊醒。他轻轻地推开工作室的门，静静地坐在一边。

这时千万不能打扰米开朗琪罗，除非他干完，否则一场可怕的风暴会马上降临。

乌尔宾诺明白自己的能力微不足道，无法帮助米开朗琪罗摆脱紧张苦闷的处境。他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米开朗琪罗生病了，连起床都觉得困难。

他一阵猛烈的咳嗽，仿佛要把心肺都咳出来，随着就是大口大口地喘粗气，咽喉被什么东西塞住了。

乌尔宾诺一直守在床边，不时地更换冷水敷料，以免高烧把米开朗琪罗的脑子搞坏了。

克利门特七世也很着急，急忙派使者前来抚慰，劝说米开朗琪罗节制工作，愉快的散步会忘掉一切烦恼。

“米开朗琪罗必须活下去，梅迪契家族的荣誉还需要通过他神奇的双手永远发扬光大。”

克利门特七世下令不准任何人上门干扰米开朗琪罗的工作，并在给他的信中说：“人家向你索求一张画时，你应当把你的笔绑在脚下，在地上划4条痕迹，说，‘画完成了’。”

米开朗琪罗的朋友也担心，“他将活不了多久。他工作太过分，吃得太少太坏，睡得更少。一年以来，他总是被头痛和心病严重损害着。”

憔悴的脸色，衰弱无力的身体，生命仿佛走到了尽头。米开朗琪罗还从来没有这样悲伤和绝望过，他的孤傲和强烈的自尊心被分割成可怜的碎片，他甚至想自杀。

“如果可以自杀，那么，对于一个满怀信仰而过着奴隶般的悲惨生活的人，最应该给他这种权利了。”

这是他在诗歌王国中袒露的心情，也倾注在这时期雕刻的《昼》、《夜》、《晨》、《暮》的作品中。

6 夜

也许是继续受到创作西斯廷天顶壁画的构思影响，米开朗琪罗仍然想以雕刻形式描绘出《圣经》的第一个故事，即划分光明与黑暗的永恒主题，寓意在《昼》和《夜》、《晨》和《暮》中。

这4尊雕像分别由两组男女裸体人物形象组成，分别象征着时间。这种寓意的构思不能不说是米开朗琪罗的大胆创造。

《晨》与《暮》雕像后来被放置在罗伦佐殿下的石棺上，雕像人体分别卧躺着。

《晨》是一名裸体青年女子，她的右手撑起上身，左手弯曲伸向扭转的脖子。右腿懒洋洋地伸着，左腿自然地抬起。

她仿佛刚刚从梦里被惊醒，脸上显示出一副惆怅的神态，她微微张着嘴，想知道这个世界上发生了什么事。

她留下的问号却由《暮》的裸体男子来回答。

经历了磨难的坎坷岁月，他已失去了青春似火的热情，浪漫之夜不属于他，这一切都成为褪色的回忆。

他需要冷静的思考和睿智的理性，才能揭去蒙在这世界上花花绿绿的遮羞布，反思自己的过去。

过多的叹息令人烦恼，不如都埋藏在心底，坦然地送走喧闹的一天。

如果说《晨》与《暮》的这组人物都毫无顾忌地展示着自己的一切，包括内心世界，那么《昼》与《夜》则不尽相同。

《昼》意味着生机勃勃的白天和太阳，然而他却将半张脸掩藏在发达肌肉的臂膀后面。

他不愿露出自己的真实面目，害怕这太阳和蓝天会给他带来一场意外的灾难。

他想侧转身去，把自己藏起来，但又不甘心就这样悄然隐退，他还留恋着这个世界，舍不得放弃自己的追求和理想。

尽管他有着强壮的肌体，令人羡慕的身材，但他内心矛盾的冲突仍然使他犹豫不决，勉强地维持着难堪的局面。

《昼》的雕像与西斯廷天顶壁画中的耶利米形象尽管有某些相同之处，都是半遮着脸，但后者是典型智慧者的沉思形象，而前者则是怯懦大于反抗的弱者。

在长期忍受着精神上痛苦折磨的灰色生活中，唯一能得到的心灵上暂时宁静的乐园，那就是能够忘却一切烦恼的甜蜜梦乡。

《夜》里的中年女子在静静地享受着梦幻的美景，但是她的脸上毫无表情，似乎摆脱了人世间的苦难。

她睡的姿态很不自然，右手搁在弯曲抬起的左腿膝盖上，整个裸露的身子被迫扭曲着，左脚的大脚趾与其他脚趾紧张地分开，明显地还烙印着日间所受到的磨难。

她的腿边有一只美丽夜莺，然而她的身下却枕着一个惊愕表情的狰狞面具。当她从美梦中醒来之后的早晨，仍然没有她所期望的绚丽色彩。

意大利诗人乔凡尼为《夜》这尊雕像深深感动，拨动了诗的琴弦：

夜，为你所看到妩媚地睡着的夜，
那是受天点化过的一块活的石头；
她睡着，但她具有生命的火焰，
只要你叫她醒来，——她将与你说话。

米开朗琪罗对朋友的诗感叹地回答：

睡眠是甜蜜的，
成为顽石更是幸福。
只要世上还有罪恶与耻辱的时候，
不见不闻，无知无觉，
才是我最大的快乐；
因此，不要惊醒我啊！
讲话轻些吧！

人们在高度赞美《夜》雕像时，却忽视了《夜》的姐妹作品《丽达》。^知丽达在古希腊神话中是一位美丽的仙女，宙斯摆脱了妒心深重的赫拉，变成一只天鹅，飞到了他所爱的丽达身边。他俩的女儿海伦成为希腊第一美人。

米开朗琪罗画笔下的丽达也在沉睡，睡的姿势竟然与《夜》的雕像如此的相似，整个身体也是呈“~”状。只是右手放在抬起的左腿膝盖上，一只天鹅脑袋伸向丽达的胸脯。

这是一个动人的美丽故事。

但是《夜》的雕像脸部已憔悴，还能依稀辨别出丽达丰润的漂亮脸蛋，原先丰满的胸脯只剩下皱皮。

米开朗琪罗在哀叹逝去的青春年华，美丽的故事只能在梦中重现。咀嚼昔日的快乐，带来的是对目前现实的忧郁、困惑和失望。

陷入兵荒马乱的意大利，被蹂躏的佛罗伦萨，还有自己难言的屈辱和心中仅存的艺术殿堂一隅，这些构成了米开朗琪罗的复杂感情，寄寓在《昼》、《夜》、《暮》和《晨》的雕像上。

乌尔宾诺简直不相信米开朗琪罗虚弱的身子里还蕴藏着如此巨大的创作力量，草图上的有力线条上哪里有病魔留下的痕迹！

他想减轻米开朗琪罗的工作强度，但根本不知从何处下手，“我这样做，

^知 后就给予他残酷的惩罚：用锁链把他锁在高加索山的峭壁上，每天遭老鹰吃他的肝脏。但他坚决不屈服，忍受了三万年的漫长苦刑，最后被大英雄赫拉克勒救出。

行吗？”

米开朗琪罗终于抬起头，掸掸手臂上的大理石粉尘，说：“先打凿出一个轮廓，你会感到有一个灵魂在召唤。”

乌尔宾诺也努力从锤子的“当当”声音中寻找艺术灵感，但总觉得缺少一股神秘的力量，无法减轻“当当”的击打所引起的全身酸疼感觉。

这几天，米开朗琪罗又发怒了，总是高声叫喊乌尔宾诺锁上圣罗伦佐教堂的大门，不准佛罗伦萨新的执政者亚历山德罗进入参观。

亚历山德罗是克利门特七世的儿子，他厚实的嘴唇里吐出的却是放肆、傲慢的言词。

他也想在米开朗琪罗的面前炫耀自己的权势和地位，谁知米开朗琪罗并不是他想象中的“俘虏”，甚至公开拒绝让他设计一个新要塞的指令。

亚历山德罗气得暴跳如雷，在父亲面前大肆诋毁米开朗琪罗。克利门特七世并不支持儿子的申诉，反而严厉指责他不顾大局，把事情搞得一团糟。

这些事情的内幕，乌尔宾诺并不清楚，他担心亚历山德罗会对米开朗琪罗下毒手，因为已经有人来提出严重警告。

“上帝会保佑我们吗？”乌尔宾诺担忧地说。

“上帝太忙了，只好委托给罗伦佐殿下，他会喜欢这些雕像。”现在轮到米开朗琪罗来安慰他了。

“圣父还喜欢你吗？”

“不知道。”米开朗琪罗脸上的肌肉不由得抽搐了一下。

1534年6月，老父亲洛多维科90岁了，他无力的脑袋下垫着两只枕头。米开朗琪罗低下头，耳朵几乎贴近老父亲的脸颊。

老父亲断断续续的临终嘱托，大都是围绕着维持家庭的话题，他的声音低沉，吐字模糊。

米开朗琪罗招手示意侄子利奥纳多把牧师请来，随后他附在老父亲的耳边说了几句话，老父亲的眼睛眨了几下，一缕口水顺着嘴唇淌下。

老父亲临死前还不清楚米开朗琪罗的雕刻究竟有多少价值。他只希望儿子的雕刻换来的金币能拯救博纳罗蒂家族的世袭荣誉。

他已满足了，平静的灵魂升入了天堂。

米开朗琪罗为老父亲拢合上了眼睛，牧师的祈祷声飘出了窗外，屋里响起了一片哭泣。

这是米开朗琪罗第二次与死去的家里亲人告别，他的心里很乱，悲伤不能说明他的心情，甚至他竟然羡慕老父亲的平静之死：

“……上帝把你从我们的苦难中拯救出去了。可怜我吧，我这如死一般生存着的人！”

“你是死了，你变为神明了；你不惧怕生存与欲望的变化：（我写到此怎能不艳羡呢……）

“命运与时间原只能赐予我们不可靠的欢乐与切实的忧患，但它们不敢跨入你们的国土。

“我亲爱的父亲，由于你的死，我学习了死……死，并不如人家所相信的那样坏，因为这是人生底末日，也是到另一世界去皈依神明的第一日，永恒的第一日。”

眼前的一切该结束了，包括这圣罗伦佐小教堂里的雕像和建筑装饰工

程，米开朗琪罗想忘掉这里的日日夜夜。

乌尔宾诺却掩饰不住心里的激动，这里毕竟是他第一次跟随米开朗琪罗工作的地方，并且出现了这样惊人的成果：雕刻与建筑的完美统一。

这里出现了没有结构功能的建筑要素，四周的墙面不再是死板的，而是形成多层次的装饰体，这本身就意味着雕刻内涵与外延的引申。

圣龕及其下面卧躺的两个人物雕像，形成一个稳定的三角形。然而人物雕像下的“人”字形的拱台，及其左右相对漩涡形状的装饰，又给三角形增加了巧妙的动感。

整体设计显得刚柔相济，给人留下了耳目一新的深刻印象。

乌尔宾诺有些不大明白罗伦佐殿下的雕像并不像生前的模样，趁收拾行李的空闲时，想得到米开朗琪罗的指教。

“千百年后谁还能认识我和你的面容，然而罗伦佐殿下的英名与功业永远留在世界上，就像他的雕像。”

米开朗琪罗说的是“形似”与“神似”的艺术创造哲理，乌尔宾诺似乎明白了，回头再看看罗伦佐殿下的雕像。

他在沉思，头微微低下，左手支撑着下颌，手指压着嘴唇，双腿交叉。

这又是一尊年轻的先知耶利米雕像。

1534年9月23日，米开朗琪罗与乌尔宾诺到达罗马，从此米开朗琪罗再也没有返回佛罗伦萨，一直住在罗马。

两天后，克利门特七世死了，经医生诊断，他具有多血质（快活）和胆汁质（急躁）的天性。

但这些对米开朗琪罗来说已没有太多的意义，因为他很幸运地摆脱了梅迪契家族的控制。

这时他已经是60岁的老人。

第七章 沉重的喧嚣

1 突然拜访

米开朗琪罗没想到新当选的教皇保罗三世突然登门拜访。穿着黄绿色制服的卫兵忠于职守，已经毫无表情地站在门外两边，乌尔宾诺有些惊慌，他还从来没有想到过如何接待教皇。

“买甜饼，葡萄酒？”他没有听清米开朗琪罗的话，不过从对方不耐烦的神情上，他猜想大约是对的。

外面的华丽马车缓缓地停下了，一位红衣主教正打开车门，保罗三世下车了。

保罗三世是在克利门特七世驾崩十几天后选出的，他出身于高贵的法纳塞公爵的罗马家族。

他爱好各种学识和艺术，这成了他一生中值得骄傲的话题，他曾受到过罗伦佐殿下的文化思想熏陶。

“圣父。”米开朗琪罗上前吻了教皇的戒指，随后退到一边。

教皇脸上的慈祥微笑，米开朗琪罗已在梵蒂冈皇宫里见过。

前四任教皇的音容谈吐的第一印象不尽相同，不过米开朗琪罗竭力不去回想作比较，否则他会十分厌恶面前这位保罗三世的微笑。

米开朗琪罗工作室里的《摩西》雕像还未移走，引起了教皇与红衣主教的浓厚兴趣。

惊叹的“啧啧”声米开朗琪罗听起来太庸俗，就像在丰盛的晚宴上谈起陷在泥淖里的一只破靴子。

乌尔宾诺知道米开朗琪罗很不高兴，因为闯进工作室是他的最大忌讳。

“圣父，感谢您的光临。”

机敏的乌尔宾诺已经在一张宽大的椅子上铺上了厚厚的羊毛垫，他弯着腰，恭恭敬敬地站在椅子的旁边。

米开朗琪罗朝乌尔宾诺看了一眼，搀扶着教皇坐下。

“你准备好了吗？”保罗三世仍然微笑着。

米开朗琪罗明白这又是那个不新不旧的话题，为西斯廷教堂绘制《最后审判》。

克利门特七世逝世前不久就已提出这个要求，当时米开朗琪罗并未明确表示同意，也没有公开反对。

现在保罗三世继续热衷于提起这个话题，也想分享米开朗琪罗天才创造的殊荣。

“小羊羔已经老了，长长的胡子和头发都快白了。”米开朗琪罗想竭力推辞。

“赎罪的小羊羔永远是个小羊羔，那是因为上帝的力量无所不在。”保罗三世的微笑显得有点勉强了，尽管他曾是一个口才不错的演说家。

“罗维尔家族的合同还在发生效力，我不可能同时拿两把锤子。”米开朗琪罗一想起那个朱理二世陵墓的事，就感到无可奈何。原先他不觉得自己有责任去完成，可是罗维尔家族不断前来威胁，提出各种苛刻条件，真叫人无法忍受。

这时保罗三世的微笑又恢复了正常，“你会听到一个满意的答复，这里

的摩西雕像已足够让罗维尔家族感到满足了。”

然而教皇的慷慨诺言，并没有马上打动米开朗琪罗的心，反而引起他的多疑。

米开朗琪罗失去了信心，又想逃亡。

1535年9月1日，保罗三世下达一道圣谕：任命米开朗琪罗为梵蒂冈的雕刻家、画家和建筑师，每月享有100枚金币的终身养老金。

这个决定引起了米开朗琪罗同行之间的不满，对他的嫉恨和攻击性的敌视情绪又在暗地里酝酿，随时都会爆发。

米开朗琪罗则拖着无可奈何的脚步，再次走向西斯廷小教堂。

34年前，他还是一个正值艺术创作巅峰的美术家，如今已是60多岁的老人，还能创造一个惊人的奇迹吗？

2 一堵新墙

熟悉的高大窗户，熟悉的大门，熟悉的四周与空间，还有他更为熟悉的穹窿顶壁画。

他眯着眼，已看不清头顶上的壁画人物脸部，但是他仍然清楚地记得当初描绘的大部分细节。

在教堂入口处正对面的圣坛上，粗长的蜡烛已经熄灭，烟火薰黑了这堵墙上的两幅壁画，有的还露出了丑陋的破洞和被损坏的痕迹。这壁画是拉斐尔的老师佩鲁吉诺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的作品。

壁画上方有两个弧面窗，留下了米开朗琪罗精心绘制的壁画。

他觉得左右为难，这堵墙的壁画与窗户与整个教堂的内部设计显得并不和谐，但他不想铲掉佩鲁吉诺的壁画，免得被人指责自己自私。

然而教皇的圣谕无法违抗，尽管他的微笑里还没有冷冰冰的教训口气。

米开朗琪罗还在闭门构思壁画整体设计时，外面已有各种言论。

流言蜚语还是传到了乌尔宾诺的耳朵里，他端着晚餐进工作室时，米开朗琪罗正对着草图发愣。

草图上的构思只是一个大致轮廓：

耶稣端坐着，右手举起，左右两边人群中都有一个突出的先知模样的张开双臂，激动地在申诉。

左侧的人较多，一直延续到下面的地狱边缘。右侧人数较少，腾出下方空间，充分表现在地狱边缘的灵魂相互激烈争夺的场面，有两个人扭打在一起。

左下方的地狱有人在向上仰望，与上帝左右两侧构成一种内在联系的整体性。

草图画面上的每个形象也只是一个人体的大致外形，还没有脸部、手、脚的具体细节，粗粗看上去就像一个个大小不一样的长、扁圆形拥挤在一起。

乌尔宾诺跟随米开朗琪罗已有很长时间了，耳濡目染，也知道了老师不少的高超技巧。

但是他还从没有见过如此惊心动魄的巨画构思。

其实，意大利有名画家西尼奥雷利（1445—1523）的代表作奥尔维耶托大教堂圣布里奇奥礼拜堂壁画（1499—1502），就是表现一组以“最后审判”为题材的宗教故事，其中《坠入地狱的鬼魂》、《基督复活》中的构思和人

体画对米开朗琪罗时代的美术家都有着很大影响。

乌尔宾诺心中有一个疑团：草图上为什么没有出现仙境般天堂的构思，也许西斯廷小教堂那堵墙壁的面积还太小了。

他不敢冒昧地去问，更不想去打扰老师，把晚餐放在桌上，点起蜡烛，转身走了。

他自然不知道米开朗琪罗心中已有了新的计划，重新建起一堵新墙，一直到弧形窗下，遮住原先的墙壁。

弧形窗间他已画的天顶壁画大部分被保存下来，在与新墙壁的《最后审判》联接处绘制两个拱形画面，作为自然过渡。

保罗三世对此方案大为赞赏，一堵新墙意味着一切重新开始，将给他的统治带来好运气。

保罗三世及其随从的神色都在告诉米开朗琪罗，这堵新墙是他的晚年荣誉或耻辱的真实写照。

米开朗琪罗也似乎感觉到这次大型壁画工作可能是他一生中的最后一次，他不愿自己毁了自己的名声，在结束晚餐前吞下一只苍蝇。

米开朗琪罗最近一直在仔细研究但丁的《神曲》。

在那悲惨的“地狱之谷”的边缘，
回响着一片不绝的雷动的哭声。
是如此黑暗，幽深，烟雾弥漫，
我定神向那底下望去时，
那里什么东西都看不见。

但丁笔下的这种阴森基调，溶进了米开朗琪罗对《最后审判》的整体构思，与天顶壁画《创世纪》的思考形成鲜明的对比。

《创世纪》以歌颂为主旋律，赞美人类的创造性智慧，阐扬人性伦理与人体美。

《最后审判》则是无情地鞭挞一切罪恶灵魂，赤裸裸地显示出丑陋、肮脏的内心世界。

《创世纪》迎来了万物生命之灵诞生的希望早晨，绚烂多姿的崭新一天唤起人们追求幸福、和平的热情渴望。

《最后审判》则是如同世界末日的降临，淫欲、强暴、贪婪之灵都在作最后的疯狂挣扎。有的撕下温情脉脉的伪装，长期积聚在心头的歹毒怒火都在这瞬间爆发。

《创世纪》英雄人物的非凡智慧和无畏气概，以及忧国忧民的内心复杂世界，形成令人敬仰、沉思回味的庄严气氛。

《最后审判》展示了弱肉强食的惊心动魄场面，表现的却是美与丑、善与恶殊死较量的大混战。怀着恐惧、惊慌和焦灼各种心态的灵魂，都在黑暗中紧张地等待着冷酷的最后判决。

头顶上的《创世纪》壁画也是一种巨大的压力，逼迫米开朗琪罗绘制出与其相媲美的传世之作，不得不强迫自己超越自己。

他被外界捧得越高，他越感到一种痛苦的孤独。在重新建起那堵新墙的同时，他也把自己的真实内心藏在新墙背后，呈现给外界的还是新墙上的精彩壁画。

3 他摔下来了

米开朗琪罗还从来没有遇见过这样一个厚颜无耻的家伙——皮埃特罗·阿列迪诺（1492—1556）。

带有淫秽性质的小册子已成为阿列迪诺的写作标签。他善于玩弄漂亮词藻，称他为作家和政论家不过是一种辛辣的讽刺。

他说了一大堆五颜六色的恭维辞令，很有礼貌地向米开朗琪罗索要艺术品。也许，他认为这也是一次公平的交易，因为创造辞令也是一种廉价的美。

米开朗琪罗也很客气地拒绝了他，希望这位自命不凡的家伙不要再来打扰，如果有时间唠唠叨叨说个不停，不如去洗洗自己又臭又长的袜子。

谁知阿列迪诺反而觉得米开朗琪罗在暗示他要耐心等待，又三番五次去信乞讨艺术品。甚至公然要为米开朗琪罗设计《最后审判》的草图，竭力想显示自己的艺术素质。

这啼笑皆非的讨厌故事结局自然是阿列迪诺碰了一鼻子的灰，他扬言要让米开朗琪罗知道瞧不起他的严重后果。

这也引起保罗三世身边那位司礼官赛斯纳的强烈共鸣，并串通了一些对米开朗琪罗不满的形形色色的人，伺机报复这位藐视周围人的孤傲老人。

米开朗琪罗并不把这些人放在心上，闭门谢绝来访者，全心投入到《最后审判》的设计工作中。

保罗三世突然传令要用油画颜料绘制《最后审判》，即使是米开朗琪罗的学生也坚持认为油画最有表现力。

对于前者，多疑的米开朗琪罗猜想一定有人在怂恿教皇，企望让他遭到毁灭性失败的打击。因为达·芬奇同他公开较量绘制壁画时，就是使用油画颜料，在技术处理上发生困难。对此，米开朗琪罗根本不会忘记。

至于学生的建议，他坚决反对，并偏颇地认为，油画，对于妇女和懒人来说才合适。

他坚持采用湿壁画的技法，与天顶壁画《创世纪》工作方式保持一致。

西斯廷小教堂的大门被紧紧锁上了，乌尔宾诺小心地把门钥匙保管好。因为米开朗琪罗已经不止一次地吩咐过，他不想再有第二个布拉曼特和拉斐尔进来偷看。

登上脚手架，乌尔宾诺发现米开朗琪罗脸色苍白，喘气时令人难受。

“快干！”

米开朗琪罗生气地喊着。他讨厌旁人用怜悯的眼光看着他，这意味着是一种侮辱，一种鄙视，一种丧失信心的同情。

尽管他在内心总是在哀叹自己是“一只破旧的小船”，但在神圣的工作时，他必须战胜可耻的怯懦和自卑心理，树立起艺术巨人的形象，征服自己，征服工作对象。

乌尔宾诺被老师的一声大喝，吓了一跳，没想到这一副风烛残年的老人的躯体里还蕴藏着如此惊人的力量。

他在墙上涂抹了第一小块白灰泥层，这在近两百平方米的墙上只是一个小小点，他不曾料到身下的脚手架要到6年之后才拆除。

新鲜灰泥的湿气渐渐磨去了乌尔宾诺的好奇心，单调枯燥的简单重复动作开始令人心烦。

到吃中饭时，米开朗琪罗不下脚手架，乌尔宾诺就必须饿着肚子坚持。有时他刚刚想溜下去，把饭菜热一下，这时背后就会响起严厉的声音：

“这里还没有修平，你的眼睛呢？”

米开朗琪罗气冲冲地指着刚刚涂抹上的白灰泥，好像这里面有着一个丑恶无比的灵魂。

乌尔宾诺委屈地重新拿起工具，仔细地又修了一番，才发现还不如刚才修得平整。米开朗琪罗却装着没看见，仍然集中精力干着自己的工作。

时间长了，乌尔宾诺才发现一个秘密，原来老师要他在旁边看着，揣摩湿壁画的某些关键技法。其中的奥妙，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这是难得的学习机会，一生中难得遇上几次，乌尔宾诺从心底升起真挚的感谢。

米开朗琪罗仍然不大放心乌尔宾诺，坚持自己亲手干，包括一些简单的临摹准备工作。

他的粗粗喘气声越来越令人不安，有时连弯腰拿颜料桶时，都显得很勉强。

乌尔宾诺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米开朗琪罗从脚手架上摔下来了。

受重伤的右腿疼得他脸上直冒冷汗，他不愿哼一声，也不愿让乌尔宾诺靠近他。

他像小孩子似的赌气，动辄发火。他认为，这次摔下来是他一生中的奇耻大辱，严重地损害了他的名誉。

“医生来了……”乌尔宾诺的话还未落音，米开朗琪罗就大叫起来：“白色的魔鬼走开，我不想再见到你！”

乌尔宾诺又气又好笑，但又无法说服眼前这位倔强古怪的老人，便与医生递个眼神，示意他坐下来察看病情。

米开朗琪罗把毯子蒙住头，不理睬任何人。幸亏医生也是一个米开朗琪罗的崇拜者，并不计较这些。

乌尔宾诺觉得过意不去，只好代替米开朗琪罗向医生连连道歉。米开朗琪罗摔下来的事情惊动了许多人，纷纷前来慰问。

谁知都被乌尔宾诺婉言谢绝，因为米开朗琪罗觉得心烦意乱，陷入无可名状的惶惑之中。

腿伤还未痊愈，米开朗琪罗迫不急待地要到西斯廷小教堂去。

太阳升起来了，他的影子长长地拖在大街上。他已经甩掉乌尔宾诺的搀扶，一瘸一拐地独自往前走。

4 争 吵

乌尔宾诺将画稿按在墙上，用尖尖的象牙刺针穿透画稿，在墙上勾勒出人体的轮廓。

他已记不得天天在脚手架上度过多少时间，转眼已过去了几个春季。

墙上的壁画渐渐显露出众多的人体像，乌尔宾诺发现这正式画稿与原先的草图有许多不尽相同之处。

原先左右两旁张开双臂向耶稣激烈呼喊的形象消失了，而是出现了两组各自表情不一的裸体形象，都不约而同地注视着耶稣，脸部与形体大都成为互相扭转的两个体积语言。

米开朗琪罗还是采用了自己擅长的雕刻语言溶入壁画中。

耶稣下方左右两侧则是被打入地狱的罪人，有的在下降，有的渐渐上升。每个人的形体动作复杂，远远超过了左右上方使徒的简单动作。

乌尔宾诺有时还猜想壁画最下层的灵魂形象将是狰狞可怖的，还有耶稣左侧下面画着一个人体轮廓，还不知道是哪一个门徒。

突然，有人猛然敲门，西斯廷小教堂门外响起了嘈杂的脚步声。

米开朗琪罗最讨厌在工作时有人前来打扰，他刚想发火，机敏的乌尔宾诺已爬下脚手架，连连摆手，招呼他赶紧下来。

“ 圣父—— ”

保罗三世披着红色的斗篷，长长的白须并未显得柔软，他的身后是司礼官赛斯纳和随从人员。

乌尔宾诺拉拉米开朗琪罗的衣袍，暗示他热情地上前迎接。米开朗琪罗压住心头之火，勉强弯下腰，嘴唇几乎没有吻到教皇右手指上的戒指。

“ 米开朗琪罗，昨天晚上我做了一个好梦，神告诉我应该到这里来看看。 ” 保罗三世带点歉意解释着，他的长长胡子微微地抖动。

“ 圣父的光临，让我感动不已，只是你的诺言已经不完美了。 ” 米开朗琪罗叹了一口气。

保罗三世知道这“ 诺言 ” 是指不干涉米开朗琪罗的工作，来观看未完成的壁画也并不等于“ 不干涉 ” 。

教皇还是微笑着，缓慢地走过米开朗琪罗的身边，径直走向脚手架。

乌尔宾诺还想提醒米开朗琪罗，但看到对方绷紧的脸，只好把冒到嘴边的话硬生生地咽下去。

教皇仰着脸观看，全身动也不动地站着。他感到震惊，嘴角不由自主地抽搐了一下。

“ 我的上帝，请原谅我的赞美，这幅壁画将是我任期内的骄傲。 ” 教皇在心里默默地说。

站在一旁的司礼官赛斯纳阴沉着脸，对教皇低声说了几句，教皇的神色凝重起来，向前走了几步，还想靠近壁画仔细看看。

米开朗琪罗有些沉不住气了，“ 圣父，上帝赐给我的时间并不多，下午的太阳要走了。 ”

司礼官赛斯纳转过头，严厉地问：“ 米开朗琪罗，你不想为耶稣穿件衣服吗？ ”

“ 你头顶上的男子汉还想问问你，尊敬的大人。 ” 米开朗琪罗指指天顶壁画。

赛斯纳刚想说那是“ 创世纪 ” 的荒蛮时代，但想想又不妥当，因为“ 最后审判 ” 也是神话故事，根本无法推定时间。

他一眼瞥见了耶稣旁边的裸体圣母玛利娅，高声叫起来，“ 她……你在亵渎神灵。 ”

“ 你不认识她吗？ ” 米开朗琪罗不慌不忙地回答，并示意请赛斯纳上脚手架。

赛斯纳气得脸铁青，“ 这里是神圣的西斯廷教堂，不是公共澡堂。 ”

“ 你、我不都是还穿着衣服，我的手上还沾着颜料，哪来的澡堂影子。 ” 米开朗琪罗故意装着糊涂，明明知道对方指的是壁画上众多裸体形象，如同是在公共澡堂里。

“你，你的画只能挂到小酒馆里去，妓院的老板会出高价收买。”赛斯纳已经想不出比这些更恶毒的词语了。

米开朗琪罗出乎意料地向对方鞠一躬，“尊敬的大人，你想买吗？请你禀告圣父。”

周围的人看到这滑稽争吵的场面，忍不住都想笑，但不敢笑出声。

乌尔宾诺则一直关注着教皇脸上的表情，担心会严厉处置米开朗琪罗。

教皇似乎并没有注意身后的一场争吵，时高时低的声音也没有影响到他欣赏壁画的情绪。

他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这幅壁画将吸引众多的虔诚教徒前来，跪下祈祷，乞求上帝宽恕自己的罪孽。

《最后审判》是基督教的传统题材，在所有的教堂里几乎都有这个主题的壁画，但是眼前的这幅壁画所蕴含的心灵骚动的艺术效果，则远远超过了以往的所有类似作品。

教皇已注意到这幅壁画与头顶上的壁画互为衬托为一个神学图解整体，这意味着他的名字也将一起列入伟大的历史画廊中。

野心勃勃的政治目的和追求永恒的辉煌名声，使教皇再次露出了微笑。

不过他也不得不注意到壁画上所有灵魂都将是裸体形象的事实，这与外面的异教徒的叛逆呼声似乎又有着某种联系。

这时，教皇的微笑立即消失了。但他转过身时，已是一张恢复平静的脸。

“最后审判时，我们都是赤裸裸的灵魂，听从上帝的旨意。”

教皇的声音暂时阻止了米开朗琪罗与赛斯纳之间的争吵，“我的孩子，如果我做你们的父亲，把你们的手连接起来，你们谁会拒绝呢？”

“尊敬的圣父，我愿意。”赛斯纳恭卑地低下头，就像一头温驯的毛驴，随时恭候主人骑上他的背。

“你呢？”教皇的目光转向米开朗琪罗。

“我愿听从圣父的吩咐。”米开朗琪罗含糊地回答。

“请拿出你的勇气和行动。”赛斯纳唯恐失去攻击的机会。

“尊敬的大人，你的每一句话和你的容貌都深深地烙印在我的心中。”米开朗琪罗似乎退让了。

米开朗琪罗将《最后审判》下面的画稿都拟好了，乌尔宾诺一看，不由得大笑起来。原来地狱判官弥诺斯[※]的模样与那位司礼官赛斯纳太相似了。

判官长着—对驴耳朵，这是因为米开朗琪罗鄙视在亲王权贵面前怯弱谄媚的人，称之为“亲王们的荷重驴子。”

一条大蟒蛇缠绕在裸体判官的腰间和胯下，也可看作是一块讨厌的遮羞布。

画面上的判官的脸部转向右侧，呈现出尖尖的鼻子，龇露着可怕的獠牙，死鱼般的眼睛令人讨厌，全身臃肿，就像一只吹足气的癞蛤蟆。

不久消息透漏出去，传到赛斯纳的耳朵里。他哭丧着脸向教皇诉苦。

“圣父，米开朗琪罗太狂妄了，竟然不把你的忠臣放在眼里。”

“把你也画上了？”教皇佯装糊涂。

[※] 般坚强意志的普罗米修斯形象在欧洲文学艺术史上曾经起到过巨大的精神鼓舞作用。马克思称他是“哲学的日历中最高尚的圣者和殉道者。”

“……在地狱里。”

“真可怜，你应该知道，无论在天上或人间，我都是无所不能的，但是我无力救你出地狱。”教皇叹了一口气，“看来，你只好留在那里，权力还不小，后人都会记住你。”

对于米开朗琪罗来说，他只不过兑现了自己的诺言，因为他曾说，赛斯纳的每句话和容貌都“深深地烙印在我的心中”。

况且赛斯纳不喜欢裸体之美，干脆用一条大蟒蛇遮住他的下身。

米开朗琪罗的这个恶作剧也带来了严重后果，连教皇也无可奈何。

5 最后审判

1541年12月25日，寒冷的梵蒂冈洋溢着圣诞节的热闹气氛。一些重要的旅馆里却已经出现了许多陌生的观光者，说着不同国家的语言，谈论的话题大都是米开朗琪罗和《最后审判》的开幕式。

西斯廷小教堂沉重的大门缓缓地打开了，洪亮的风琴乐声萦绕在教堂穹窿底下。

奇怪的语言，可怖的叫喊，
痛苦的言词，愤怒的语调，
低沉而喑哑的声音，还有掌声，
合成一股喧嚣，无休无止地
在那永远漆黑的空中转动，
如同旋风中的飞沙走石一样。

但丁《神曲》的诗歌韵律融会在《最后审判》的画面里，如雷般轰击着每个人的心灵。

画面中的耶稣不再是仁慈的布道者，他曾被罪恶的尘世所拒绝，受尽磔刑的残酷折磨和头戴棘冠的羞辱。

现在他代表上帝，扮演着至高无上、刚正不阿的大法官。他端坐在天国宝座上，高举右臂，庄严地开始审判善与恶的一切灵魂。

他的左右上方拱形里分别是一群不带翅膀的天使，在搬运耶稣生前被折磨的刑具：十字架和耻辱柱。

复仇，控诉，扬善惩恶。

坐在耶稣右侧的圣母玛利娅却转过脸，弯曲的右臂横过胸前，用手拽紧头巾，她没有勇气去正视这个“世界末日”的冷酷审判。

温柔、怜悯的感情在这里完全是多余的，乌尔宾诺完全理解米开朗琪罗嫉恶如仇的异样心理。他在为壁画上底色时，就已经深深感到了这一点。

即使围着耶稣左右两旁的有名使徒等人，也都是带着生前被折磨的各种典型刑具，脸上充满愤懑、愁苦和凄怆神情，强烈要求耶稣主持正义。

乌尔宾诺曾为耶稣右下方未画完的十二门徒之一巴多罗马（又名拿但业）的形象迷惑不解，米开朗琪罗为何要把他单独分开，放在醒目的位置上？

现在连前来观看的细心贵宾都会发现，这位巴多罗马的形象与米开朗琪罗本人相似。

他显然不像达·芬奇《最后的晚餐》中的巴多罗马（画面左一），那时

拍案而起的壮汉现在则成了迟暮之年的老人。

他弓起背，急剧回头，脸上布满惊骇神色。他的手上提着一张从身上扒下来的人皮，这张人皮的脸就是米开朗琪罗自己被扭曲的脸形。

显然，米开朗琪罗也想在这最后一次绘制的壁画上留下自己的痛苦灵魂，他的一生几乎都是在孤独地舔着自己的伤口，在压抑的黑暗环境中度过的。

他的天才并没有给他带来幸福，苦难的折磨在他的脸上留下了丑陋的痕迹。

过度的劳累和不得不屈服的畸形心理，使他竟然产生狂吠：“我的欢乐是悲哀”，“愈使我受苦，我愈欢喜”。

但是他的灵魂又时时在恐慌，想逃离尘世，想解脱永不休止的沉重压力。

现在“最后审判”之时，他的躯体得到了安宁，但他的灵魂仍然在忍受着残酷的拷问。因为他还搞不清楚自己一生的悲剧根源在哪里。

米开朗琪罗在袒露自己内心世界的同时，也把理想的公正审判希望寄托在救世主耶稣的身上。

耶稣派出7个天使（画面中央下面），驾云来到地狱，吹起长长的号角，召唤罪孽深重的灵魂前来受审。

上至显贵的暴君奸臣，下到献媚、伪善的小人，都在地狱里遭受酷刑。

坐在旁边观看的一个彷徨者，已下意识遮住一只眼，另一只眼露出了胆战心惊的骇怕神色。

罪孽者终究要得到正义的审判，这是历史的真谛。

能够从地狱进入炼狱的，那是生前的罪恶能够通过受罚而得到宽恕的灵魂。

画面左侧下方有几个呈骷髅状的幽灵，有的骨骼上重新长出肉，渐渐上升；有的则是头脚倒置，将重新被打入地狱。

米开朗琪罗在这幅壁画上尽情地泻露了自己爱与恨的真实感情，代表了某种社会进步的叛逆思潮。

也可以说他在描绘自己崇拜的大诗人但丁的心灵，把《神曲》的诗魂转化为具体可视的艺术形象。

在近200平方米的壁画上出现了300多个神态不一的人物，耗费了米开朗琪罗近6年的时间（1535—1541），在世界美术史上又留下了一个伟大的奇迹。

但宗教派别激烈之争的介入，加之世俗政敌的内外夹击，赛斯纳和阿列迪诺强烈要求毁除《最后审判》的呼声，迫使保罗三世招架不住了，只好认真考虑如何修改壁画。

米开朗琪罗起初对各种攻击置之不理，他认为不值得去反击，“因为他们的胜利是无足轻重的”。

尽管米开朗琪罗仍然不去阻止，然而他的内心却已被激怒了，“我自以为是一个诚实之士，我从未欺骗过他人……我不是一个窃贼，我是一个佛罗伦萨绅士，出身高贵……当我必须在那些混蛋面前自卫时，我会疯了！”

屋外有人在敲门，乌尔宾诺已辨认出来人是教皇的使者。

“米开朗琪罗，教皇召见你。”

第八章 残阳如血

1 美丽的蓝眼睛

米开朗琪罗还记得与科隆娜多年前第一次见面的情景，那一天，罗马的市民涌上街头，观看新教皇保罗三世的侄子结婚的盛大仪式。

远离嚣闹的大街，圣西尔维斯特罗·阿尔·奎里纳勒修道院里则是一片安静，这里经常有一些小型聚会。

一位中年人用虔诚的语气吟诵《圣经》，周围聆听的朋友偶尔交换一下目光。阳光透过疏密相间的树枝叶，温柔地散落在他们的身上。

“你一定爱听米开朗琪罗的谈话。”维托里娅·科隆娜（1492—1547）眨着美丽的蓝眼睛，微笑着问一位外国画家朋友。

“夫人，你以为我只有绘画方面的感觉？”画家的敏感神经被刺疼了，迅速地作出反应。

“佛朗西斯科先生，侯爵夫人的意思表达了我们意大利人多么敬重绘画艺术，希望画家之间有着更多愉快的话题。”一位朋友掸去了裤腿上一只小甲虫，不紧不慢地解释着。

科隆娜看了一眼脸涨得通红的画家，吩咐仆人，“告诉米开朗琪罗先生，如果他愿意留下来，将使我们十分高兴。”

米开朗琪罗早就听说过维托里娅·科隆娜的名字，知道她是一位才华出众的诗人，出身于意大利最有权势的家族之一。

她19岁时就嫁给柏斯加拉侯爵，1525年，丈夫作为神圣罗马皇帝的将领，出卖了君主和同谋，最后落到中毒而死的下场。

16年的夫妻生活并不美满，在长期分离的岁月里，她埋头钻研书本，成为意大利有名的女学者。

“侯爵夫人，下午好。”米开朗琪罗彬彬有礼地鞠了一躬。

女人身上的香水味，米开朗琪罗也曾迷恋过，然而他更信服柏拉图式的精神交流，那才是一个圣洁、浪漫的词语。

科隆娜的目光在与他接触的瞬间，一种带有神秘的崇拜感情油然而起，就像自己惊奇地抓住诗歌灵感的感觉。

米开朗琪罗则想起了《丽达》画面上的柔和的色彩，金色的发辫，鲜红的嘴唇，光滑的白皮肤。如果点缀一下宝蓝色，那么这双大眼睛就像蓝色的海洋那样有魅力。

“米开朗琪罗，我早就认识你了，因为你的艺术作品会说话。”科隆娜的声音很甜美。

“谢谢你的夸奖……”米开朗琪罗有些不安。

科隆娜似乎很了解对方的心理弱点，巧妙地把话题转到其他方面。

米开朗琪罗的脸色渐渐又恢复了正常，琥珀色的眼睛放出了光彩。

周围的人愉快地微笑一下，都很钦佩科隆娜的机敏，才没有吓跑米开朗琪罗，这正是原先大家担心的事。

然而，那位外国画家佛朗西斯科则感到大为不满，因为米开朗琪罗还没有注意到他的存在。

“对不起，我被阳光晒昏了头。”米开朗琪罗立刻向他道歉，并热情地伸出了粗糙的手。

在科隆娜的蓝色眼睛注视下，差点酿成不愉快的事马上被轻松地化解了。

在回家的路上，乌尔宾诺发现米开朗琪罗的话特别多，从哲学一直谈到眼下的宗教改革。

“奎里纳勒修道院还有个后花园？”米开朗琪罗突然发问。

乌尔宾诺感到有点奇怪：今天一下午不就是在后花园吗？有喷泉、石凳、树荫，墙上还爬满了碧绿的蔓藤。

米开朗琪罗似乎又醒悟过来，抱歉地笑笑，完全像个天真的顽童。

他有一种强烈的欲望，最好是第二天太阳刚升起时，科隆娜的仆人就前来敲门，然后递给他一封有淡淡香水味的信。

第二天早上并没有人来敲门，十几天后米开朗琪罗才看到了科隆娜娟秀的字体，邀请他前去奎里纳勒修道院。

2 黄昏之恋

异性朋友之间的纯洁、真挚的感情，对于 60 多岁的米开朗琪罗来说，就像紧闭多年的地下室里吹进了新鲜的空气。

他的前半生大都是在忌妒、压抑和苦闷的氛围中度过的，孤傲、痛苦的扭曲心态往往变成多疑、沉默的外在表现。

他在晚年叹息自己衰老，更害怕思维的减退，这将意味着他不得不永远放弃雕刻、绘画和建筑。

他需要各方面的援助，弥补无法抗拒的人生黄昏降临所带来的损失。

他仍然喜欢强健人体的雕塑语言，充满青春活力的青年成为他晚年的一种朦胧憧憬，他需要年轻人的炽热感情和奇妙的想象力。

他发现科隆娜正是理想的精神伴侣。虽然她已 40 多岁了，但她的思维活力和诗歌创作的激情，都已征服了他的心。

更重要的是科隆娜也同样忍受着孤独的痛楚，只能皈依上帝，将忧郁的黑衣袍紧紧地遮掩着自己的内心世界，修筑起一座与世隔绝的突兀城堡。

你可知道，爱情啊，我从不逃出
你可爱的牢笼，
也不匆匆忙忙从我的脖子上，
把你可亲的爱情之轭取下甩掉……

科隆娜宁可把“爱情”锁在牢笼里，也绝不允许任何异性前来窥视、打扰。

米开朗琪罗偏偏要来踏进她的“禁区”，他自信有这个能力，并且要告诉她，他要重新铸造一个玫瑰色的夜晚——初恋。

科隆娜理解米开朗琪罗的心境，也很同情他的遭遇，甚至崇拜米开朗琪罗的天才和他粗犷、雄健的风格。

但是上帝的严厉戒条不容许她犯下“吃禁果”的弥天大错，她的敏感心底迅速地升腾起红色警告信号。

她与他的美妙谈话之间距离不能这么近，即使拘谨的手脚总是放在一个地方也令人难受。如果相隔两地在信笺上诉说衷情，那么还可以避免一个敏

感的话题。

科隆纳悄悄地离开了罗马（其实她是被有权势的红衣主教驱逐出去的），隐居在奥尔维多等地的修道院里。

起初，米开朗琪罗感到愤怒，残忍的爱神对他太不公平，无情地割断了脉脉温情。

他一想到科隆娜那双美丽的蓝眼睛和迷人动听的声音，简直要疯了。

爱情是自私的，他不曾想到科隆娜此时的苦闷心情。快乐的黄昏之恋暂时还不属于他与她。

他终于收到了盼望已久的信笺，科隆娜的熟悉字体间蕴藏的细腻感情，迅速地熨平了他的心灵创口。

这时他品尝到了羞愧的真正涵义。如果月光下的浪漫幽会应该冠以一个神圣爱情的名词，那么对于他与她来说，为何不能超脱冷酷爱神带来的痛苦呢？

柏拉图的精神学说便成了双方理由最充足的庇护所，可以尽情地在抒情诗里找到最高贵的韵律。

其实，他与她的意识都是时代赋予的重视自我个性发展的产物，在重新塑造新一代理想人物伦理道德的同时，又不可避免地显露出人的本性。冷静的理性之光最终还是占据了主动。

米开朗琪罗收到了科隆娜许多信，都充满了一种圣洁的温柔的爱情，那是一首首令人振奋而又温馨的心灵之歌。

有时她也会给米开朗琪罗一个意外的惊喜，突然出现在他的面前。

这时他与她的目光大胆地接触，两颗孤独的心立刻撞击出纯真之情的火花。

双方有礼貌地问好，然后轻松地面对面坐着或散散步，热烈地谈论着各种话题。

米开朗琪罗不再固执地坚持自己的主张，而是让出了更多的时间，倾听科隆娜的阐述。

短暂的会面，却留下了无穷的回味。

科隆娜的宗教改革热情，也能煽动米开朗琪罗的异教激情。他的大胆抨击和无情的揭露更多地显露在这时期他创作的《最后审判》壁画上。

米开朗琪罗的雄健风格也悄悄地入侵了科隆娜诗歌的韵味：

我生活在这块恐怖而孤寂的岩石上，
像一只伤心的鸟儿，一见绿色的树枝
和清冽的水，就望而生畏；我逃离
世上我所爱的人，也把自己遗忘，
因为我可一意飞向我崇拜的他——太阳。
尽管他们不能像我希冀的那样振翅高飞，
但当我向他们发出召唤时，
他们就掉转方向，回到这条道路上。

科隆娜的诗歌已驱逐了粉脂黛香的软弱无力的呻吟，高扬近乎男性的雄壮音调，这不能不说是有着米开朗琪罗的影响。

她的诗歌重新唤起了米开朗琪罗的创作欲望，或者说给他注入了新生命

的旺盛力量。

这是一种无私的温柔，一种爱的奉献，一种燃烧着的晚霞之火。

米开朗琪罗在一首与她唱和的诗歌中，激动地吟唱着：

“幸福的精灵，以热烈的爱情，把我垂死的衰老的心保留，而在你的财富与欢乐之中，在那么多的高贵的灵魂中，只推崇我一个，——以前你是那样地显现在我眼前，此刻你又这样地显现在我心底，为的要安慰我……因此，受到了你慈悲的思念，你想起在忧患中挣扎的我，我为你写这几行来感谢你。”

诗的王国成了他与她诉说缠绵之情的绿茵草地，周围的一切仿佛都是为了他俩的存在才变得这么美丽。

神奇的爱情力量一直支撑着米开朗琪罗完成《最后审判》这不朽作品，帮助他度过了紧张、疲劳的日日夜夜。

我的眼睛不论远近，
都能看到你的倩影。
可是夫人啊，我止步不能前进，
只能垂下手臂不出一声。

我有健全的理智和纯正的心灵，
它们自由自在，透过我的眼睛，
飞往你光辉之境。纵然一片痴心，
血肉之躯却无权和你接近。

天使还在飞翔时，
我们无法前去追寻，
凝眸看她已是莫大的光荣。

唉！要是你在天上好比人世，
让我整个躯体变成一只眼睛，
使我身上每部分都能得到你的恩宠。

诗歌的炽烈感情充满着他俩的心间，竟然能使得烦恼与忧愁的小丑变成了快乐的仙女与王子。

哪怕这仅仅是瞬间的神奇变化，也会让米开朗琪罗感到心理上的满足，承受起难以想象的外界压力。

他俩都为对方的诗歌才华感到吃惊，也不曾想到自己笔下会出现如此多的美丽诗篇。

科隆娜曾送给米开朗琪罗一本羊皮小册子，其中包括了100多首十四行诗。米开朗琪罗小心地把它们装订成册，还不准乌尔宾诺帮助，他必须自己亲手完成。

有一天，米开朗琪罗开始想刊印自己的诗选，这个念头萌发得很突然，乌尔宾诺愣了好大一会，才明白过来。

1544年夏天，科隆娜重新回到罗马，奎里纳勒修道院成了她生命的最后归宿。

已是70岁的米开朗琪罗想去看望，却被她一次次拒绝。愈是被拒绝，愈是强烈渴望见到她。

米开朗琪罗在信笺上委婉地指责她不该这样狠心，并寄上画稿和诗行表达自己的激动心情。

科隆娜则苦苦劝他，认为这是为了他好，因为曾驱逐她出罗马的那个红衣主教权势日益强大。

这反而激怒了米开朗琪罗。

奎里纳勒修道院的笨重大门终于启开了，后花园里的景色仍然那样美丽，划成半圆弧的喷泉水独自在低吟，散发清香味的月桂树优雅地站立着，只是爬满墙壁的绿蔓藤被大风吹落了一部分，露出了歪歪斜斜的窟窿。

“维托里娅·科隆娜。”

几年没有亲口说出这个滚烫的名字，米开朗琪罗觉得自己的声音有些生疏。

科隆娜穿着黑衣袍，并没有转过身。刚才听到他的喊声后，她的两只肩膀稍稍动了一下。

一种不祥预兆突然涌上心头。米开朗琪罗的眼睛虽然有些昏花，但凭着多年观察人体的细腻感觉，他发现宽大的黑袍只是一种错觉。

他用嘶哑的声音又轻轻地喊了一声，回答他的却是科隆娜的抽泣。

“对不起，我没有想到……”米开朗琪罗已明白她已经不是数年前的科隆娜，她美丽的容貌和非凡的智慧被教会法庭的沉重压力所摧毁。

“我，没有你想象中那样狠心。”科隆娜仍然不愿转过头来。

“但是，请你遵守诺言，别再折磨自己了。”米开朗琪罗彬彬有礼地站在她的身后。

“教会已经宽恕我的无知，祈祷的钟声响起时，仁慈的上帝总是在召唤我。”

“你为什么还是回来，为什么又同意和我见面？”米开朗琪罗不由得提高了嗓门。

“爱情就是一种折磨，一种残酷的感情折磨。”

“我都是70岁的老头，你还以为我不懂爱情，上帝还能给我几次机会？”

科隆娜站起来，缓慢地转过身，“你还有勇气看着我的脸吗？”

米开朗琪罗心里一震，惊呆了，科隆娜的身体状况比他想象的还要糟糕。

“谢谢你来看我，再见。”科隆娜身后的小门关上了。

米开朗琪罗呆呆地站着，不明白眼前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他想追过去，但身子发软，两只脚都抬不起来。

“科隆娜——”

一只停落在花蕊上的蝴蝶被惊起了，懒洋洋地舞动着美丽花纹的大翅膀。它根本不去关心身边发生的一幕悲剧。

科隆娜久久地跪在圣母像前，黄色的烛光无力地在她眼睛里摇曳。

昨晚她一夜没有睡好，一直等着祈祷的晨钟响起。

她承认自己在苦闷中无法自拔时，需要一个比她更不幸的男人来作依靠。她曾给予米开朗琪罗极大的爱抚力量，也试图得到他的回报。

这个念头刚升起时不久，她又拼命责备自己的自私，想让痛苦和忧愁埋进心底。

今天下午，她在米开朗琪罗面前竭力掩饰自己的惶乱，让宁静、拘谨的黑色衣袍后背面对着他。

但是……

在矛盾漩涡中挣扎的科隆娜仍然想念着所崇拜的米开朗琪罗，悄悄地派人送去一些小礼物，弥补自己的“狠心”。

谁知多疑、孤傲的米开朗琪罗竟然拒绝接受，他认为自己欠她的情，不该在那天相遇时无礼，给一个自己衷爱的弱女子施加压力。

他与她都乞求对方原谅，都在猜测对方此时此刻在想些什么，干些什么。

一对可怜而又骄傲的情人，同时在努力扮演着让对方快乐和鼓起勇气的万能上帝。

然而首先倒下的是米开朗琪罗，他再次发高烧，仍然不准乌尔宾诺去请医生。

他像小孩子似的躲起来，害怕见到阳光，缩在黑暗的角落里。

乌尔宾诺的好话说了大半天，米开朗琪罗才勉强喝了一点水。

他的朋友和医生敲门敲了好长时间，没人开门，也不知道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最后，乌尔宾诺忍不住推开了边门。

米开朗琪罗见到医生虽然不像上一次大喊起来，但还是不高兴，不说一句感谢话。

翌日，他再次发高烧，乌尔宾诺被折腾得头脑里整天乱哄哄的。不过他的忠诚和勤快，再次赢得了米开朗琪罗的极大信任。

接踵而来的病魔冲击终于败退了，米开朗琪罗奇迹般地可以起床，独自一人出外散散步了。

有时他突然产生一个奇怪的想法：科隆娜变成了一把神奇的锤子，能够帮助他雕刻出一件件出色的艺术品。

梦，破碎了。

下午原来应该属于他与她幽会的美好时光，却成了与她最后永远分别的时刻。

晚上，她再也看不到皎洁的月亮。

她平静地躺着，瘦削惨白的脸上没有一丝痛苦，她曾说：

“你看到我处在愚昧的混沌中，迷失在错误的陷阱里，一直劳忙的肉体要寻觅休息，一直骚乱的灵魂寻求平和。”

“神要我知道我是一个毫无价值的人，要我知道一切都在基督身上。”

她走了，升天了，痛苦的灵魂得到了永远的解脱，却把所有的烦恼和哀愁都留给了米开朗琪罗。

修道院院长吩咐仆人把棺材抬进来，准备把科隆娜带回修道院，因为这里是科隆娜堂兄的邸宅。

初春的傍晚，微风中还夹着几丝凉意。米开朗琪罗刚才在花园里逗留了好长时间，才听到医生在招呼他。

偌大的房间里只剩下米开朗琪罗一个人，偶尔有仆人轻轻地走进来拿一下东西。

科隆娜的一双小手静静地交叉在胸前，头发已经被洗得整整齐齐，蓝色的大眼睛闭着，好像睡得很香。

他目光久久地停留在科隆娜的脸上，以前他从来没有仔细地端详过。

他想说几句，但不知该说什么。胸口闷得慌，周围的空气似乎都凝固了。

他仍然保持着拘谨的端坐姿势，这是他与她单独在一起的习惯。心灵上的沟通才是一种美妙的精神享受。

现在他明白这是最后一次与她单独在一起，然而他仍然没有弯下腰的欲望：吻她的额头，吻她的脸。

他不相信科隆娜就这样抛下他一人走了，他在等待这双蓝色大眼睛睁开来，放射出迷人的光彩，红艳的小嘴甜甜地笑一笑：

“下午好，米开朗琪罗先生。”

夜色愈来愈浓，把米开朗琪罗团团包围着，蜡烛早已灭了，桌上还放着科隆娜生前寄给他的信和诗歌。

他的脑子里出现了一片空白，竭力不去想以往的事。他偶尔动动手指，在宽大椅子的扶手上敲几下。

他也记不得这样坐了多长时间，也听不清乌尔宾诺在说些什么。

有时眼前出现了一大片光斑灿烂的五彩蝴蝶，无声无息地翩翩飞舞，停落在绿茵的草地上，变幻成了一朵朵美丽的紫罗兰、红蔷薇和百合花。

一个神秘的乐声响起，时远时近，似乎在捕捉一个天使般的灵魂。

他的身子飘然升腾，在广阔无际的天边出现了一道七色霞光，簇拥出一尊似曾相识的神女雕像。

他想追上去，但脚步总是迈不大，也跑不快。突然脚下一踩空，身子飞快地堕落，一朵朵白云在眼前急剧上升。半空中传来一个熟悉女子的焦急声音：

“回来——”

醒了，米开朗琪罗恢复了知觉。乌尔宾诺端着早餐进来时，看见他已经站在窗前。

“乌尔宾诺，今天星期几？”

“请原谅，我也记不清了。”

乌尔宾诺以为米开朗琪罗还沉浸在悲哀的氛围里，他对这类没头没脑的问话已经习惯了。

其实，米开朗琪罗已经回忆起科隆娜去世那一天的确切时间：1547年2月25日。这与他的生日（3月6日）相差9天。

他停止刊印自己的诗歌选集，因为其中的诗句随时会再次刺疼他的心，使他整夜失眠。

感情愈浓，痛苦愈剧。

他失去了科隆娜，才愈益感到她存在的巨大价值。他在诅咒死神：

“当那个曾使我屡屡愁叹的她离弃了世界，离弃了她自己，在我眼中消失的时候，‘自然’都觉得羞耻，而一切见过她的人都在哭泣。”

“但死神啊，你今日且慢得意，你以为使太阳熄灭了？”

“爱情的力量是不可战胜的，她将在地下、在天上、在圣者旁再生。”

第九章 欣悦的灵魂

1 建筑语汇

《最后审判》完成之后，米开朗琪罗原想松口气，给自己的壁画艺术划上一个圆满的句号。谁知保罗三世并不满足，下令继续绘制保罗小教堂里两面墙上的壁画，其中包括《圣保罗谈话》、《圣彼得殉难》等。

这些壁画的绘制断断续续进行着，一直到 1550 年前才勉强完成。这对于 70 多岁的米开朗琪罗来说，简直是在戴着枷锁跳舞，折磨着他的晚年身心。

这期间，米开朗琪罗作了最大的努力，终于完成了长期拖延的朱理二世陵墓，《摩西》雕像也被移到陵墓的显著位置上。

米开朗琪罗晚年的主要精力转向建筑方面，尽管他还制作了《哀悼基督》等雕像。

他明显地感到体力已不如以前，随便干什么事总觉得力不从心，他叹息：“最重的病（衰老）永远压倒最轻微的，我把灵魂的羽翼折断了。”

不过他的天才般灵感之火并没有完全熄灭，有时仍然迸发出美丽的光芒。他把自己熟悉的雕刻、绘画的语言和继续活跃的诗魂，都融会在建筑设计上。

罗马卡匹托里广场原先是一座荒凉的山冈，以后成为历代政府的所在地——罗马政治活动中心，也是教徒朝圣的地方。

十几年前，这里曾举行过盛大的欢迎仪式，迎接查理五世远征凯旋归来。

为此，米开朗琪罗改建这个卡匹托里广场时，已经呈现出他的创造性设计风格。点与线、面和谐统一的原则，延伸为巨大的广场、百余级石阶梯和周围建筑群的有机整体。

气势非凡的广场中央竖立着马可·奥勒留皇帝（121—180）的骑马雕像。形成一个醒目的视觉焦点，周围的神殿、元老院和教堂等建筑都似乎由于它的存在才显示出威严的价值。

“让古代的皇帝来迎接当代的皇帝吧！”米开朗琪罗特别喜欢这座雕像，称赞它是富有生命力的杰作。

这座骑马雕像是古罗马佚名作者的作品，雕像的骏马扬起马蹄，长啸震空，高踞骏马上的皇帝目视前方，右手向前平伸，表现出叱咤风云的英姿神态。

人与马蕴含巨大力量的动态已超过了多纳泰罗大师的著名雕像《格太梅拉达骑马像》。

米开朗琪罗把这件杰作从偏僻之处移到这里，并亲自设计了雕像基座。如果从高处往下看，广场地面上的几何图案就像一朵怒放的鲜花，雕像则成了中心花蕊。

如果说卡匹托里广场是以非凡气势取胜，那么佛罗伦萨的罗伦佐图书馆则是以严谨对称为称。

罗伦佐图书馆最初作为改建圣罗伦佐教堂的增设部分，以后几十年里，因经营费等原因不断地修改，一直到 1555 年时米开朗琪罗还在为该图书馆设计楼梯。

罗伦佐殿下在米开朗琪罗的心目中一直占据着一个神圣的地位，连同那些梅迪契王宫里的书房、雕像和柏拉图学院的著名学者，共同构成一个象征

意大利文艺复兴鼎盛时期的文化摇篮。

米开朗琪罗设计时也不免带着一种虔诚信徒的心情，把罗伦佐图书馆建成一个长方形大厅，这是传统基督教堂的模式。

每位前来阅读者都会不由想起面朝东对着祭坛作弥撒的情景，手中捧着的书也似乎成了圣经。

图书馆里两边长墙上的装饰花纹都是有规律对称的，由壁柱分隔成同样大小的面积，上下都形成整齐的窗格。

天顶则形成 3 个纵向长列，然后横向分割成各自独立的花纹方格。这种形式很像西斯廷小教堂天顶壁画的分割。

图书馆的纵向空间里形成一个无形的中轴线，严格地区分着整齐划一的各自独立空间，构成了严谨的比例尺寸、和谐的对称之美和庄重的堂皇气派。

这种建筑设计在很大程度上相似于梅迪契王宫，显然这是米开朗琪罗构思时首先考虑的因素。

当时的建筑师面对的建筑模式大致有两种：哥特式建筑体系和复兴的古代建筑。

哥特式建筑拥有尖端耸立的怪异、尖弓形穹窿的变化、窗户与支柱相互结构的奇妙，还有“火舌式”的细巧繁琐的装饰，这些给米开朗琪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不过按照他的审美爱好，仍然喜欢古罗马建筑的宁静、雄壮和高雅的风格，这与他的雕刻、绘画有着共同之处。

1547 年开始建造的罗马法尔涅塞宫，米开朗琪罗设计时就汲取了上述两大建筑系列的特长。该工程直至 1589 年才完工，被称为意大利文艺复兴后期建筑代表作之一。

在法尔涅塞宫的庭院里，他衍化了哥特式底层拱廊和四方形立柱，一个个上部形成圆形拱门，使门与门之间的单调立柱上端向左右两侧延伸成树冠形，并增加门柱中间部分装饰性的檐台。

在每层楼之间增设一圈华丽的楣沟，将一块整体的三层外墙分割成不同风格的立面装饰体。

二楼与三楼的窗户外形装饰显然不同，一个呈三角形，背后勾勒出半圆弧形作底饰；一个则是小半圆的，给人一种柔和的感觉。

这种混合式的建筑设计，成为上流社会使用古典建筑语汇的一个范例。

尽管仍然可以从中辨别出哥特式直线和古罗马式弧线的变化，但已经烙印上了米开朗琪罗的设计风格。

原先他把建筑与雕刻作品设计成有机统一的原则，现在已经进一步大胆地演变成自己的建筑语言。特别是室内建筑装饰发展到室外明快典雅的庭院装饰，如同坐在露天温馨的家。

建筑设计具有更为广阔思维空间的整体特点，每一座建筑物就好像是一尊巨大的雕像。不仅具有实用性，也有着给人观赏和永久性纪念的价值。

三维空间思维的复杂性和高度技巧性的严格要求，才能显示出米开朗琪罗天才的创造力，他能够打破种种森严的艺术界限，自由地从雕刻、绘画的艺术领域闯入建筑设计的新天地。

人们喜欢把建筑称为凝固的音乐符号，和谐的建筑线条、体积的黄金比例就好像是音乐理论中的“和弦”。

其实不妨也可以看作是诗歌的韵律和形式在米开朗琪罗建筑设计中的体

现。

但是，在后人的心目中有一个疑团始终无法解开，米开朗琪罗是如何计算建筑结构受力的。

这也许是米开朗琪罗心中的秘密，把一切计算公式都藏在脑子里，不愿留下只言片语的痕迹。

也许他是凭着第六感官进行估算，自我开发潜在的才能，去完成他人难以胜任的艰难工作。

不过上帝知道这其中的奥秘。因为米开朗琪罗在晚年时常常独自一人在住宅花园里祈祷，特别是在深夜里，他认为这样会得到神秘的力量。

2 严厉的被告

1549年11月10日，保罗三世崩驾，朱理三世登基。不久，米开朗琪罗面临着走上被告席的困境。

反对米开朗琪罗的人到处散布蛊惑人心的言论，攻击他对建筑是十足的外行，把金币扔进毫无意义的修改工程中，并随意篡改前人的建筑方案。

1551年圣彼得大教堂的行政管理机构也加入了反对派的行列，并发起组织了一个调查委员会，由朱理三世担任主席。

大厅里紧张的空气令人喘不过气，70多岁的米开朗琪罗在众人敌视的目光下，像一个等待审判的被告。

“米开朗琪罗，你知道有罪吗？”塞维尼红衣主教故意拖长声音，他想扮演一个严肃的大法官。

“主教大人，每一个生命降临，都是为了赎罪，但丁《神曲》中的‘炼狱’一段，你看过吗？”米开朗琪罗的回答使众人感到吃惊。

“我是在问你。”塞维尼有些恼火了。

“我们都是上帝的仆人，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米开朗琪罗毫不相让。

“好吧，咱们换个谈话方式。”塞维尼不想在众人面前丢丑，只好采用以退为进的策略。“你作为建筑师，为什么不愿拿出你的详细计划？”

“我没有这种义务通知你，你的责任是监察经费支出，其他的事与你无关。”米开朗琪罗毫不客气地反击。

平静的大厅里过了一会才发出窃窃私语，有的耸耸肩膀表示无可奈何，有的偷偷地看一眼米开朗琪罗，害怕引火烧身。有的则要站起来，与米开朗琪罗大吵一场。

塞维尼觉得自己大丢面子，决定抛出最敏感的问题，“米开朗琪罗，请你仔细地回想一下，在这几年里，你的非法收入是多少？”

如果在没有掌握确凿证据时，提出这样的问题是一种最大的忌讳，众人心里都明白。现在既然提出，除非塞维尼已经掌握了重要线索。

这时，米开朗琪罗脸上的每一个细微表情都会被众人抓住把柄，成为一种嫌疑证据。

“主教大人，你在履行监察职责时，应该发现了事实，否则你是在渎职，辜负了上帝的一片厚爱。”

“你指的事实是什么？”

“我拒绝领取任何一枚金币的报酬，圣父完全清楚。”

大厅里一片哗然，塞维尼气急败坏地跳起来，“不可能，你在撒谎。”

这时，米开朗琪罗上前几步，依次指着众人的一张张脸，“你，你，还有你，如果基础再出差错，我要控告！……你来干什么，想来看笑话，笨蛋……可怜的安东尼奥，你的事情，就是执行我的命令，明白吗？……你们每个人都想知道我在想什么，好吧，我现在告诉你们，工作——”

米开朗琪罗声音几乎震聋了众人的耳朵，他花白的胡子在颤抖，脸上的皱纹里都溢出了怒不可遏的神情。

被告成了原告，他就像《最后审判》的耶稣，高高举起了右手。

在调查委员会最后一次会议上，米开朗琪罗向朱理三世大声地诉苦：

“圣父，你看，我挣得了什么？如果这些讨厌的烦恼继续干扰着我，那么我白白浪费了时间，使我痛苦越来越多。”

朱理三世拍拍他的肩膀，说了一句有趣的话，“灵魂与肉体，你都挣了，不用害怕。”

3 遮羞布

朱理三世的名声并不佳，但他毕竟多多少少地庇护了米开朗琪罗，将那些恶毒攻击的影响减轻到一定程度，否则米开朗琪罗早就被撕得粉碎了。

1555年3月2日，朱理三世因纵欲过度死去。5月9日，塞维尼红衣主教被推选为新教皇，名为马赛勒斯二世。

消息传来后，朋友们都为米开朗琪罗的安危担忧。米开朗琪罗也想逃走，但又舍不得圣彼得大教堂的工作，他在写给侄儿的信中说：

“我是不由自主地被任命作这件事情的。8年来，在烦恼与疲劳中间，我徒然挣扎。现在，建筑工程已有相当的进展，可以开始造穹窿了。如果我离开罗马，一定会使作品功亏一篑，这将是我的大耻辱，也是我灵魂的大罪孽。”

或许上帝也怜悯米开朗琪罗的命运，几星期后，就召唤马赛勒斯二世离开了尘世。

新当选的保罗四世是一位性格狂热、脾气暴躁的教皇，他曾是米开朗琪罗的女友科隆娜驱逐出罗马的主谋者。

他发誓要重新整顿宗教信仰秩序，从肉体上消灭意大利异教徒，宗教法庭和黑暗地牢成了他残酷统治的工具。

“圣父，有何吩咐？”米开朗琪罗知道这位新教皇迟早会找他的。

保罗四世背对着米开朗琪罗，小修道院的雪白墙上好像隐藏了什么秘密，使教皇的眼睛迟迟不愿离开。

“米开朗琪罗，你的意志必须服从教会，《最后审判》壁画已引起了异教徒的欢呼。”

“艺术的存在，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解释。”米开朗琪罗有些不安。

教皇转过身来，若有其事地“嗯”了一声，“你每天都祈祷吗？”

“正像你所希望的那样。”

“来自威尼斯的阿列迪诺的声音，你应该知道一下。”教皇指指办公桌上的一篇文章，“请你念念。”

“在世界上最大的礼拜堂里……画上没有一点尊严的天使、圣人，而且剥去了所有的天国装束。”

米开朗琪罗抬起头说：“ 圣父，这是一个无耻的小人。 ”

“ 不，阿列迪诺代表了忠诚的信徒，他们都不愿看到罪恶和邪说。 ” 教皇冷冰冰的声音钻进了雪白的墙壁里。

米开朗琪罗还想争辩：“ 天天都有虔诚的教徒来朝圣，我的壁画使他们感到赎罪的重要性。 ”

教皇不想与这倔强的老头再谈下去，他感到厌烦：“ 把《最后审判》的那堵墙壁刷白，和这里的墙一样，然后你再画点什么。 ”

艺术中的裸体形象引起了统治者的恐慌，他们害怕自己的丑恶灵魂将得到严厉的审判，只有文雅的外表才能稍稍使他们的心理得到一丝安慰。

《最后审判》成了统治者镇压异教徒的一个证据，或者说是壁画政治舞台上的牺牲品。即使是纯艺术的象牙塔也只能是不堪一击的脆弱名词，何况这幅壁画上还寄托着作者爱憎分明的英雄主义。

米开朗琪罗没想到这场风波时隔十几年之后再次猛然袭来，他似乎无法承受这个残酷事实：

早在几天前，我的心潮就已经来到破舱里，
穿过海上的恶劣天气，
来到那个海港里，我的好的和坏的货物。
数着每一桨，看看是否会走好运。

为暴君，为虚构的上帝贡献出
我的艺术——我集中精力，真心诚意，
而现在才知道，他玷污了我的事业，
只在人们中间，散布灾难。
可怜我，爱的思想忐忑不安；
两种死期迫近，我的血液冰凉。
一种早已在这里，另一种应该等着我；
拿着画笔和雕刀的时候，
不要忘掉灵魂，为自我祈求爱，
我们拿着十字架，把手伸出。

他的叹息和悲哀也得到了以厄科勒·冈萨加为首的红衣主教的同情，他们出于各种政治目的，开始了拯救壁画的行动。

“ 壁画得救了。 ” 丹尼尔·达·沃尔特拉兴冲冲地进来。

米开朗琪罗先是一惊，后来又重重地靠在椅子上，因为他知道这位画家朋友的脾性。

“ 教皇同意不刷白墙壁，但是…… ” 沃尔特拉故意停住，笑嘻嘻地，想看看米开朗琪罗的反应。

“ 遮羞布。 ” 米开朗琪罗立刻猜到了。

“ 对，对。 ” 沃尔特拉惊奇地叫起来。

“ 去告诉教皇，这点小事，容易处理。如果教皇愿意把世界整顿一下，那么处理一幅画不必兴师动众的。 ”

沃尔特拉一听，急忙劝说米开朗琪罗：“ 这件事的处理，我已争取过来，请你放心，我一定以最大的努力，只添上一层薄薄的遮羞布。 ”

“我，还得感谢你，裤衩画家。”米开朗琪罗苦涩地说着。

“别生气，米开朗琪罗，等下一个新教皇上任时，还可以把遮羞布撕掉。”

“谁来撕？你，我？”

米开朗琪罗的担忧后来被历史所证明。1596年，克莱芒八世教皇还想涂掉《最后审判》。

“遮羞布”的风波并没有影响米开朗琪罗的显赫名声，法国国王向他发出热情邀请，并以他的名义预先把丰厚的薪水存入银行。土耳其的苏丹大公特地准备一队人马，要护送他到君士坦丁堡去工作。

佛罗伦萨执政者催促他回去，为故乡奉献更多的杰作。故乡的市民则希望他能在罗马建造一座佛罗伦萨的教堂。

米开朗琪罗收到佛罗伦萨方面恳求的信了，激起了他对故乡的热爱感情，立即动手设计教堂。

他凭着自己长期积累的经验，充分发挥了建筑空间的思维联想，将丰富多彩的建筑语汇构成了自己心目中的一座丰碑。

他充满自信地对故乡人说，如果他的设计图样能实现的话，那么即使是罗马、希腊的有名建筑都会黯然失色。

人们还从来没有听到米开朗琪罗说过如此的豪言壮语，谨慎与谦虚才是他的座右铭。

佛罗伦萨人拿到他的设计图样兴奋不已，并在米开朗琪罗的指导下，根据图纸制作了教堂模型。

大家都公认这是一个举世无双的新教堂，无论是外形整体设计，还是装饰变化，都具有创造之美。

但是由于经费问题，建造教堂一事中途夭折，更不幸的是那座教堂模型也失踪了。

对此，米开朗琪罗感叹不已，他不得不再次相信命运，就像“遮羞布”风波一样。该得到的总是得不到，不想遇见的事偏偏第二天就发生了。

猜疑的阴影不断地加重，在他晚年时，他常常会对自己制作的艺术品无端产生怀疑，甚至亲手毁坏。

不过他的对手阿列迪诺因中风病死在家里。保罗四世则是突然死亡，罗马市民高兴地拖着他的雕像头游街示众，随后扔进了台伯河中，并毁掉了指控为被告异教徒的一切档案。

米开朗琪罗终于活着看到了这一切。

4 亲 情

自从失去了科隆娜之后，米开朗琪罗的一些好朋友也相继去世。他的几个兄弟也先后告别了人世，临终前对米开朗琪罗这位仁慈的兄长作了真挚的忏悔。

米开朗琪罗又担负起抚养侄儿、侄女的义务。他把侄女送进修道院，供给她一切生活费用，并抽空去看她。1538年侄女出嫁时，他又慷慨地给了她一部分财产，作为她的嫁妆。

米开朗琪罗亲自过问侄儿的教育，然而侄儿的拙劣字迹常常惹得他发火：

“收到你的信时，在没有阅读之前就使我愤怒。我不知你在哪里学得的

书法，毫无恭敬之意……你如果要写信给世界上最大的一头驴子，你必须把字写得更小心些……我的脑力需要去思考别的事情，不能耗费精力来猜辨你的涂鸦般的字迹。”

侄儿已摸透了米开朗琪罗的心理，因为他知道自己迟早要继承伯父的遗产，并将成为博纳罗蒂家族的合法后代，这正是伯父的最大心愿。

米开朗琪罗每次发火之后，又马上会寄去充满舐犊之情的信和礼物。这种做法反而宠坏了侄儿。

当侄儿得知伯父病重时，便急不可待地赶到罗马，去打听伯父给他留下多少遗产。

米开朗琪罗闻讯之后在信中气愤地写道，“你那么急匆匆地到罗马来，我不知道。如果当我在忧患中，没有面包的时候，你会不会同样迅速地赶到……你说你来是为了爱我，是你的责任。——是啊，这是蛀虫之爱！”

侄儿的眼睛只是盯着米开朗琪罗的遗产，把伯父的各种忠告都抛在脑后。米开朗琪罗却还是十分关心侄儿，特别是他的婚姻大事。

“这是一件大事情：你要牢记，在男人与女人中间必须有 10 岁的差别，注意你将选择的女子不仅要温良，而且要健康……人家和我谈起过好几个：有的我觉得合意，有的不。假若你考虑之后，在这几个里看中哪个，你应当来信通知我，我再表示我的意见。”

几经周折之后，侄儿终于结婚了，米开朗琪罗很高兴，不仅送去金币，还特意寄给新娘两只戒指：镶着金刚钻和红宝石的昂贵礼物。

新娘收到戒指后，喜出望外地连连道谢，并寄给米开朗琪罗 8 件内衣。

米开朗琪罗在回信中说：“它们真好，尤其是布料，我非常满意。但你们为此耗费金钱，使我很不高兴，因为我什么也不缺少。”

侄儿结婚后不久有了孩子，第一个取名为“博纳罗蒂”，第二个儿子的名字则是“米开朗琪罗”。

这些都是按照米开朗琪罗的吩咐去做的，但第二个儿子不幸夭折，米开朗琪罗感到很悲伤。

以后米开朗琪罗又邀请侄儿夫妇去罗马游玩，但他不准佛罗伦萨的亲戚来过问他在罗马的事情，也不准关心他的健康。

年老的米开朗琪罗变得越来越古怪，他宁愿付出更多的亲情之爱，也不想得到任何形式的回报。

乌尔宾诺知道米开朗琪罗的为人，但还是说了积压多日的话：“我……想离开。”

“为什么？”米开朗琪罗感到十分意外，因为乌尔宾诺跟随他多年，已经成为他生活和工作中不可缺少的得力助手，包括前几年完成的朱理二世陵墓。

“我要结婚了。”乌尔宾诺鼓起勇气说，“我以后会经常来看你。”

“不，你现在就把那个姑娘带来，我会为你们安排住处，还有吃的穿的。”米开朗琪罗认真地说。

“真的？”

……

“真的，你将来有了儿子，就是我的孙子。”

这一切来得突然，处理得也迅速。米开朗琪罗慷慨地把 2000 枚金币给了乌尔宾诺，另外又拿出了一笔钱定下房子。

几天后，乌尔宾诺带着新婚妻子回来了，年轻的妻子接管了所有的家务。米开朗琪罗也理所当然地成了“公公”，首次尝到了天伦之乐。

新婚的妻子以后为乌尔宾诺生下了第一个儿子，取名为“米开朗琪罗”。

乌尔宾诺突然得了重病，米开朗琪罗竭力放下一切工作，想亲自前来照料。

他希望乌尔宾诺能坚持过来，就像他自己经历的每次大病一样。

他在祈祷，乞求万能的上帝保佑，不要带走他最忠实弟子的灵魂。

乌尔宾诺有时在昏迷中醒过来，总是能看到一双慈爱的琥珀色眼睛，就像他的父亲。

“……我，我会好的。”米开朗琪罗弯下腰才能听清乌尔宾诺的轻微声音。

病人的呻吟和无神的眼睛，使得米开朗琪罗想起了许多往事，想起了一个个离开人世的亲朋好友。

米开朗琪罗一直把乌尔宾诺看作是自己晚年有所依靠和信赖的朋友，他万万没有料想到会有今天。

1555年12月3日，乌尔宾诺安静地走了。

米开朗琪罗在写给侄儿的信中说：“乌尔宾诺死了，昨天下午4时。他使我那么悲伤，那么慌乱，如果我和他一起死，心里反而舒坦。这是我深切地爱他的原因。”

“他确实值得我爱，他是一个光明的、忠实的人。他的死使我仿佛感到自己已无法生存了，我再也不能重新寻觅到属于我的宁静。”

几个月之后，米开朗琪罗仍然深切地怀念乌尔宾诺，他在致友人信中写道：

“……我的心情很坏，但为了答复你的来信，我胡乱写几句。你知道乌尔宾诺死了……他活着的时候，鼓励我生存着；他死了，教我懂得死……他在我身边26年，我永远觉得他是可靠的，忠实的。”

“我想把他作为老年的依靠，他却走了，除了在天国中重见他之外，我没有其他的希望……更苦恼的却是让我留在这骗人的世界上，陷入无穷的烦恼之中。”

米开朗琪罗在极度悲痛时，仍然没有忘记乌尔宾诺遗留下的破碎家庭。他写信给乌尔宾诺的妻子，答应收养他们的儿子，并把曾经教授乌尔宾诺的技艺都传给他——小米开朗琪罗。

几年后，乌尔宾诺的妻子改嫁了，米开朗琪罗发誓永远不原谅她。

5 甜蜜的静寂

1564年2月12日，距离他的90岁大寿（3月6日）还有几十天。

他工作了整整一天，《龙太尼尼哀悼基督》雕像渐渐被黑暗所包围，地上散落着薄薄的一层白色石粉。

窗外夜幕下的寒气不时地钻进来，米开朗琪罗觉得身上发冷，便披上毯子，裹紧了，蜷缩在椅子上。

肚子隐隐作疼，那是膀胱结石又在作祟。全身骨子里透出的寒意中，又夹着说不出的酸疼，手腿关节挪动一下，都会发出“嘎叭”的枯涩声音。

他不想睡觉，也无法入睡，现在坐在椅子上就是最好的享受。

《哀悼基督》雕像就如鬼影憧憧一般，但米开朗琪罗已无法看清。他清楚地明白自己的衰老模样，并不比那雕像的基督好多少。

“我的声音仿佛是幽闭在臭皮囊中的胡蜂……我的牙齿动摇了，犹如乐器上的键盘……我的脸不啻是吓退鸟类的丑面具……我的耳朵不息地嗡嗡作响：一只耳朵中，蜘蛛在结网；另一只，蟋蟀整夜在叫个不停。”

苦涩的自嘲不仅没有给他带来什么安慰，反而加重了他的孤独阴影，并且讨厌谈起以后诸多事情。

他的侄儿不敢直接前来问候他的健康，只好委托他人。为了避免谈起继承遗产的敏感问题，激怒米开朗琪罗，侄儿故意声明他的商业经营颇有起色，很富有，什么也不需求。

米开朗琪罗装作糊涂托人带去口信：既然如此，他很高兴，他愿意把自己存留的金钱捐赠给穷人。

侄儿沉不住气了，只好直接说明自己的担忧：财产被盗，并关心米开朗琪罗的身体健康和起居生活。

米开朗琪罗怒气冲冲地回信说：“……你为我的仆人担忧……他们都很忠实地服侍我，尊敬我。至于你信中隐隐说起的偷盗问题，那么就和你谈，在我家里的人都能使我放心，我完全信任他们。所以，你只须关心你自己；我在必要时是懂得自卫的，我不是一个孩子。”

关心他的遗产，不仅是他侄儿一个，也引起了教皇和佛罗伦萨执政者等人的密切关注。

他们决定暗中监护米开朗琪罗的起居生活，关注每天进出他家的所有人。如果米开朗琪罗一旦去世，就立即查封他的所有财产，并逐一登记入册，其中包括他的素描、文稿、金钱等等。以免发生偷盗、遗失的意外严重问题。

这些秘密措施在暗地里进行，米开朗琪罗自然不知道，否则会引起这位老人的强烈抗议。

米开朗琪罗竭力把自己封闭起来，但他的少数几个密友仍然常常登门看望，带去新鲜的话题和生活的热情。

这时米开朗琪罗会久久地拥抱着朋友，再三亲吻，眼眶里充满了泪花，好像年老的父亲惊喜地遇见了失踪儿子一般高兴。

他会长时间地谈论艺术，指点朋友的美术工作。有时还会拉着朋友，骑着马到圣彼得大教堂的工地上去。

在阳光下，他会像个孩子一样笑着，也很温柔，不时地擦着湿润的眼眶。

不过有时他的朋友却是匆匆赶来，因为听说米开朗琪罗又昏倒了。

倔强的老人因为一时兴奋，光着脚站在冰冷的地面上，拿起锤子一干就是3个小时，随后全身痉挛，突然倒地。

几天后，米开朗琪罗不听朋友劝告，又骑马溜达去了。

米开朗琪罗的最后一封信是口述的，朋友记录，最后由他签名，并写上1563年12月28日。

他已有一年未拿笔了，但他仍然不愿轻易放弃心爱的雕刻工具。

“当当”的声音在他耳边响了70多年，单调的节奏里却蕴藏着他的天才智慧和诗韵。

历史学家还未发现米开朗琪罗与美妙的音乐有什么直接联系，然而“当当”的声音已足够使他陶醉在忘我的艺术境界里。

他不愿意朋友前来照料他，更不愿意旁人插手雕刻他的作品，即使是他

的最后一件未完成的《龙太尼尼哀悼基督》雕像。

他整整工作了一天之后，病魔再次猖獗进攻，疯狂吞噬他最后赖以支撑的健康细胞群体。

1564年2月14日，米开朗琪罗开始发高烧，他的学生闻讯后，气喘吁吁地赶到，但屋里并没有米开朗琪罗的影子。

外面下起了小雨，学生焦急地问仆人，但是谁也说不清。

透过蒙蒙细雨，学生终于看见了米开朗琪罗的身影，“这种天气，出外散步真叫人担心。”学生在抱怨。

“你要我怎么样？我病了，到哪里去休息。”米开朗琪罗的话音粗浊，神情古怪，引起了学生的恐慌不安。

医生匆匆赶来了，强迫米开朗琪罗睡到床上，不准出外，闭门休息。

第二天早上，米开朗琪罗的精神似乎好多了，脑子也清醒。他吩咐朋友写一封信给他的侄儿，可以前来罗马。

他还劝说围在床边的朋友、学生回去，并伸出手，表明自己已经恢复健康。

下午三四点钟时，他固执地挣扎着起来，想骑马出去。

他勉强地摸到门边，累得额上冒出冷汗，脚下好像踩着棉花，软绵绵的。幸亏被朋友扶住，不然又要摔倒了。

他坚持不愿再回到床上，歪歪斜斜地坐在椅子上，旁边的壁炉火光照亮了他消瘦的脸和杂草丛生似的胡子。

“如果死神还不快点来救我，我将绝灭了……疲劳把我肢解了，唯一的归宿便是死……”

他在朦胧中听到了许多压低的说话声，整个罗马城都来向他告别。

他想站起来，但两条腿僵化似的，麻痹的感觉渐渐从脚部往上移动。

他使劲咬自己的手指，也没有疼痛的感觉。身上好像被一块巨石般的重量压住了，胸口窒息，喘不过气来。

他拼命地推开巨石，挣扎着爬出去。

忽然他感到一阵轻松，眼前有一个光点慢慢扩大，吸引着他往前飘去：

……看到了一股光明，那形状
像一条河流，在给奇妙的春天染得
五彩缤纷的两岸之间，闪出金光。
从这河流里射出闪烁的火花，
纷纷的向四面八方跌落在花朵中间，
如同一颗颗红宝石镶嵌在黄金里面。
于是仿佛被花香薰得醉了，
那些火花又纷纷投进那奇妙的漩涡，
……

米开朗琪罗在佛罗伦萨完成的圆形画《神圣家族》（1503—1505），应多尼家族之请而作，因而也称《多尼圣母》。他吸取了芬奇的某些构思和技法，结合自己着重人体表现的特点，把圣母、耶稣和圣约翰形成一个内在联系的整体，玛利亚屈膝扭身侧颈的螺旋形姿态（这也是他雕刻中特有的体积组合语言），以及她双手抬举耶稣的强有力动作，表现出一个新的圣母形象。背景是一排裸体少年，增加了装饰感。

2月18日星期五下午5时，米开朗琪罗溘然长辞。他把灵魂献给上帝，肉体遗给尘土。

米开朗琪罗弥留之际立下遗嘱，希望死后能回到佛罗伦萨。

教皇则想把这位艺术巨匠安葬在罗马圣彼得大教堂，与他生前最后一个伟大的建筑设计朝夕相伴。

佛罗伦萨的执政者忠实地执行了米开朗琪罗的遗嘱，秘密地把遗体偷偷拉回。

现在人们到佛罗伦萨参观圣十字架教堂时，就会看到米开朗琪罗的石棺放在进门首位，占据空间最大，石棺上方的墙上镶嵌着用彩色大理石雕凿出的高达4、5米的帷幕。

祭坛上放着他的胸像，墓的下面有3个妇女雕像，象征着雕刻、绘画、建筑。墓碑上写着：“著名雕刻家、画家、建筑家之墓”，建于1570年。

与米开朗琪罗石棺并排安放在一起的还有但丁、伽利略、多纳泰罗等著名大师。

永远甜蜜的静寂伴随着米开朗琪罗——安息。